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淮南鴻烈集解

(二)

劉典文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
總編纂者

商務印書館發行

淮南烈鴻集解

(二)

劉文典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4507B

國學基本叢書

淮南鴻烈集解

卷四

墜形訓紀東西南北山川藪澤地之所載萬物

墜形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極之內

四極四方之極無復有外故謂之內也○王念孫云此篇皆言地之所

載地下不當有形字此因篇名而誤衍耳高釋篇名云紀東西南北山川

藪澤地之所載萬物形兆所化育也則正文本作地之所載明矣海外南經云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

海之內云云此卽淮南所本○陶方琦云爾雅釋文釋地序自引許注地祿也按楊泉物理論地著也說文福附著也易离百穀艸木福乎地地祿諧聲之訓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

要正也以太歲所在正天時也天

地之間九州八極

八極八方之極也○王念孫云八極當爲八柱柱與極草書相近故柱誤爲極初學記

御覽州郡部三引作天地之間九州八柱楚辭天問曰八柱何當東南何虧初學記引河圖括地象曰地

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皆其證也又案文選張協雜詩注云淮南子曰八紘之外有八極高誘曰八極八

方之極也是高注云本在下文八紘之外乃有八極下後人不知

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

八等水有六品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

東南辰爲農祥后稷之正南次州曰沃土沃盛也五月建午所經緯也故曰農土

穀成大也七月建申五穀成大故曰滔土也

正西弇州曰并土并猶成也八月建酉正中冀州曰中土冀大穀成熟故曰并土也

也四方之主西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沂州曰成土

未聞東北薄州曰隱土薄猶平也氣所隱故曰中土也

土申復也陰氣盡於北陽故曰申土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山太行羊腸孟門

山今在泰山郡是泰

東嶽王屋山在今河東垣縣東北沈水所出也。首山在蒲坂縣南河曲之中。伯夷所隱太華今宏農華陰山也是爲西嶽岐山今扶風美陽縣北周家所邑也。太行在今上黨太行關直河內野王縣是也。羊腸山原晉陽西北五十里通河西。上郡關曰羊腸坂是孟門太行之限也。何謂九塞曰太汾澠阨荆阮方城穀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也。太汾在晉澠阨今宏農澠池是也。荆阮方城皆在楚穀阪宏農郡澠池穀欽吟是上谷沮陽之東通渾都關是也。令疵在遼西句注在鴈門陰館句注是也。居庸在麌穀染作麌吟釋文云唴本作峯吟唴字同欽吟卽欽也。○孫詒讓云注欽當作欽醜鐵論險固篇云敗秦師崤嶽峯吟蓋也。○文典謹按初學記州郡部引作大汾冥阨荆苑方城豪阪井陘令疵句注居庸也。何謂九轂藏澤曰越之具圃。具圃在吳楚之雲夢。雲夢在南郡華容也。秦之陽紓陽紓蓋在馮具圃○莊達吉云具圃晉之大陸。大陸魏獻子所游焚焉而死者是也。鄭之圃田。圃田在今河南中牟傳曰鄭有原圃猶秦左傳作具圃疑字誤。孟諸在今梁園唯齊之海隅。海隅猶崖蓋陽東北澤是也。趙之鉅鹿今鉅鹿黃阿澤卽廣阿澤古字黃廣通用。燕之昭余昭余今太原郡是古者屬燕也。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艮氣所生。一東方曰條風震氣所生也。明南方曰巨風離氣所生也。一曰愷風○俞樾云巨乃豈之壞字。豈讀爲愷。高注云一曰愷風愷正字豈借字巨誤字耳。說詳呂氏春秋。余是古者屬燕也。何謂八風。東北曰炎風艮氣所生也。一曰融風也。東南曰景風巽氣所生也。一曰清風。五十一年引颶作颶又有注云一曰閬闔風。西北曰麗風乾氣所生也。一曰閬闔風○文坎氣所生也。何謂六水曰河水赤水遼水黑水江水淮水碣石山自塞北東流直遼東之西南入海黑水出在灤州江水出岷山在蜀西徼外淮水出桐柏山南平陽也。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子午爲經卯酉爲緯言經短緯長也。水道八千里通谷其名川六百○陳觀樓云呂氏春秋有始篇作通谷六百此其字當爲六之譌。陸徑三千里也。陸地邪徑東極至于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于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

十五步。太章豎亥善行人皆禹臣也海凡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里有九淵。

○王念孫云三百仞之百五十里之里九淵之淵皆衍文此言鴻水淵藪自三百仞以上者共有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九也廣雅曰漳潭淵也自三仞以上二億三萬三千五百五十有九卽用淮南之文禹

乃以息土壤洪水以爲名山息土不耗減掘之益多故掘昆侖虛以下地掘猶平也中有增城九重其高

以填洪水

名山大山也

中昆侖虛中也增重也

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乃誕實未聞也○

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中昆侖虛中也增重也

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乃誕實未聞也○

其數奇零疑有脫誤○文典謹按文選遊天台山賦注前緩聲歌注引增並

上昆侖

作層藝文類聚八十三引同惟六十五引作曾會亦即層也增層古通用

上昆侖虛中也增重也

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乃誕實未聞也○

五尋長三十五尺○文典謹按文選思玄賦注引作其穗長五尋海內西經海內崑崙之墟在西北帝

之下都崑崙之墟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郭璞曰木禾穀類也生黑水之阿可食珠

珠

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

在木禾

長五尋大五圍郭璞曰木禾穀類也生黑水之阿可食珠

珠

樹玉樹璇樹不死樹在其西

在木禾

長五尋大五圍郭璞曰木禾穀類也生黑水之阿可食珠

珠

其南絳赤碧樹瑤樹在其北碧青玉也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

中昆侖虛中也增重也

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乃誕實未聞也○

言每門相距之數也里間九純義不可通疑本作門

九純言門之廣也門誤爲問後人遂妄加里字耳

中昆侖虛中也增重也

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乃誕實未聞也○

文典謹按御覽七百五十六引作旁有九井玉橫受不死藥又引注云橫或作彭器

中昆侖虛中也增重也

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乃誕實未聞也○

風傾宮旋室傾宮宮滿一頃旋室以旋玉飾室也

縣圃涼風樊桐在昆侖闕闔之中

縣圃涼風樊桐皆昆

倫之山名也樊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

原本

是謂丹水飲之不死

中昆侖虛中也增重也

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乃誕實未聞也○

讀如麥飯之飯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

原本

是謂丹水飲之不死

中昆侖虛中也增重也

有五城十二樓見括地象此乃誕實未聞也○

水此後人妄改之也水經河水注引此作丹水亦後人依俗本改之楚辭離騷朝吾將濟於白水分王注

曰淮南言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

文選思玄賦白水以爲漿李善卽引王注太平御覽地部二十

四亦云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原飲之不死則舊本皆作白水明矣又案楚辭惜誓涉丹水而馳騁

王注曰丹水猶赤水也淮南言赤水出崑崙也此是引下文赤水出東南陬之語若此文本作丹水則

注當引以爲證何置此不當引而別指赤水以當之乎河水出昆仑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渤海大海也河水自昆仑由地當理此處原文當作弱水出其西南陬絕流沙南至南海其弱水出窮石入於流沙及注窮石山名云則當在下文江出岷山諸條間王逸注離騷引淮南子弱水出於窮石入於流沙郭璞注海內西經引淮南子弱水出窮石正與江出岷山諸條文義相同也蓋弱水本出窮石而海內西經言出崑崙西南陬故兩存其說此文言河出崑崙東北陬下文又言河出積石亦是兩存其說後人病其不合則從而合併之於是取下文之弱水出窮石入於流沙及注文皆移置於此處而刪去弱水出其西南陬七字又妄加赤水之東四字弱水出下又加一自字至於合黎餘波六字而淮南原文遂錯亂不可復識矣今案上文赤水次於河水而不言在河水之某方下文洋洋水次於弱水而不言在弱水之某方則弱水二字前安得有赤水之東四字乎括地志曰蘭門山一名合黎一名窮石山引淮南子弱水源出窮石山見史記夏本紀正義便淮南原文弱水出窮石下有至於合黎之文則合黎非窮石矣志何得言合黎一名窮石山乎其爲後人取禹貢之文附入較然甚明況既言絕流沙則弱水入其中可知何必又言入於流沙區區餘波又安能絕流沙而過乎後人但知取下文入於流沙句增入餘波二字而不知其與本文相抵牾也高注絕流沙曰絕猶過也流沙流行也流行下當有之沙二字如有餘波入於流沙句在前則注當先釋流沙後釋絕字不當先釋絕字後釋流沙也然則絕流沙前本無餘波於流沙句而弱水出窮石入於流沙當在江出岷山諸條間明矣洋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或洋水經臘西氐道東至武都爲漢陽或作養水也○莊達吉云洋洋應作養亦作漾卽漢水也東至武都爲漢陽字疑衍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昆侖之丘或上倍之假令高萬里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王念孫云上文注云皆崑崙之山名上文又云崑崙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則此縣圃下亦當有之山二字是謂玄圃之山是其譜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此亦有之山二字登之乃靈能山二字皆崑崙之山名上文又云崑崙之山是其譜洪興祖楚辭補注引此亦有之山二字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又也或上帝天帝○孫詒讓云倍之爲言乘也登也或者

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此倍與莊子之培義正同莊子釋文云培重也本或作陪倍
培字並通高訓倍爲加倍陸訓培爲重皆未得其義涼風穆天子傳郭注引作閨風閨涼一聲之轉扶
木在陽州日之所曠陽州東方也曠讀無枝攬之攬也建木在都廣蛇葉若羅都廣南方山名也○文
典謹按御覽四都廣下引注云南方山名與今本合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
九百六十一年注云廣都方都南山也疑是許注連珠○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四十九及初學記天部上引注蓮華亦並作連珠弱水在東建木在西莊達吉云蓮華御覽引作
中時日直人上無景暑故曰上下日蓋天地之中若木在建木西○莊達吉云蓮華御覽引作
中末也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猶光也光照其下也○莊達吉云蓮華御覽引作
連珠○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四十九及初學記天部上引注蓮華亦並作連珠弱水在東建木在西莊達吉云蓮華御覽引作
純緣也亦九州之外乃有八殽亦方千里按初學記地理部上引殽作埏下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
曰量名也九州之外乃有八殽亦方千里按初學記地理部上引殽作埏下同自東北方曰大澤曰無通
大澤無通皆藪名也○俞樾云此當作自東北方曰無通曰大澤方與下文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東南方
曰具區曰元澤南方曰大夢曰浩澤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
北方曰大冥曰寒澤文義一律蓋無通也大渚也具區也大夢也渚資也九區也大夏也大冥也所謂八
殽也大澤也少海也元澤也浩澤也丹澤也泉澤也海澤也寒澤也所謂八殽也故下文總之曰凡八殽
八澤之雲是雨九州今無通大澤傳寫誤倒則先澤而後殽與下不一律矣高注大澤無通皆藪名也本
作無通藪名也蓋無通是藪大澤是澤澤名已顯故不必注藪名未顯故必注之因無通大澤傳寫誤倒
遂增大澤於無通之上以爲皆澤名矣其注少海曰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也上注無澤名之文
而此云亦者亦大澤也大澤是澤名少海亦是澤名特因東方多水故從大稱而曰海耳實亦澤也故言
亦也卽此可見大澤與少海同在八澤之數然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證一矣下文浩澤注曰浩亦
大也上注無大文而此云亦者亦大澤也大澤以大得名浩澤亦以大得名故言亦也卽此可見大澤與
浩澤同在八澤之數然則大澤不應在無通之上其證二矣○文典謹按文選吳都賦注引淮南子曰九
州外有八澤方千里八澤之外有八絃亦方千里今本唯下文凡八殽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句兩見八澤
二字疑古有而今歛失之也選東方曰大渚曰少海水中可居者曰渚東方多水故曰少海亦澤名東南
注所引亦足與俞說互相參證

方曰具區曰元澤元讀常山人謂伯爲冗之冗也○莊達吉云古讀元爲冗故說文解字元從一從冗爲聲又髡一作髡其從兀從元皆爲聲是此讀元爲冗之證古聲冗相同也○王念孫爲

云莊說非也。元澤當爲亢澤，字之誤也。亢與沆同。水經曰：涇水東逕督亢澤。風俗通曰：沆瀆也。言平望瀆，無崖際也。是沆亢古字通爾雅云：沆也。郭璞曰：水流瀆流。說文曰：沆莽。沆大水一曰大澤。風俗通義引傳曰：沆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舊本沆譌作沈。今據水經注改此言。亢澤亦取之誤。伯古阡陌字也。管子四時篇曰：脩封疆。正千伯史記酷吏傳：置伯格良徐廣曰：街陌屯落皆設督長也。又漢書食貨志地理志：阡陌字並作仟伯。亢與沆同。廣雅曰：沆陌道也。釋名曰：鹿兔之道曰亢行。不由正亢陌山谷草野而過也是。沆亢古字通。說文曰：趙魏謂伯爲沆。漢之常山郡戰國時趙地也。此南方曰云常山人謂伯爲亢。正與說文相合。沆古同聲而並通作亢。故曰元讀常山人謂伯爲亢之亢。南方曰大夢曰浩澤。夢雲夢也。西南方曰渚資。曰丹澤。蓋近丹水，因其名故曰丹澤也。西方曰九區。曰泉澤。西北方曰大夏。曰海澤。北方曰大冥。曰寒澤。故曰寒澤也。凡八殯八澤之雲。是雨九州。八殯之外。而有八紘。紘維也。維落天地也。○陶方琦云：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注答賓戲注引許注：紘綱也。此許高並用舊訓。故同或卽屬入之說。說文：紘冠卷維也。說正合原道訓。鈎宇宙而章三光。高注：紘綱也。若小車蓋四維謂之紘繩之類也。

東方曰大窮。曰衆女。○莊達吉云：御覽下。南方曰都廣。曰反戶。都廣國名也。山在此國。因復曰都廣山。戶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短人之國也。長不滿三尺。○莊達吉云：御覽注作焦僥。人長三尺。衣冠帶劍。西方曰金丘。曰沃野。西方金位也。因亦方千里。自東北方曰和丘。曰荒土。達吉云：蠻所自歌。鳳所自舞。八字出山海經。

東方曰棘林。曰桑野。東南方曰大窮。曰衆女。有注云：民少男多女。南方曰都廣。曰反戶。言其在鄉日之南。皆爲北鄉戶。故反其戶也。西南方曰焦僥。曰炎土。焦僥短人之國也。長不滿三尺。○莊達吉云：御覽注作焦僥。人長三尺。衣冠帶劍。西方曰金丘。曰沃野。爲金丘。沃猶白也。西方曰沃野。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國人一目在面中央。沙所蓋也。故曰沃野。一曰澤名也。北方曰積冰。曰委羽。北方寒冰所積。因以極之陰。不見日也。凡八紘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風雨。八正八風之正也。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自東北方。故曰沃野。一曰澤名也。故曰開明之門。明者陽也。日之所出。東南方曰波母之山。曰陽門。東南月建在巳。純陽用事。故曰陽門。據天下諸城。東南角門皆陽門。是其類也。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南方盛陽。積溫。

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南月建在申，金氣之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閻闔之門。西方八月建酉，萬物成濟，可及收斂，閻大也。闔閉也。大聚萬物而閉之，故曰閻闔之門也。故曰白門始也。金氣白，故曰白門。東方之美者有醫毋閭之珣玕琪焉。醫毋閭山名，在遼東，屬國珣玕琪玉名也。東南方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會稽山在今稽郡，出好竹箭是也。東南之美者有會稽長沙湘南之梁山，在會稽長沙湘南有梁山。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犀角象牙皆物之珍也。西方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金美金也，石含玉之石也。華山今宏農華陰南山是也。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玉焉。出夜光之珠五色之玉也。西北方之美者有昆侖之球琳琅玕焉。球琳琅玕皆美玉也。北方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讀斥丘之斥文皮虎豹之皮也。傳曰：無終子使中央之美者有岱嶽以北其畜宜生五穀桑麻魚鹽出焉。岱嶽泰山也，王者禪代所祠，因曰岱嶽。岱嶽所養人者出猶生也。凡地形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山仁萬物生焉，故爲積德。川水智，智制斷，故爲積刑。也。論語曰：仁者樂山，知者樂水。是也。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下者陰主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丘陵高敞陽也，故爲牡。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圓折者陽也，珠陰中之陽。方折者陰也，玉陽中之陰也。皆以其類也。清水平有黃金龍淵有玉英。清水激故黃金出焉。龍淵龍所轉化有精光也。土地各以其類生。○王念孫云：此本作土地，各以類生人。今本天官書正義藝文類聚水部上白帖六太平御覽天部十五是故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障氣多暗風氣多明。地部二十三疾病部三引此並無其字，有人字衍其字脫人字。陳祥道禮書引此已誤。史記龔而水鍾乃謂之澤。見周官大司徒注且澤氣與山氣相對，水氣與風氣相對，義各有取改。水爲障則義。

不可通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疾病部一·疾病部三 林氣多癰木氣多僵自此上至山氣多男皆生子多有此病也。岸下氣多腫○王念孫云腫本作壘此亦後人妄改之也。禮書引此已誤腫音諸勇反壘音市勇反凡腫疾皆謂之腫而腫足則謂之壘壘字從尤尤讀若汪跋曲脛也見下條故壘字從之岸下氣下溼故有腫足之疾。小雅巧言篇居河之麋既微且壘鄭箋曰居下溼之地故生微壘之疾爾雅曰既微且壘肝瘍爲微腫足爲壘是也若作腫則非其指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引此正作壘又引高注云岸下下溼腫足曰壘今脫此注又疾病部一疾石氣多力象石險阻氣衝喉暑氣多天夭折不寒氣多壽谷氣多病部三引此並同。此亦傳寫之誤西陽雜俎正作壘呂氏春秋盡數篇輕水所多禿與癰人重水所多壘與嬖人苦水所多壘與偃人癰壘偃偃四字皆與此篇二字相似隸書亦相似故堯誤爲狂天官書正義太平御覽引此作狂亦傳寫之誤西陽雜俎正作堯呂

瘡丘氣多狂○王念孫云狂當爲堯說文尤跋曲脛也從尤象偏曲之形古文作堯一切經音義十八引着頤篇曰瘡手足不仁也瘡與堯皆肢體之疾故連類而及之若狂則非其類矣篆書堯狂同衍氣多仁下而汚者爲衍也○莊達吉云御

音聲湍水人輕遲水人重湍急流中土多聖人皆象其氣皆應其類故南方有不死之草北方有不釋之

冰○南方溫故草有不死者北方寒故冰有不泮釋者○文典謹按御覽六十八引南方作淮海意林引注云寒溫異也疑皆據許本也東方有君子之國君子之國其人衣

冠帶劍食獸使二文虎也○莊達吉云說文解字曰東夷從西方大入也夷俗仁仁者壽有君子不死之國即與此解同。東方木德仁故有死而爲鬼能爲祖怪病人也一說曰形殘之尸于是以兩乳爲目腹臍爲口操干戚以舞天神斷其手後故致雨也燕玄鳥也春分而來鴈春分而北詣漠中也燕秋分而去鴈秋分而南詣彭蠡也故曰一代飛天帝斷其首也以無夢故曰寢居直夢○莊達吉云一說卽山海經之形天也古聲天殘相近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膺代飛湯遭旱作土龍更也○莊達吉云御覽引許注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龍卽此注而小異○隋方琦云初學記一代飛天帝斷其首也以無夢故曰寢居直夢○莊達吉云一說卽山海經之形天也古聲天殘相近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膺代飛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龍從龍也按此亦疑許說屬入高注本故同桓子新論問求雨所以爲土龍者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送迎之故緣其象類而爲之論衡亂桓二御覽十一歲華紀麗二注引許注湯遭旱作土龍以象雲從龍也按此亦疑許說屬入高注本故同

天地故曰三也。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從甲至癸也。日主人人，故十月而生。八九七十二，二主偶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馬故十二月而生。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犬，犬故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蠶。蠶故四月而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麋。

鹿。○莊達吉云：大戴禮記作禽鹿。麋鹿故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虎故七月而生。二九十八，八主風，風主蟲。蟲故八月而化。鳥魚皆生於陰，陰屬於陽。○王念孫云：下陰字蒙上而衍。此謂鳥魚皆屬於陽，非謂陰。

曰：生於陰者，謂卵生也；屬於陽者，謂飛游於虛也。則無下陰字。故鳥魚皆卵生。魚游於水，鳥飛於雲，故立

冬燕雀入海化爲蛤。○莊達吉云：大戴禮記蛤作蚧。萬物之生，而各異類。蠶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達吉云：盧辯注大戴禮記引本書云：蠶食而不飲，三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死。蜉蝣不飲不食，三日而終。

介鱗者，夏食而冬蟄。○莊達吉云：指應作脂。見周禮注所謂戴角者脂無竅，而卵生之屬。嚼咽者九竅，而胎生四足者無羽翼。戴角者無上齒，無角者膏而無前無後肥，從前起也。介甲，魚鼈之屬。齧吞者八

有角者，指而無後角。指牛羊麋之屬，無後肥從後起也。○莊達吉云：指應作脂。見周禮注所謂戴角者脂無竅，又無前無後義。不可通無疑。當作兌始。誘爲无，傳寫又爲無耳。御覽八百九十九引正作兌前兌後，又其證矣。前小卽兌前，後小卽兌後也。畫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移。是故白水空玉黑水空砥石也。卑青水空碧赤水空丹黃水空金清水空龜汾水濛濁而空麻沛水通和而空麥河水中濁而空菽。○王念孫云：中濁二字，義不相屬。濁本作調，中調猶中和也。上文曰：濟水通其證矣。前小卽兌前，後小卽兌後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

移。是故白水空玉黑水空砥石也。卑青水空碧赤水空丹黃水空金清水空龜汾水濛濁而空麻沛水通和而空麥河水中濁而空菽。○王念孫云：中濁二字，義不相屬。濁本作調，中調猶中和也。上文曰：濟水通其證矣。前小卽兌前，後小卽兌後也。晝生者，類父夜生者似母。至陰生牝，至陽生牡。夫熊羆蟄藏，飛鳥時

後漢書馮衍傳注引此作河水調空穀。太平御覽百穀部五引此作河水中調而空穀。雖水輕利而空禾。渭水多方而空黍。漢水重安而空竹。○王云太平御覽地部二十三二十七引此竹下皆有箭字。今本脫之。禮書引此已無箭字。古人言物產者多並稱竹箭。故曰漢水重安而空竹箭。周官職方氏曰其利金錫竹箭。楚語曰楚有藪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听生江水肥仁而空稻。平土之人慧而空五穀。東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爲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其地空麥多虎豹。南方陽氣之所積暑濕居之。其人修形兌上大口決眦。○王念孫云朏當爲眦字之誤也。說文皆目厓也。鄭注鄉射禮曰決猶御覽人事部四竅通於耳血脉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天其地空稻多兕象。西方高土川谷出焉日月入焉其人面未僂修頸印行竅通於鼻。未猶脊也。○俞樾云高注曰未猶脊也然則未僂者謂其脊句僂也。爭云末上謂頭前也。蓋訓未爲上又以上爲頭故以未僂爲頭前。此說末字之義較合。說文木部木上爲末故人亦以上爲末矣。皮革屬焉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其地空黍多施屋。施讀近綢繆之繆急氣言乃得之。○莊達吉云何休注公羊傳劉熙釋名並當時有其注卽開魏音反語周沈切韻之漸矣。北方幽晦不明天之所閉也。寒水之所積也。○王念孫云寒水當爲寒冰字之誤也。上文北方曰積冰。高注南方西方皆無此二字此卽因上文其人翕形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引此正作寒冰。是也。太平御覽引此已誤。又按翕獸二字妄人所加也。憲愚而壽與上文早知而不壽文正相對加入其地空菽豆。多犬馬傳曰冀之北土馬之禽獸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引無此二字達風氣之所通雨露之所會也。其人大面短頤美須惡肥竅通於口膚肉屬焉黃色主胃慧聖而好治其

地空禾多牛羊及六畜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禾者木春木王而生秋金王而死菽夏生冬死豆火也夏火王而生冬水王而死麥秋生夏死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也生火王而死也以齊死於中夏因改爲中夏不知上文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皆但言其時而水王而生土王而死也○王不言其月齊亦然也藝文類聚草部下太平御覽百穀部一菜部五引此並作齊冬生而夏死念孫云此本作齊冬生而夏死後人木壯水老火生金囚土死火壯木老土生水囚金死土壯火老金生木囚水死金壯土老水生火囚木死水壯金老木生土囚火死音有五聲宮其主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在中央故爲主色有五章黃其主也味有五變甘其主也位有五材土其主也是故鍊土生木鍊木生火鍊火生雲雲金氣所生也鍊雲生水鍊水反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鍊甘生酸鍊酸生辛鍊辛生苦鍊苦生鹹鍊鹹反甘鍊猶治也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變羽生角變角生宮變猶是故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反土五行相治所以成器用土本也故曰五行相生以成器行用凡海外三十六國○王引之云論衡無形談天二篇並作三十五國今曆數下文自修殷民至無繼民實止三十五國六字誤也自西北至西南方有修殷民天民肅慎民修長也殷脚也天民肅慎皆有國名也傳曰肅慎燕毫吾北土是云西方黨獨西方之國自復有之耶一曰肅敬也慎畏也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胷民羽民謹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胷民反舌民丈夫民其狀皆如丈夫衣黃衣冠帶劍皆西方之國也奇股民一臂民三身民奇隻也股脚也言其人一手一鼻孔也三身民蓋一頭有三身皆西方之國也自西南至東南方結胷民羽民謹頭國民裸國民三苗民交股民不死民穿胷民反舌民反舌民語不可知而自相曉一說舌本在前反向喉故曰反舌也南方之國名也豕喙民鑿齒民三頭民修臂民豕喙民其喙如豕鑿齒民吐一齒出口下長三尺也三頭民身自東南至東北方有大人國君

子國東南墟土故人大也君黑齒民立股民其人黑齒食稻啖蛇在湯谷上玄股民其股黑兩鳥夾之見子國已說在上章也○**黑齒民立股民**山海經也○陶方琦云文選海賦注引許注其民不衣也其東夷傳曰倭國東四十餘里有裸國裸國東南有黑齒國船行一年可至王逸楚辭招魂注黑齒國郭注引黑齊俗訓無題篇字乃許注本雖之夷狄徒保之國許注徒保不衣也與此注同毛民勞民其人體半生毛若矢皴也勞民正理躁擾不定也皆東方國也自東北至西北方有跋踵民句嬰民跋踵民踵不至地以五指行也句嬰讀爲九嬰北方之國也○莊達吉云古句九同聲故齊桓公九合卽糾合此讀句爲九之證深目民無腸民柔利民皆北方一目民無繼民一目民目在面中央無繼民其人蓋無嗣也北方雄棠武人在西北陬皆日所入**礮**之國也○莊達吉云無繼卽無脣臂與繼通用字雄棠武人在西北陬之山名也魚在其南**礮**魚如鯉魚也有神聖者乘行九有神二人連臂爲帝候夜在其西南呼夜行三珠樹在其野在無繼民之南**礮**讀如蚌也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昆侖華丘在其東南方在無繼民之東南也爰有遺玉○莊達吉云遺玉青馬視肉其不知楊桃甘楂甘華百果所生皆異物也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劉續云華丘疑蹠丘之誤蹠音嗟山海言也○**楊桃甘楂甘華百果所生**經蹠丘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柳甘祖甘華百果所生○王念孫云此海外東經文也蹠與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蹠字無緣誤爲華今案華字當是萃字之誤萃與平古字通外東經文也蹠與華形聲皆不相近若本是蹠字無緣誤爲華今案華字當是萃字之誤萃與平古字通堯典平秩東作馬融本平作萃周官車僕萃車之萃故書萃作平說文翦蒲子可以爲平席王肅注願命作萃席海外北經曰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青鳥視肉楊柳甘祖甘華百果所生此淮南所本也隸書華字或作萃見漢北海相景君碑陰又作萃見桐柏淮源廟碑並與萃相似故萃誤爲牽矣說文翦蒲子可以爲平席文選秋興賦注引作華席亦是平通作萃因誤爲牽也史記禮書大路越席正義越席謂蒲爲牽席亦是華席之誤○陶方琦云此許注屬入高注中者時則訓果實蚤成高注有覈曰果無覈曰蓏其注呂覽本味篇說亦同說文𧆑字下云在木曰和丘在其東北阪四方而高曰丘鸞所自歌鳳所自果在地曰𧆑說正同幸有左證方能別而出之和丘在其東北阪舞故曰和丘在無繼民東北陬也桑無枝在其西夸父耽耳在其北方耽耳耳垂在肩上耽讀褶衣之褶或作攝以兩手攝耳居海中○王耽也耽皆當爲耽今作耽者後人以意改之耳說文𧆑耳垂也從耳下垂象形春秋傳曰秦公子𧆑耳者其耳下垂故以爲名玉篇豬涉切是耳下垂謂之𧆑故高注云𧆑耳耳垂在肩上廣韻𧆑耳國名正謂此者其也

春秋鄭公子輒字子耳，義與耶亦相近。字或作蟲，海外北經云：蟲耳之國，在無腸國東，爲人兩手聶其耳。縣居海水中，卽高注所云以兩手聶耳居海中者也。耶與蟲聲相近，故海外北經作蟲。耶與禡攝聲亦相近，故高讀耶如禡而字或作壩。後人多見耽，少見耶，又以說文：夸父棄其杖，是爲鄧林。渭不足，將飲西海。

云耽耳大垂也，故改耶爲耽，而不知其與高注大相抵牾也。

方昆吾楚之祖，祝融之孫，陸終之軒轅丘在西方。軒轅黃帝有巫咸在其北方，天下之號也。巫咸在其北方，道明吉凶，立登保之山。陽谷榑桑在東方。陽谷日之所出也。榑桑有城，國名也。不周山名也。在東北方也。有城在不周之北，長女簡翟，少女建疵。城讀如嵩高之嵩。簡翟建疵，姊妹二人，在瑤臺帝譽之妃也。天使玄鳥降卵，簡翟吞之。西王母在流沙之瀕，在金城臨羌西北塞外。地理志曰：西王母石室，所照者龍門，在河中。龍門在河界，玄燭不周。水名申池在海隅，海隅孟諸在孟諸水，宋方千里。龍門在冀州。少室太室在陽城，嵩高山之別名也。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燭至也。委羽，北方山名也。一曰龍銜燭以照太陰，蓋長千里，視為晝暝，爲夜吹爲冬呼爲夏。○陶方琦云：初學記三御覽引開仍作視字，暝爲夜吹爲冬呼爲夏。按許注亦本海外北經說也。海外北經作鍾山之神名，燭陰視為晝暝，爲夜吹爲冬呼爲夏。御覽引括地志亦同。又大荒北經章尾山是燭九陰，是謂燭龍。郭注引詩舍神霧，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精以照天門。淮南子曰：燭于委羽。后稷壠在建木西，之山不見天日也。○文典譜按文選謝靈運擬魏太子鄭中集詩注引蔽作第注同。建木在都廣，都廣南方澤名，讀其山說其澤壠冢也。其人死復蘇，其半魚在其間，爲魚在都廣建木間。南方人死復生，或化江出岷山東流，猶國在其東。雷澤有神龍，人身人頭，鼓其腹而熙。

雷澤大澤也。鼓擊也。熙戲也。地理志曰禹雷澤在濟陰城陽西北，城陽有堯塚。江出岷山東流。

絕漢入海左還北流至于開母之北右還東流至于東極岷山在蜀西徼外絕猶過河出積石睢出荆山。河原出昆侖伏流地中方三千里禹導而通之故出積石積石山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之南下有荆漂原離州浸也○莊達吉云睢出荆山睢字誤當爲洛古字作雒故誤爲睢也荆漂原當卽疆梁原古字荆疆相通漂梁則字之誤也孫編修謂梁古文作漆形與漂近後人多見漂少見漆因之而亂耳○王念孫云水經沮水注曰沮水出東汝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卽荆山首也中山經荆山有首曰景山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故淮南子曰沮出荆山高誘云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蓋以洛水之首曰景山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故淮南子曰沮出荆山高誘云荆山在左馮翊懷德縣蓋以洛水有漆沮之名故也斯繆證耳案此所謂沮水乃江漢睢障之睢非漆沮之沮所謂荆山乃禹貢南條荆山非北條荆山故酈氏以高注爲繆證莊伯鴻欲改睢爲洛以合高注不知洛水過荆山入渭地理志左馮翊懷德禹貢北條荆山在南下有疆梁原洛水東南入渭則不得言洛出荆山且下文明言洛出獵山何不察之淮出桐柏山睢出羽山桐柏山在南陽清漳出楊戾山在上黨治發包山一名鹿苦山也○莊達吉云錢別駕云鹿苦地理志作鹿谷苦字誤應作谷清漳說文解字以爲出沽山大要谷地志以爲出大龜谷要龜亦形近亂也山海經云謁戾之山沁水出焉水經同蓋沁漳下流互受故以沁名水名臺台術皆山洛出獵山獵山在北地西北夷中洛東南流汝出弗其西流合於濟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時泗沂皆名處則未聞也○莊達吉云水經作發鳩古字鳩或入渭詩瞻彼洛矣維水決決是也○王引之云水經汝水注曰按誘說是乃東汝非經所謂入濟者也蓋其云弗其地理志作不其弗不通用○王引之云水經汝水注曰按誘說是乃東汝非經所謂入濟者也蓋氏注誤證而並以淮南爲誤則過矣弗其卽是原山在萊蕪縣與不其縣之不其山名相似而地則不同莊伯澣以爲卽不其山謬矣○俞樾云說文部汝水出琅琊朱虛東泰山東入灘又曰柔欽說汝水出之山灘泰山萊蕪西南入沛是汝水有一入灘一入沛卽濟也高注曰弗其山在北海朱虛縣東是誤以入禹貢汶水出濟之汶王氏讀書雜志已辯正矣惟弗其之名未能曉指漢書地理志曰泰山郡萊蕪有原山禹貢汶水出耳字形皆相似○文典謹按西流合於濟各本皆作流合於濟敍西字今據水疑卽馬耳

補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山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離州入江。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安定臨涇縣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渭出鳥鼠同穴山。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西南。渭水所出東會于澠又入河。雖州川也。上魏山名處則未聞。○莊達吉云。渭水諸書皆作雍州浸。唯此書與周書作川。雒出熊耳。

補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山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離州入江。薄落之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西南。渭水所出東會于灋又入河。灋州川也。上魏莊達吉云。渭水諸書皆作雍州浸。唯此書與周書作川。雒出熊耳。熊耳山在京師。西北也。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濟聲近。丹水出高褚。通用。丹水出高褚。山名。丹水出高褚。○劉續云。冢領山在陝西西安府商縣南。丹水出於此。東

補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山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離州入江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安定臨涇縣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山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西南渭水所出東會于灋又入河灋州川也上魏山名處則未聞○莊達吉云渭水諸書皆作雍州浸唯此書與周書作川雒出熊耳山在京師北也。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上雒西北也。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莊達吉云山海經水經皆云汾出管涔山古字漁管京通用聲近注出濟熊澑出自餘山名丹水出高褚。高褚一名冢嶺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河也。通山名丹水出高褚○劉績云冢嶺山在陝西西安府商縣南丹水出於此東流至河南內鄉縣與淅水合流入漢江非此所謂丹水也。高褚恐高都之譏漢上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見地理志今山西澤州高平卽高都有丹水源出仙公山南流合白水入沁河此丹水是○王念孫云劉說是也北山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舊本作丹林之水齊林之二字

補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山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離州入江。薄落之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西南。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澠出濟源。近澠出濟。熊澠出自飴。丹水出高褚。通用山名。丹水出高褚。高褚一名冢嶺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河也。通鑑云冢嶺山在陝西西安府商縣南。丹水出於此。東流至河南內鄉縣與淅水合流入漢江。非此所謂丹水也。高褚恐高都之譌。漢上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見地理志。今山西澤州高平卽高都有丹水源出仙公山。南流合白水入沁河。此丹水是。○王念孫云。劉說是也。北山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舊本作丹林之二字。今依水經注刪。南流注于沁。舊本作注于河涉上文。沁注于河而誤。今依水經注改。水經沁水注曰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東會絕水。又東南流白水注之。又東南流注於沁。竹書紀年晉出公五年。出水主高都。故城在今澤州府鳳臺縣東北。北注於高都。豐都古通。丰者因音也。

補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山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離州入江。薄落之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西南。渭水所出東會于灋又入河。灋州川也。上魏雒出熊耳山在京師。熊耳山在京北也。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涔聲近。犴出澗熊澗出自飴。自飴山名丹水出高褚。高褚一名冢嶺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河也。通用山名領山在陝西西安府商縣南丹水出於此。東出東南入絕水見地理志今山西澤州高平卽高都。有丹水源出仙公山南流合白水入沁河。此丹水是○王念孫云劉說是也。北山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舊本作丹林之水衍林之二字。今依水經注刪南流注于沁舊本作注于河涉上文沁注于河而誤今依水經注改水經沁水注曰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東會絕水又東南流注於沁竹書紀年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皆謂此丹水也。漢高都故城在今澤州府鳳臺縣東北此作高褚豈都字古通作諸因誤爲股出鰐山。○王引之云偏考地理書無股水之名。股疑當爲般。隸書舟字多作月。故般誤爲股。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敍般桓弗就司隸校尉魯峻碑陰平原般並作股與股相似爾雅釋水

補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山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離州入江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安定臨涇縣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山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西南渭水所出東會于灋又入河離州川也上魏雒出熊耳山在京師西北也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出東南入絕水見地理志今山西澤州高平卽高都有丹水源出仙公山南流合白水入沁河此丹水是○王念孫云劉說是也北山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舊本作丹林之二字今依水經注刪南流注于沁舊本作注于河涉上文沁注于河而誤今依水經注改水經沁水注曰丹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東會絕水又東南流白水注之又東南流注於沁竹書紀年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皆謂此丹水也漢高都故城在今澤州府鳳臺縣東北此作高褚豈都字古通作諸因誤爲股出讎山○王引之云偏考地理書無股水之名股疑當爲船隸書舟字多作月放船誤爲股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敍船恒弗就司隸校尉魯峻碑陰平原般並作股與股相似爾雅釋水鈞般釋文般李本作股漢書地理志濟南郡般陽應劭曰在般水之陽水經濟水鎬出鮮于涼出茅廬石注曰般水出般陽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爲左阜龍山蓋讎山也古今異名耳詳于茅廬石皆山名也○莊達吉云郭璞山海經注引此作薄出鮮于○劉續云鎬薄必有一誤○

補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山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離州入江薄落之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山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西南渭水所出東會于灋又入河離州川也上魏離出熊耳山在京師上雒西北也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燕京山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通澤聲近糾出濟熊淄出自飴山名丹水出高褚高褚一名冢嶺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河也○劉績云冢嶺山在陝西西安府商縣南丹水出於此東流至河南內鄉縣與淅水合流入漢江非此所謂丹水也高褚恐高都之誤漢上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見地理志今山西澤州高平卽高都有丹水源出仙公山南流合白水入沁河此丹水是○王念孫云劉說是也北山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舊本作丹林之水衍林之二字依水經注刪南流注于沁舊本作注于河涉上文沁注于河而誤今依水經注改水經沁水注曰丹水出土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東會絕水又東南流白水注之又東南流注於沁竹書紀年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皆謂此丹水也漢高都故城在今澤州府鳳臺縣東北此作高褚豈都字古通作諸因誤爲股出讎山○王引之云偏考地理書無股水之名股疑當爲艘隸書舟字多作月故般誤爲股漢巴褚與般釋文般李本作股漢書地理志濟南郡般陽應劭曰在般水之陽水經濟水鑄出鮮于涼出茅廬石鈎般釋文般李本作股漢書地理志濟南郡般陽應劭曰般水出般陽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爲左阜龍山蓋讎山也古今異名耳注曰般水出般陽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爲左阜龍山蓋讎山也古今異名耳梁王引之云北山經薄水注引此文則薄非誤字可知鑄與薄形聲皆不相似薄字亦無緣誤爲鑄蓋鑄字下有出某山之文而今脫之薄汝出猛山淇出大號猛山一名高陵山在汝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字下有出某山之文而今脫之薄汝出猛山淇出大號猛山一名高陵山在汝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

補漢出嶓冢涇出薄落之山。嶓冢山漢陽縣西界。漢水所出南入廣漢。東南至離州。入江。薄落之渭出鳥鼠同穴。伊出上魏山。鳥鼠同穴山在隴西首陽西南。安定臨涇縣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南至陽陵入渭。山一名笄頭山。在陝西首陽西南。渭水諸書皆作雍州。浸唯此書與周書作川。上雒出熊耳山。在京師西北也。浚出華竅。維出覆舟。汾出燕京。上雒山西北也。○莊達吉云。山西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熊耳山在京師。○莊達吉云。山西名也。在太原汾陽。汾水所出。西南至汾陽。冀州浸。澤聲近。注出濟。熊淄出自飴。自飴山名。丹水出高褚。高褚一名冢嶺山。在京兆上雒。丹水所出。東至均入沔也。通用。劉績云。冢嶺山在陝西西安府商縣南。丹水出於此。東流至河南內鄉縣與淅水合。流入漢江。非此所謂丹水也。高褚恐高都之譌。漢上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東南入絕水。見地理志。今山西澤州高平卽高都。有丹水。源出仙公山。南流合白水。入沁河。此丹水是也。○王念孫云。劉說是也。北山經曰。沁水之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水出焉。舊本作丹林之水。衍林之二字。今依水經注。刪南流注于沁。舊本作注于河涉。上文沁注于河而誤。今依水經注改。水經。沁水注曰。丹水。今依水經注。刪南流注于河。涉上文。沁注于河而誤。今依水經注改。水經。沁水注曰。丹水。丹水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東會絕水。又東南流。白水注之。又東南流。注於沁。竹書紀年。晉出公五年。丹水三日絕。不流。皆謂此丹水也。漢高都故城在今澤州府鳳臺縣東北。此作高褚。豈都字古通作諸。因誤爲。股出讙山。○王引之云。偏考地理書無股水之名。股疑當爲。船。隸書舟字多作月。故般誤爲股。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般桓弗就司隸校尉魯峻碑陰。平原般並作股。與股相似。爾雅釋水鈎般。釋文。般李本作股。漢書地理志。濟南郡般陽應劭曰。在般水之陽。水經濟水。鎬出鮮于。涼出茅蘆石。注曰。般水出般陽縣東南龍山。俗亦謂之爲左阜。龍山蓋讙山也。古今異名耳。梁王引之云。北山經薄水注。引此文則薄非誤字。可知鎬與薄形聲皆不相似。薄字亦無緣誤爲鎬。蓋鎬字下有出某山之文。而今脫之。薄汝出猛山。淇出大號。猛山一名高陵山。在汝南定陵縣。汝水所出。東南至新蔡入淮。大號山在河南共縣北。或曰在臨慮。皆作印。攷河內無印縣。當作共。故改之。晉出龍山。結給合。出封羊水。所出東入汾。封羊山名。○王引之云。西○莊達吉云。河內共縣諸本及藏本晉出龍山。結給合。一名也。龍山在晉陽之西北。晉皆作印。攷河內無印縣。當作共。故改之。

失其韻矣。且龍山卽是結紩，不得並言龍山結紩也。注言結紩山，一名龍山者，猶上注言發包山，一名鹿谷山，薄落之山。一名笄頭山，猛山。一名高陵山。其云一名某山，乃高以當時山名釋之，不得闡入正文。
魯平山，名呼沱。并州之澨也。今中山漢昌呼沱河是。○莊達吉云：孫編修云：魯平疑當作魯乎。此山亦名武夫。古聲武魯夫乎相近，又攷山海經名之爲泰戲。戲聲亦與乎夫近，皆通用字。
燕京之水也。若濕出平，諸稽攝提條風之所生也。○莊達吉云：錢別駕云：維濕濕字當作澗。澗水出原高唐，與此不涉，非是。
坤爲涼風也。臯稽闔闔風之所生也。○臯稽天神也。諸稽攝提天神之通視明庶風之所生也。名也。艮爲條風。艮爲條風也。通視天神也。
所生也。赤奮若清明風之所生也。赤奮若天神也。○共工天神也。人面諸比涼風之所生也。巽爲清明風也。
兩龍其形如虎，坎爲廣莫風。○蛇身離爲景風。
生海人。爰人之先人。○俞樾云：下文又曰凡爰者生於庶人。兩爰者，生於庶人。兩爰字皆肢字之誤。史記司馬相如傳躬膝胝無肢。章昭曰：肢，毳膚皮也。然則凡肢者生於庶人。與下凡羽者生於庶鳥。凡毛者生於庶獸。凡鱗者生於庶魚。凡介者生於庶龜。一律人以肢言。猶鳥獸魚龜以羽毛鱗介言也。其字本从肉。傳寫誤从穴。後人以从穴之字多上形下聲，因變爲爰矣。管子侈靡篇有鵠字。卽鶩字之誤。墨子備城門篇有牘字。卽竇字之誤。說見本書。彼蓋先誤穴爲肉。後人以从肉之字多左形右聲，因變爲鵠爲牘。與此正可互證也。道藏本作凡容者生於庶人。則與爰一生海人不相應。海人生若菌。菌讀羣。若菌生聖人。卽與下文羽毛鱗介不一律矣。又按爰生海人。爰下脫一字。說詳下條。海人生若菌。下之羣。若菌生聖人。
聖人生庶人。凡爰恐非是。故從各本仍作爰。者生於庶人。羽嘉生飛龍。○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十四引。
龍龍之有翼者。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鳥。鸞鳥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毛犧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

因上下文而誤衍也。上文有埃天下文有黃泉之埃。下文青天八百歲生青曾。青曾八百歲生青湏。與此文同一例。後二段並同。則不當有生黃埃以下八字明矣。初學記寶器部。太平御覽珍寶部九引此。並云琪五百歲生黃湏。又引注云。玦石也。御覽地部三十五引此云。埃天五百歲生玦。又引注云。玦石名也。玉篇破音决石也。玦五百歲生黃湏。是其證。黃湏五百歲生黃金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而一化。湏水銀也。黃金千歲生黃龍。黃龍入藏生黃泉。○莊達吉云。御覽下有注云。黃泉黃龍之汋也。黃泉之埃上爲黃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黃海。黃海中央之海。偏土之氣。御乎清天。○莊達吉云。御覽下有注云。偏土方土也。清天八百歲生青曾。○莊達吉云。御覽下有注云。青曾青石也。東方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亦與下注語相亂。王念孫云。清天當爲青天。謂東方天也。下清泉同。太平御覽地部引此。正作青天青泉。青曾八百歲生青湏。青湏八百歲生青金。青金八百歲生青龍。王念孫云。八百歲當爲千歲。上文黃金千歲生黃龍。即其證也。後二段並同。高注云。東方木色青。其數八故八百歲而一化。此注本在上文。青湏八百歲生青金之下。後誤入此句。下讀者因改千爲八百耳。太平御覽引此。正作青金。千歲生青龍。青龍入藏生青泉。青泉之埃上爲青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青海。東方壯土之氣。御于赤天。○莊達吉云。御覽注云。壯土南方之土。○王念孫云。壯土當爲牡土。此對下文北方土爲牡土而言。壯字俗書作壯。與牡相似而誤。赤天七百歲生赤丹。○莊達吉云。御覽注云。赤丹砂。南方火其色赤。其數七。故云。御覽此下注云。丹砂不化爲沙。而可。以爲金。故氣赤湏也。當有誤字而無攷。赤金千歲生赤龍。赤龍入藏生赤泉。赤泉之埃上爲赤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赤海。○莊達吉云。御覽下有注云。弱土之氣。御于白天。西方金白。其數九。故九百歲而一化。○莊達吉天九百歲生白磬。白磬九百歲生白湏。白湏九百歲生白金。白金千歲生白龍。白龍入藏生白泉。白泉之埃上爲白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白

海西方。牝土之氣。御于玄天。○莊達吉云。御覽下有玄天六百歲生玄砾。玄砾黑石也。北方水其色黑其數六故六百歲而一化。玄金千歲生玄龍。玄龍入藏生玄泉。玄泉之埃上爲玄雲。陰陽相薄爲雷激揚爲電。上者就下。流水就通而合于玄海。○北方之海上者就下。天氣復從天流下也。其通流之水皆入于海也。

卷五

時則訓則法也。四時寒暑十二月之常法也。故曰時則因以題篇。

孟春之月招搖指寅。搖招建昏參中。日尾中。參西方白虎之宿也。是月昏時中於南方尾。其位東方。其日甲乙。盛德在木。太皞之神治東方也。甲乙木日也。盛德在木。木王東方也。○莊達吉云。太皞之神治東方也。八字藏本無之。明葉近山本有據。下孟夏孟秋孟冬注語則有者是也。因從之。其蟲鱗。其音角。東方少陽物去太陰甲散。散爲鱗鱗蟲龍爲之長角木也。位在東方也。○陶方琦云。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注引許注。鱗龍之屬也。按周禮大司徒其動物宜鱗物。鄭注。鱗物魚龍之屬。宋律中太蔟其數八。律管音也。陰衰陽發萬物太蔟地而生。故曰太蔟。其數八。五行數五木第三。故曰八也。○文典謹按。注萬物太蔟地而生。太字疑衍。本書天文訓音比太蔟注言。陰衰陽發萬物。蔟地而生。故曰太蔟。其數八。五行數五木第三。故曰八也。○高氏彼注。太陰氣衰。少陽氣發。萬物動生。蔟地而出。故曰。律中太蔟。曰。蔟地而生。曰。蔟地而出。並無太字。是其證矣。

萬物鑽地而其祀戶。祭先脾。蟄伏之類始動。生出由戶。故祀戶也。脾屬土。陳設俎豆。脾在前也。春木勝土。生糲。木香糲。言常食所勝也。一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莊達吉云。錢別駕云。說文解字肉部曰。腎。水藏也。肺。金藏也。脾。土藏也。肝。木藏也。皆無異義。唯心部曰。人心土藏在心之中。博士說以爲火藏。攷五經異義曰。今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尙書說同。鄭康成駁之曰。月令四時之位。與五藏上位。次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後。故祭秋脾。之曰。月令四時之位。與五藏上位。次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前。而肺在上。春位小前。故祭先脾。秋位小後。故祭秋脾。

却故祭先肝腎也脾也俱在鬲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鬲上祭者必三故有先後焉不與五行之氣同也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爲火脾爲土肺爲金則有瘳也若反其說不死爲劇鄭說與素問合與古尚書異說文解字旣以心爲土藏而與肉部不侔者疑後人以博士說改之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東方木火博士者漢之醫官也誘注此訓一說卽許君之義也知未必是許注矣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蘇母也氣溫故東風解冰凍魚上負冰獺祭魚是月之時魚應陽而動上負冰也獺犧也是月時候之應振動蘇生也過周洛至漢天子衣青衣乘蒼龍周禮馬八尺服蒼玉建青旗服佩也熊中孕卵戴也是月金土以老食所勝先食麥以服八風水釀蕡燧火該也○莊達吉云易箕子之明夷劉向曰今易箕子作荄茲是箕有荄音因之其實亦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春王東方故處東宮也琴其兵矛矛有鋒銳似其畜羊羊土母故畜有該音耳朝于青陽左个以出春令是月之朔天子朝日于青陽左个東向堂故曰青陽北頭室故曰左个也大夫以迎歲于東郊率使也迎歲逆春也東郊郭外八里之郊也○陶方琦云魏書五十五劉芳傳北史四十二引許注東郊八里郊也按劉芳傳引賈逵曰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虛植東郊八里郊也賈爲許之師虛爲高之師並用先師舊訓故自同修除祠位幣禱鬼神犧牲用牡求福祥也人神曰鬼天神曰神犧牲用牡尙鐵禁伐木春木王當長也禁也禁伐木養故禁之也毋覆巢殺胎天毋廢毋卵胎懷妊未育者也棄子曰天鹿子曰毋聚衆置城郭掩骼蘿瓢毋聚合大衆建置城郭以妨害農功之骼骨有肉掩覆蘿藏之慎生氣也孟春行夏令則風雨不時時是也仲春之月始雨水則孟春之月而雨水卽爲雨水不時矣漢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則正月雨水不復爲異於是改雨水不時爲風雨不時非淮南之舊矣呂氏春秋孟春紀亦作風雨不時並太初以後人所追改草木早落國乃有恐俞樾云月令作草木蚤落呂氏春秋作草木早槁此早字卽早字之誤行秋令則其

民大疫。飄風暴雨總至。黎秀蓬蒿竝興。孟春寬仁而秋正金鐵之令。氣不和故民疫疾。行冬令則水潦爲敗。雨霜大雹。首稼不入。冬陰也。水泉涌起而春行之。故爲黎秀蓬蒿疏蕪之草。並興盛也。行冬令則水潦爲蒲柳也。楊木春光故其樹楊也。仲春之月招搖指卯昏弧中旦建星中。弧星在輿鬼南。是月昏時中于南方。建星在斗上。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夾鍾。是月萬物去陰夾陽。聚地而生。故曰夾鍾也。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始華。自冬冰雪至此春分穀雨。故曰蒼庚鳴鷹化爲鳩。昔庚爾雅曰商庚黎黃。楚雀也。齊人謂之改逸周書時訓篇雨水之日挑始華。則非春分穀雨時也。呂氏春秋注作自冬冰雪至此土發而耕。故曰始雨水。是首句有始字也。又曰桃李於是皆秀。是次句無始字也。月令桃始華。倉庚鳴。皆三字爲句。若無始字。則句法參差矣。此文桃李華倉庚鳴亦三字爲句。若加一始字。則句法又參差矣。故桃李華不言始而桃華則言。始倉庚鳴不言始而蟬鳴則言。始蟬鳴言始而寒蟬鳴則不言始。皆變文協句也。呂氏春秋仲春篇正作桃李華。其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太廟。太廟東向堂中央室。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笞掠止獄訟。囹圄法室也。省足曰桎。在手曰梏。毋笞養幼小存孤獨以通旬萌。順春陽長養幼小使繁茂也。無父曰孤。無子曰獨。皆掠言不用也。止猶禁也。故草木不旬萌者以通達也。擇元日會民社。元者善之長也。日從甲至癸也。社所為民祈穀。嫌日不吉故言擇元也。是月也。日夜分。雷始發聲。蟄蟲咸動。蘇分等也。冬陰閉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以雷電合房室者生子必有瘖聾通精癰狂之疾。故曰不備必有凶灾也。令官市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稱。度丈尺也。量釜鍾也。

鈞等也。衡石稱也。百二十斤爲石。角平也。斗稱量器也。○王念孫云。稱皆當爲桶。桶稱字相近。又涉注衡石稱也。而誤說文桶木方受六升。廣雅曰。方斛。謂之桶。斗桶爲一類。故高注以桶爲量器。若作稱。則非量器矣。月令作角斗。角斗鄭注曰。角今斛也。呂氏春秋作角斗。桶高彼注與此注同。史記商君傳。平斗桶量亦同也。下文仲春秋之月角斗。桶字亦誤作稱。○沈濤云。呂氏春秋仲春紀作角斗。桶高氏彼注斗桶量。非器也。稱非量器。當爲桶字之誤。禮記作角斗。角斗鄭注與此注同。史記商君傳。平斗桶量。亦稱錘。曰平斗。桶甬正字。桶別字。稱誤字。仲秋紀作甬。疑後人據禮記改。端權槩。權槩平斗斛者。毋竭川澤。毋濱陂至寇兵來征伐其國也。節殺戮之令。故寒氣猥行。冬令則陽氣不勝。麥乃不熟。民多相殘。仲春行冬陰之令。陰氣勝陽。故妨害農民之功也。祭不用犧牲。用圭璧更皮幣。犧牲也。更代也。以圭璧代犧牲。是月尚生育。故不用束帛也。禮記曰。幣帛圭皮告于祖禰者也。仲春行秋令。則其國大水。寒氣總至。寇戎來征。仲春陽中也。陽氣長養而行秋。仲春行夏太陽之令。故蟲螟作害也。食心曰螟。二月官倉其樹杏。二月興農煙極陽生陰。故蟲螟作害也。食心曰螟。播穀。故官外也。故其樹杏。此稍異。○孫詒讓云。杏不可言有核。核當作覈。覈古今字。後三月其樹李。注云。李亦有核。說與杏同。正蒙此。季春之月招搖指辰。昏七星中。旦牽牛中。牽牛。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時。中子南方。方也。其位東方。其日甲乙。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姑洗。姑故也。洗新也。是月陽氣養生。去故就新。故曰姑洗。○文典謹按。注陽氣養生。初學記歲時部。引作陽氣發生。也。青徐謂之鵠。幽冀謂之鵠。鵠鶴也。梧桐也是。是月生華。田鼠鵠也。是月生華。天子衣青衣。乘蒼龍。服蒼玉。建青旗。食麥與羊。服八風水。爨其燧火。東宮御女青色。衣青采。鼓琴瑟。其兵矛。其畜羊。朝于青陽右个。東向堂南頭室。故曰右个。舟牧覆舟。五覆五反。慎之至也。天子烏始乘舟。薦餚於寢廟。乃爲麥祈實。烏猶具于天子。舟牧主舟之官也。是月天子將乘舟而漁。故反覆而視之。恐有穿漏也。五覆五反。慎之至也。天子烏始乘舟。薦餚於寢廟。乃爲麥祈實。烏猶

自冬至此而安乘舟故曰始乘也薦進也鮒魚似鯉而大進此魚於寢廟祈於宗祖求夢實前日廟後曰寢詩云寢廟奕奕言相連○莊達吉云烏始乘舟各本烏皆作焉注烏猶安也各本皆作焉猶於也是

月也。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布散也。旬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天子命有司發囷倉，助貧窮，振乏絕無財。貧，餽寡孤獨。開府庫，出幣帛，使諸侯府庫幣帛之藏也。聘名士，禮賢者有名德之士，大賢之人。聘問諸侯，使人聘問諸侯，聘問禮之將與爲治也。命司空

時雨將降下水上騰循行國邑周視原野害五穀故循行徧視之也廣平曰原郊外曰野也修利隄防道

通溝瀆達路除道從國始至境止田獵畢弋罿不羅囚餒毒之藥毋出九門畢，掩也。弋，繳射也。詩曰：肅肅罿與鴈，罿免罿也。詩曰：肅肅

菟罝羅鳥罟也詩曰鶩鳶于飛華之羅之罟麋鹿罟罔其總名也天子城門十二東方乃禁野虞毋伐石虎謂之虎丘也

桑柘皆可養鳩奮其羽戴篋降于桑鳩戴勝也詩曰鳩在桑其子在梅是也具撲曲宮篋

挾讀三專三專者一凡關東謂之得月令作曲植鄭注曰植也案云呂氏春秋篇誤作高注曰本作株形

按說文曲作四象器曲受物之形或曰曲贊薄也又荀子下云苗蠹薄也从艸四聲蓋以萑葦爲之故客
株讀南陽人言山陵同○陶方琦云史記索隱十六漢是時周勃傳注引許慎注曲葦薄也

从艸莊子大宗師或編曲釋文引李注曲鬱薄也方言薄宋衛陳楚江淮之間謂之薄或謂之鬱自胡而西謂之薄南楚謂之蓬薄蓬薄卽葦薄詩言已晉哉夏邵見之言皆可動其心○文典董安御覽八百二

觀命五庫令百工審金鐵皮革筋角箭轔脂膠丹漆無有不良○桂馥云幹借字正作程長笛賦作箭彙記矢人爲矢以其寄厚爲之擇下旬吉日大合樂致歡欣樂所以移風易俗也故擇羽深鄭注箭讀爲彞謂矢幹擇下旬吉日大合之以致歡和也

于牧螺牛特牛也騰馬騰駒賦善將羣者也游從牝於所牧之地風合之螺讀葛藟之藟也令國儺九門磔攘以畢春氣儺散宮室中隔幽閨之

也氣如今驅疫逐除是也九門三方九門行是月令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草木皆肅國有

也磔大陽氣盡之故曰畢春之氣也

大恐季春行冬寒殺之氣也故寒氣時起草木上竦曰肅也

不登行秋令則天多沈陰淫雨早降兵革竝起

秋金氣用事水之母也季春行之故多沈陰爲雨也金爲兵革故竝起也

三月官鄉其樹李月

科民戶口故官鄉也李亦有核說與杏同李後杏熟故三月

女北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中于南方

李也○孫詒讓云注科當作料形近而誤料民見國語周語孟夏之月招搖指已昏翼中旦婺女中

鳥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婺女一曰須其位南方其日丙丁盛德在火

炎帝之神治南方也丙丁火也

其日也盛德在火火王南方也其

蟲羽其音徵蟲鳳爲長徵火也律中仲呂其數七

是月陽散在外陰實在中所以旅陽成功故曰仲呂其數七五行數五火第二故曰七也其味苦

其臭焦火味苦也其祀竈祭先肺祝融吳回爲高辛氏火正死爲火神託祀於竈是月火王故

祀竈肺金也祭祀之肉先用所勝也一曰肺火自用其藏也螻𧆦鳴丘

蠶出於下故類應鳴也丘蠶蠶輶也

王瓜生苦菜秀王瓜括樓也爾雅曰不榮也天子衣赤衣乘赤驃服

赤玉建赤旗順火食菽與雞皆屬火之所養也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

火王南方

故處南宮也竽笙空中像陽故吹之○文典其兵戟戟有枝榦象陽布

謹按北堂書鈔百五十四引南宮上有處字其兵戟散也戟或作弩也

其畜雞朝于明堂東頭室故曰左个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迎歲迎

居是室行是月之令也雞羽蟲陽也故畜之

南向堂當盛陽故曰明堂東頭室故曰左个立夏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歲於南郊迎歲迎

郊七里之郊也。○陶方琦云：魏書五十五劉芳傳，北史四十二引許注：南郊七里郊也。按劉還乃賞賜封芳傳引賈逵云：南郊火帝七里，疑致祝融二字。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並用先師舊訓故同。劉還乃賞賜封功母伐大樹令野虞行田原，勸農事驅獸畜勿令害穀。天子以彘嘗麥先薦寢廟。是月麥始升，故以豕嘗廟。孝悌太尉卿官也。命使也。贊白也。才過千人爲傑，選擇至也。聚畜百藥，靡草死。是日陽氣蒸藥草成，故聚積之也。靡草則孽，歷之屬。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四月陽氣盛于上，及五月陰氣作于下，故曰麥秋至，決小罪斷薄刑。孟夏盛陽當助長養，而行金氣殺戮之令，故苦順殺氣也。孟夏行秋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滋，四鄰入保。孟夏當繼修增高助陽長養，而行春時啟蟄之令，故草木早枯。大水敗壞其城郭，奸時違行之應也。行春令則螽蝗爲敗，暴風也。桃說與杏同，後李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日危中，亢東方蒼龍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熟故曰四月桃也。仲夏之月招搖指午，昏亢中日危中，亢東方玄武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蟲羽，其音徵，律中蕤賓，其數七。是月陰氣萋蕤在上，象賓客也。故曰蕤賓，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竈，其兵戟，其畜蠶。螻生，謂之天馬，一名齒脫，流豫謂之巨斧也。○文典謹按：注齒脫，呂氏春秋仲夏紀注：作齧瘞。初學記歲時部引高注同。月令正義鄭答王贊問：作食脫，又流豫。呂氏春秋注：作兗州巨斧作拒。斧初學記引高注：流亦作兗。賜始鳴，反舌無聲。蛇于木傳曰：伯趙氏司至者，反舌百舌鳥也能辨變，其舌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故謂百舌無聲者，五月陽氣極於上，微陰起於下，百舌無陰故無聲也。○文典謹按：呂氏春秋仲夏紀作賜，又注能辨變其舌，反易其聲，辨變卽偏變，辨偏古通用。天子衣赤衣乘赤驅服赤玉載赤旗，食菽與雞服八風水，爨柘燧火。南宮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

雞朝于明堂太廟。廟南向堂中央室也。命樂師修韶鼙瑟琴管簫。調竽箎飾鐘磬。簫管一孔似笛簫。是也。簫讀池澤之池。執干戚戈羽。干盾也。戚斧也。戈戟屬樂。故用盛舞者所持翻也。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國之山川百源能興雲雨者皆祈禱之也。雩旱祭也。帝上帝也。爲民祈禱六代之樂也。天子以雉嘗黍。雉新雞也不言嘗雞而言嘗黍者。以穀爲主也。○王念孫云。古無謂新緣二反。郭注爾雅釋言云。今呼少雞爲鷄。鷄與雞同。少雞卽新雞故高注云。雞新雞也。月令作以雛嘗。則是而文則非矣。羞以含桃。先薦寢廟。羞進也。含桃是月而熟故進之。禁民無刈藍以染。未成故毋燒灰。月不天物也。毋暴布。火盛日猛暴。門閭無閉。關市無索。門城門也。閭里門也。民順陽氣散布在外當出入。挺重囚益其食也。挺緩存鰥寡振死事之。老無妻曰鰥。老無夫曰寡也。皆存游牝別其羣。執騰駒班馬政。是月牝已定故別其羣。不欲騰駒。蹠傷其胎育故執之。班告也。馬政掌馬官也。騰駒騰馬也。馬五尺以下曰駒也。○王念孫云。馬政本作馬正。注同。故高以爲掌馬官。呂氏春秋仲夏篇。班馬正高彼注亦云。馬正掌馬之官。是其證。月令作馬政。鄭注云。馬政謂養馬之政教。引周官廢人職曰。掌十有一二閏之政教。鄭說是也。高不知正爲政之借字。故訓爲掌馬之官。若字本作政則亦當訓爲政教矣。後人依月令改正爲政而不知其戾於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事高注也。日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君子齋戒慎身無躁節聲色薄滋味百官靜事無徑以定晏陰之所成。事徑當先請詳而後行也。晏陰微陰也。鹿角解蟬始鳴。夏至鹿角解墮也。半夏生木堇榮。半夏藥草也。木堇朝榮暮華可用作烝也。雒家謂之朝生一名薺。詩云。顏如舜華也。禁民無發火。發起可以居高明遠眺望登丘陵處臺榭。積土四方而高曰望雲物占氣祥也。也順陽宣明也。一日仲夏行冬令則雹霰傷穀。道路不通。暴兵來至。冬水凍故雹霰傷害五穀也。冬氣閉之兵橫行春令則五穀不孰。百膳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王好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百來至也。行春令則五穀不孰。百膳時起。其國乃饑。行春木王好生育之令。故五穀晚熟。百

零落。果實蚤成。民殃於疫。有核曰果。無核曰蓏。仲夏行秋成熟之令。故草木零落。果實蚤成。非其時氣故文蓏字下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與注淮南說同。地形訓百果所生下注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當是許注屬入高注中。謹按御覽二十三引注。陽氣作養氣。季夏之月招搖指未昏心中。旦奎中心。東方蒼龍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奎。西方白虎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中央。其日戊己。盛德在土。黃帝之神治中央也。戊己土。其蟲蠃。其音宮。宮土也。位中央五音之主也。律中百鐘。其數五百。百鐘林鐘也是月陽盛陰起生養萬物。其味甘。其臭香。土味甘也。土臭香也。其祀中雷。祭先心。土用事。故故曰百鐘其數五。五行數土第五也。

雷室中之祭祀后土也。心火也。用所勝也。一曰心土也。自用其藏也。涼風始至。蟋蟀居奧。此曰居奧不與經合。或作壁也。鷹乃學習腐草化爲蟬。秋節將至。鷹自習擊也。蟬馬蟬也。幽冀謂之秦渠。蟬讀奚徑之徑也。○陶方琦云。御覽九百四十八引許注。草得陰而死。極陰中反陽。故化爲蟬。蟬馬蠭也。按兵略訓。若蟬之足。許注蟬馬蠭也。正與此同。說文。蠋馬蠋也。引明堂月令。腐艸爲蠋。郭璞注爾雅。馬蠋云。馬蠋蚧也。廣雅釋蟲。蛆螺馬蟬也。又曰馬蟬蠶蛆也。蟬蠶蠋皆一聲之轉。高注呂覽及說林訓皆作蟬馬蟬。

天子衣黃衣。乘黃驥。服黃玉。建黃旗。黃順土色也。黃稷牛。皆服八風水爨柘燧火。中宮御女黃色衣黃采。其兵劍。季夏中央也。劍有兩刃。諭無所生也。一曰諭無所不主。其畜牛。朝于中宮。是月天子朝于中宮。中宮大室。乃命漁人伐蛟取鼈。登龜取龍。漁人掌漁官。漁讀相語之語也。蛟鼈鼈皆魚屬也。鼈可作鼓。詩云鼈鼓洋洋。鼈可作羹。傳人易得。故言取蛟有鱗甲能害人。難得。故言伐龜神可決吉凶。入宗廟尊之。故言登。○莊子吉云。鼈鼓洋洋。詩異本也。古登有升義三字。疏解爲精。令傍人入材葦也。入材葦供國用也。○俞樾云。池澤之官。不聞謂之滂人。高注非也。滂人當作榜人。月令命漁師伐蛟。鄭注曰。今月令漁師爲榜人。文選司馬相如子虛賦榜人歌。張揖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張所據月令即鄭君所謂。今月令船長之義。亦必月令舊說也。淮南書用榜人字。正本月令高氏以爲掌池澤官。蓋據月令作命澤人納材葦。故云然耳。非榜人之本義也。後人因高注池澤之文。疑榜字從木。無義改榜爲榜。爲滂而古。

矣。命四監大夫令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爲百縣。縣有四郡故春秋傳言上者謂周制畿內之縣也。四監監四郡大夫也。秩常也。當所當出芻聚之以養犧牲也。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宗廟社稷爲民祈福行惠。令弔死問疾存視長老行釋鬻厚席蓐。○莊達吉云說文解字葬字從死在艸中一其中所以送萬物歸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青黃白黑莫不質良。婦人能別五色故染采白與黑爲黼青與赤爲黻黑與赤爲文赤與白爲章質美也。良善也。以給宗廟之服必宣以明。宣徧也。明鮮明也。是月也。樹木方盛勿敢斬伐不可以合諸侯。起土功動衆興兵必有天殃。殃土潤溽暑大雨時行利以殺草糞田疇以肥土疆。是月大暑土潤溽溼重也。又有時雨可。以殺草爲糞美土疆疆土分畔者也。季夏行春令則穀實解落多風歟民乃遷徙。春木王木性墮落陽發多風而行其令故穀實解落民疾病風歟嗽上氣象春陽布散民遷徙者也。行秋令則丘隰水潦稼穡不孰乃多女災。丘高也隰卑也。言高下皆有水潦故殺稼令不熟也。陰氣過差故多女災女行冬令則風說未聞也。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昏斗中日星中。斗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畢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寒不時鷹隼蚤擊四鄙入保。冬陰肅殺而行其令故寒風不節鷹隼六月官少內其樹梓。六月植稼成熟少內也梓故官少內也。梓日也。盛德在金金王西方也。庚辛金法也。是月陽衰陰盛萬物凋傷應法成性故曰夷則也。其數九五行數五金第四故曰九也。其味辛其臭腥。金味辛也。其祀門祭先肝。孟秋始內入由門故祀門也。肝木也。祭先之用所勝也。一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是月鷹搏鷺殺鳥於大澤之中。四行殺戮刑罰。天子衣白衣乘白駒服白玉建白旗白順金色也。白馬黑毛曰駒。○莊達吉云黑毛曰肝沈金自用其藏也。順秋氣也。

犬服八風水囊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

金王西故處西宮也。○王念孫云：白鐘之白，因上文而衍。春鼓琴瑟，夏吹竽笙，秋撞鐘，冬擊磬石鐘。

上不宜有白字，而北堂書鈔歲時部二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九引此皆有白字，則其誤久矣。○王紹蘭云：白鐘之白非衍文，春言鼓琴瑟，夏言吹竽笙，冬言擊磬石，皆三字爲句。若此文無白字，但言撞鐘，則句法參差，非其例矣。且石卽磬也，磬下加石以足句，猶鐘上加白以足句耳。管子五行篇昔者黃帝以其緩急作五聲，以政五鐘，令其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鐘大心，三曰黃鐘灑光，四曰景鐘。

味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景鐘與青鐘赤鐘並列，則白鐘卽景鐘也。說文顚白貌，从其兵戈。○

貢从景，是景爲白之證。○文典謹按王紹蘭說是也。本篇撞白鐘句凡三見，豈得盡爲衍文？

念孫云：戈當爲戎字之誤也。說文：戎，大斧也。從戈，聲。音厥。司馬法曰：夏執玄戎，殷執白戚，周左杖黃

戎，右把白髦。徐鍇曰：今作鉞。說文：鉞，車鑿聲也。從金，戎聲。詩曰：鑿聲鉞。鉞，今詩作噦。藝文類聚太平御覽

同類夏用戟，則秋不用戈矣。莊二十五年穀梁傳：天子救日，陳五兵。徐邈曰：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彼言鉞在西，正與此秋用戎同義。又案說文引司馬法作戎，今經傳皆作鉞，未必非後人

所改。此戎字若不誤爲戈，則後人亦必改爲鉞矣。史記周本紀：斬以玄鉞。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作玄戈。戈亦或

之誤。其畜狗朝于總章左个，以出秋令。

總章，西向堂也。西方總成萬物，而章明之，故曰總章。左个，南頭室也。居是室行是月之令，狗金畜也。求不孝不悌

戮暴傲悍而罰之，以助損氣。

損氣，陰氣也。立秋之日，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于西郊也。

○王念孫云：迎歲，後人依月令改之耳。上文孟春孟夏及下文孟冬並作迎歲，高注曰：迎歲，迎春也。又曰：迎歲

迎夏也。則此亦當云迎歲，迎秋也。後人既改迎歲爲迎秋，又刪去高注，斯爲妄矣。○陶方琦云：魏書五十五劉芳傳：北史四十二引許注：西郊九里郊也。按劉芳傳引賈逵曰：還乃賞軍率武人於朝。軍率軍將也。

西郊金帝少吳九里，盧植云：西郊九里許高，並用先師舊訓，故同。

也。命將率選卒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順彼四方，順循也。四

國禁姦塞邪，審決獄平，詞訟決斷也。

天地始肅，不可以羸弱，盛也。殺氣始行也。是月農始升穀，天子嘗新。

先薦寢廟，升成薦平治也。命百官始收斂，孟秋始完隄防，謹障塞，以備水潦，修城郭，繕宮室。

是月月麗于畢，俾澆灌矣，故備水潦也。

毋以封侯立大官行重幣出大使行是月令涼風至三旬。封侯列土封邑也。大官九命之爵也。重幣金帛也。故言孟秋行冬令則陰氣大勝介蟲敗穀戎兵乃來其國乃旱陽氣復還五穀無實春陽亢燥而行其令故旱也。陽氣還者此月行夏令則多多火災寒暑不節民多瘧疾。夏火王而行其令故多火災。寒暑相據實秋熱故其樹棟也。仲秋之月招搖指酉昏牽牛中旦觜觿中方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南呂其數九南任也。言陽氣呂旅而志助陰陰任成萬物也。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涼風至候鴈來玄鳥歸羣鳥翔候時之鴈從北漠中來過周淮南至彭蠡也。玄鳥歸秋分後歸蟄也。或作養養育其羽毛也。○莊達吉云諸家釋翔皆曰回飛唯高氏以爲大飛不動亦曰六翮不動又曰翼一上一下曰翔義更精。○沈濤云呂氏春秋紀作羣鳥養羞高氏彼注曰寒氣將至羣鳥養進其羽毛也。雖訓羞爲進與禮記鄭注訓爲所食者不同而其爲養羞則同。疑淮南注本或作養羞養進其羽毛也。淺人不知羞有進義遂刪去羞字改進爲育耳。又淮南注許高二家每相亂恐作翔者爲許慎本天子衣白衣乘白駒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太廟。總章西向堂也。命有司申嚴百刑斬殺必當無或枉撓枉曲也。撓弱除反受其殃反是月也養長老授几杖行稃鬻飲食乃命宰祝行犧牲案芻豢草養曰芻穀養曰豢案其簿讀躁難之難氣或作兵以犬嘗麻先寢薦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都曰建邑曰築穿竇窖修視肥臚全粹全無虧缺也。粹毛色純也。粹讀禍崇之祟察物色課比類量小大視少長莫不中度天子乃儻以御秋氣也。儻猶除也止秋氣不使爲害儻也。止讀難之難氣或作兵以犬嘗麻先寢薦廟是月可以築城郭建都邑國有先君之宗廟曰都無曰邑都曰建邑曰築穿竇窖修

困倉。穿寶所以通水不欲地溼也。穿寶所以盛穀也。寶讀奢藏人物之寶。乃命有司趣民收斂畜采多積聚勸種宿麥若或失時行罪無疑是月也雷乃始收蟄蟲培戶殺氣浸盛陽氣日衰水始涸涸凝竭涸或作盛言陰勝也日夜分一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稱理關市來商旅理通也入貨財以便民事四方來集遠方皆至財物不匱上無乏用百事乃遂遂成仲秋行春令則秋雨不降草木生榮國有大恐春陽氣而行其令故雨不降又溫煦之仁故草木生榮華也氣相干必有災咎故國大惶恐行夏令則其國乃旱蟄蟲不藏五穀皆復生行炎陽之令故旱潤氣熱故蟄蟲不藏使五穀復生行冬令則風災數起收雷先行草木蚤死行大夫爲中軍尉柘舌大夫爲中軍尉故官尉傳曰羊季秋之月招搖指戌昏虛中旦柳中南方朱雀之宿是月平旦中于南方柳其位西方其日庚辛其蟲毛其音商律中無射隨陰氣上升陽氣下降萬物隨陽而藏無射出見也其數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門祭先肝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是月時候之來南之彭蠡蓋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羽翼稚弱故在後爾賓雀者老雀也栖宿人堂宇之間如賓客者也故謂之賓大水海水也傳曰雀入海爲蛤也○陶方琦云御覽九百四十一引許注雀依屋之雀本飛鳥也隨陽下藏故爲蛤高作賓雀與注呂覽同今月令鄭注來賓言其客止未去屬上鴻雁解與許合也說文雀依人小鳥也故注淮南亦曰依屋之雀本飛鳥菊有黃華豺乃祭獸戮禽獸似狗而長尾其色黃是月時豺殺天子衣白衣乘白駒服白玉建白旗食麻與犬服八風水爨柘燧火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鐘其兵戈其畜犬朝于總章右个西向堂北頭室故謂右个也命有司申嚴號令百官貴賤無不務入以會天地之藏無有宣出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要官也要簿書也鄉藏帝籍之收於神倉天子籍田千畝故曰帝籍之收是月也霜始降百工休霜降天寒朱漆難成故百工休止不復作器也乃命

有司曰寒氣總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詩曰入此處是也上丁入學習吹大饗帝嘗犧牲合諸侯制百縣。是月上入學宮吹笙竽習禮樂饗上帝用犧牲合諸侯之制度車服之差各以其命數也。百縣圻內之縣言百舉全數爾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鄧五鄧爲鄙五鄙爲縣然則縣二千五百家也。○莊達吉云注學宮學官或作爲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重之法貢歲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如明歲年受朔日明年之曆日也度者乃教於田獵以習五戎戎兵也刀劍矛戟也。命太僕及七驄咸駕戴茇。○劉續云戴茇記職貢多少有常也。旌字之誤○王念孫云劉說是也。隸書旌字或作旌與茇相似而誤載戴古字通○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戴茇作載旌。各隨其等級正立設陳也。天子外屏屏樹垣也。爾雅曰門內之垣謂之樹垣者也。司徒搘朴北嚮以贊之。搘插也朴以教導也。插置帶間贊方報其功不知其神所故博求之於四方也。是月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蟄蟲咸俛乃趨獄刑毋留有罪俛伏也。青州謂伏爲命教也。主祠典祀之官也。祭禽四方祀始設禽獸者于四方。乃厲服廣飾執弓操矢以獵。是月天子尚武乃服猛厲之命教也。主祠典祀之官也。祭方無勤於國其先人又無賢德所不宜養故收也。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王念孫云后字後人所加季春言從國始至境止是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孝之季秋行夏令則其國大水冬藏殃敗民多斃室。季秋陰氣而行夏月霖雨之令故大水火氣熱故冬藏殃敗也。火金相生故民斃室鼻不通利也。斃讀怨仇之仇也。行冬令則國多盜賊邊竟不寧土地分裂不安寧也。則土地見侵削爲鄰國所分裂也。行春令則煙風來至民氣解隋師旅竝興。春氣陽溫故煙風至民氣解隋也。木干金故師備故曰官候也。槐懷來遠人也。孟冬之月招搖指亥昏危中旦七星中星南方朱雀之宿是月平旦時中子南方七

日壬癸。盛德在水。

顓頊之神治北方也壬癸水王北方也其蟲介其音羽介甲也象冬閉固皮漫胡也律中應鐘其日也盛德在水水王北方也

地也。長羽屬水也。

數六鐘。其數六。五行數五。水第一。故曰六也。其味鹹。其臭腐。

水味鹹也其祀井水給人故祀也

水臭腐也其祀井或作行行門內地冬守在內故祀也腎水自用其藏也

水始冰。地始凍。雉入大水爲蜃。虹藏不見。

蜃蛤也大水淮也傳曰雉入于淮爲蜃天

子衣黑衣乘玄驪服玄玉建玄旗。

順水德也熊與虎曰旗也

食黍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

○文典謹按御覽二北宮十七引注云改火也

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

水王北方其兵鎧其畜彘

鎧者却內象

朝于玄堂左个以出冬令。

北向堂西頭

居是室行此月令也。命有司修羣禁。

順陰閉諸所當禁皆使有司禁也

禁外徙閉門閭大搜客。

傳曰禁舊客爲露情也有新客搜出之爲觀賈也門城門也閭里門也嚴

閉之守斷罰刑殺當罪。

諸罰刑當決也當罰正罪故殺之也

阿上亂法者誅。

以亂法度也誅治也

立冬之日天子親率三公

九卿大夫以迎歲于北郊。

○陶方琦云魏書五十五劉芳傳北史四十二引許注北郊六里郊也又引高

里郊也許高並用先師舊訓故同還乃賞死事存孤寡無父曰孤無夫曰寡皆存慰矜恤之。

是月命太祝禱祀神位占

龜策審卦兆以察吉凶於是天子始裘命百官謹蓋藏命司徒行積聚修城郭警門閭修楗閉慎管籥固

封壘。

封璽印封也○文典謹按禮記月令鍵作鍵璽作疆鄭注云今月令疆或作璽呂覽孟冬紀御覽六

月令修邊境。

○文典謹按書鈔引脩作備

完要塞絕蹊徑飭喪紀審棺槨衣衾之薄厚。

飾治也紀數也二十五月之數

之營丘壠之小大高庳使貴賤卑尊各有等級營度也丘壠冢也小是月也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苦惡

致爲上案視也度法也堅致功牢也爲故也上盛也○莊達吉云堅

致禮記作功致故注云功牢也致即密緻之緻古無緻字

工事苦慢作爲淫巧必行其罪苦惡

不牢也。淫巧。非常之巧也。是月也。大飲蒸。天子祈來年於天宗。蒸。冬祭也。于是時。大飲酒而祭。求明年之故行其罪苦。讀鹽會之鹽。宗。大禱祭于公社。畢饗先祖。貴神。故曰公也。畢饗先祖。先生爲上公。死爲天也。祿求也。公社。后土之祭也。生爲上公。死爲天也。射御角力勁。肄習也。勁強貌。乃命水虞漁師收水泉池澤之賦。虞。掌水官也。師。毋或侵牟。牟。孟冬行春令。則凍閉不密。地氣發泄。民多流亡。春陽氣散越故凍閉不密地氣發泄也。民多流亡象陽氣布散行夏令。則多暴風。方冬不寒。蟄蟲復出。冬當閉夏盛陽之令故多暴疾陽氣溫故行秋令。則雪霜不時。小兵時起。土地侵削。秋氣干冬大寒不當雪而雪不當霜而霜故曰不時也。小兵數起鄰國來伐侵削其土地十月官司馬。其樹檀馬也。檀。陰木也。仲冬之月。招搖指子。昏壁中。旦軫中。東壁北方玄武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軫。南方朱鳥之宿。是月平旦時。中于南方也。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黃鐘。其數六。黃鐘者陽氣聚于下陰氣盛于上萬物黃萌于地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鴟鴞不鳴。虎始交。鴟鴞山鳥是月陰盛故曰黃鐘也。故曰黃鐘也。其昧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冰益壯。地始坼。鴟鴞不鳴。虎始交。鴟鴞山鳥是月陰盛故不鳴也。虎陽中之陰也。交讀將校之校也。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立玉建玄旗。食黍與彘服。八風水釀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擊磬石。其兵鏽。其畜彘。朝于玄堂太廟。北向堂。中央室。命有司曰。土事無作。無發室居。及起大衆。是謂發天地之藏。諸蟄則死。民必疾疫。有隨以喪。○莊達吉云。有急捕盜賊。誅淫泆詐僞之人。命曰暘月。陰氣在上。民人空閒。故命曰暘月。命奄尹申宮令。奄。官也。尹。正也。申。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助陰氣也。省婦事。乃命大曾。穧稻必齊。麴蘖必時。曾。主酤酒官也。醞釀米麴使化熟。故謂之曾。曾讀曾豪之湛。燼必潔。水泉必香。湛。漬也。燼。炊水泉香。則酒善也。湛。讀審釜之審。燼。炊。人之燼也。○桂馥云。燼。借字。當爲餧。特性饋食禮。主婦視餧。爨於西堂下。鄭注。炊黍稷曰。燼。陶器必良。火齊必得。無有差忒。瓦器

也。炊亨必得其適。故曰無有差忒也。天子乃命有司祀四海大川名澤。能興雲雨。故祀之也。是月也。農有不收藏積聚。牛馬畜獸有放失者。取之不詰。詰呵山林藪澤。有能取疏食田獵禽獸者。野虞教導之。其有相侵奪罪之不赦。刑也。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君子齋戒。處必掩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聲。絲竹金石之聲也。色美。寧身體安形性。閉欲。是月也。蕩挺出芸始生。丘蠶結。麋角解。荔馬荔草也。芸芸蒿菜名丘。蟲也。結屈結也。麋角解墮也。微陽氣也。○陶方琦云。說文艸部芸字下爾雅釋草疏御覽九百八十二引許注。芸艸可以死復生。按說文。芸艸也。似苜蓿與鄭君月令注。芸香艸說亦合。高注呂覽皆訓作菜。芸生於冬至一陽初生之月。故云死復生。水泉動。則伐樹木。取竹箭。罿官之無事器之無用者。省涂闢庭門閭。築囹圄。所以助天地之閉。仲冬行夏令。則其國乃旱。氣霧冥冥。雷乃發聲。夏氣炎陽。故其國旱也。清濁相干。故氣霧也。行春令。則蟲螟爲敗。水泉咸竭。民多疾癘。春陽氣蟄伏生。故蟲螟敗穀。水泉竭也。陽干陰氣不和。故多疾癘也。十一月官都尉。其樹棗。冬成軍師。故官都尉。其樹棗。取其赤心也。季冬之月。招搖指丑。昏婁中旦。氐中星。西方白虎之宿。是月昏時。中于南方。方其位。北方其日壬癸。其蟲介。其音羽。律中大呂。呂。旅也。萬物萌動于黃泉。未能達見。所以旅。旅去陰。卽陽。助其成功。故曰大呂。其數六。其味鹹。其臭腐。其祀井。祭先腎。膾北鄉。鵠加巢。雁在彭蠡之水。皆北嚮。將至北漠中也。鵠感陽而動。上加巢也。○王念孫云。加讀爲架。謂構架之也。召南鵠巢箋曰。鵠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釋文。架之俗本或作加功。案之作功者。非架作加。則古字通用。劉昌宗讀加爲架。是也。匡謬正俗。謂加功力作巢。非是。本經篇。大夏曾加。高注謂以材木相乘架。是加架古字通此言。鵠加巢。卽鄭箋所謂冬至架之者。非謂增加其巢也。天文篇曰。日冬至。鵠始加巢。月令曰。季冬雉雊。雞呼卵。詩云。雉之日鵠始巢。義並與此同。召南正義引推度災云。鵠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是也。雉雊雞呼卵。朝雊尚求呼鳴求卵也。雞天子衣黑衣。乘鐵驪。服玄玉。建玄旗。食麥與彘。服八風水。爨松燧火。北宮御女黑色衣黑采。

擊磬石其兵鑄其畜彘朝于玄堂右个頭室也命有司大儻旁磔出土牛大儻今之逐陰驅疫爲陽導也。四面皆磔大羊以禳四方。之疾疫也出土牛今鄉縣出勤農耕之土牛於外是也命漁師始漁是月將捕魚故命其農計耦耕事修禾耜具田器耦合命樂師大合吹而罷乃命四監收秩薪以供寢廟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周于天歲將更始于十二次窮于牽牛中也紀道窮於故宿也星周者謂二十八舍更見南方至是月周市也令靜農民無有所使天子乃與公卿大夫飾國典論時令以待嗣歲之宜乃命太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布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芻享乃命同姓之國供寢廟之芻蒙卿士大夫至于庶民供山林名川之祀季冬行秋令則白露早降介蟲爲禊四鄙入保秋節白露故白露早降介甲之蟲爲禊災金氣爲兵故四竟之民入城郭自保守也行春令則胎天傷國多痼疾命之曰逆季冬大寒而行春溫之令氣不和故胎養天傷國多篤疾逆風氣之由也故命之曰逆也行夏令則水潦敗國時雪不降冰凍消釋夏氣炎陽故水潦敗國也時雪當降而不降水不當消釋而消釋皆干時之徵也十二月官獄其樹櫟車轂木不出火惟櫟爲然亦應除氣也五位東方之極自碣石山過朝鮮貫大人之國碣石在遼西界海水西畔朝鮮樂浪之縣也貫通也大人國在其東○莊達吉云御覽引無山字注云碣石在東北海中朝鮮東夷東方有大之人之國也東至日出之次博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博木博桑○莊達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皆日所出之地也○王引之云青土當爲青丘字之誤也御覽引此已誤本經篇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今本野誤作澤辯見本經高注曰青丘東方之丘名卽此所云東至青丘之野也呂氏春秋求人篇亦云禹東至博木之地日出之野青丘之鄉海外東經云青丘國在朝陽北逸周書王會篇青丘狐九尾孔晁曰青丘海東地名服虔注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太皞句芒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太皞伏羲氏東方木德之帝也句芒木神司主其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行優游棄怨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開關梁宣出財和外也

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剛強侵陵人不循軌度者禁止之也

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向戶故曰北戶孫○莊達吉云御

覽作北戶烏孫注云北戶日在其北向以爲戶○文

典謹按文選思玄賦注引高注作北戶孤竹國名也

者萬二千里赤帝炎帝少典之子號爲神農

南方火德之帝也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

屬融工也萬物盛長屬而工也程文學云此亦古注宜存然未定即是高許二家耳

其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救飢渴舉力農振貧窮惠孤寡

憂罷疾出大祿行大賞起毀宗立無後封建侯立賢輔施也

中央之極自昆侖東絕兩恆山自從也絕猶

山言兩未聞也○莊達吉云日月之所道江漢之所出日月照其所經過之道

御覽無兩字注云恆山北岳江出嵩山漢出番冢也

衆民之野五穀之所宜龍門河濟相貫以息壤堙洪水之州○莊達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禹以息土

涇洪水以爲中國九州州水中可居也東至於碣石黃帝后土之所

司者萬二千里黃帝少典之子以土德王天下號爲軒轅氏死爲中央土德之帝后土者句龍氏之子名

曰后土能平九土死祀爲土神也○莊達吉云御覽此注有云黃中色地道載物故稱名

也其令曰平而不阿明而不苛包裹覆露潤無不囊懷溥汜無私正靜以和行矜鬻養老衰弔死問疾以

送萬物之歸土四方之主也西方之極自昆侖絕流沙沈羽西至三危之國○流沙蓋在昆侖之西南爾○

莊達吉云御覽此注有云沈

羽弱水弱沈羽毛也石城金室飲氣之民不死之野少皞蓐收之所司者萬二千里少皞黃帝之子青陽也名摯以

西方金德之帝也蓐收金天氏之裔子曰修禮死祀爲金神也其令曰審用法誅必辜備盜賊禁姦邪飾

羣牧謹著聚修城郭補決竇塞蹊徑遏溝瀆止流水雖谿谷守門閭陳兵甲選百官誅不法應金斷也

北方之極自九澤窮夏晦之極北至令正之谷九澤北方之澤夏大也晦暝也○莊達吉云

御覽令正作令止注云令止丁令北海胡地有凍寒積冰雪雹霜

靈漂潤羣水之野。顓頊立冥之所司者萬二千里。顓黃帝之孫也。以水德王天下。號高陽氏。死爲北方水德之帝也。其神玄冥者。金天氏有適子曰昧。爲玄冥師死而祀爲主水之神也。○莊達吉云。御覽此下有注云。顓黑帝號頊。大言陰用事。振翕而寒也。陰閉不視。故神爲玄冥也。其令曰。申羣禁。固閉藏。修障塞。繕關梁。禁外徙。斷罰刑。殺當罪。閉關閭。大搜客。○王念孫云。古書無以關閭文字連文者。關當爲門。此涉上文關梁云。閉門閭。大搜客。太平御覽而誤也。上文及天文篇並云。閉門閭。大搜客。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句。若第三句無姦人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蛋閉晏開。以索姦人。即上文所謂閉門閭。大搜客也。下句姦人已得。正謂索而得之。若改索爲塞。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姦人下當更有姦人二字。德讀爲得。蛋閉晏開。以索姦人。姦人已得。執之必固。皆以四字爲地部二引。此塞作索。德作得。是也。但無姦人二字。則所見本已誤。天節已幾。○莊達吉云。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下注云。幾終也。刑殺無赦。雖有盛尊之親。斷以法度。毋行水。毋發藏。毋釋罪。云。御覽作毋釋刑罪。六合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贏也。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出二月播種。內八月收斂。○文典謹按。御覽十七引。注播種作播植。十九引。與今本合。短也。冬始急緩。四月陽安急。十月寒肅。○文典謹按。御覽十七引。注作緩。四月陽炎也。急。十月寒肅也。二十四引同。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夏至北極。冬至南極。季夏德畢。季冬刑畢。德畢。陽施結刑畢。刑盡。○莊達吉云。御覽引。注作德畢。陽始窮也。刑畢。陰殺盡也。故正月失政。七月涼風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四月失政。十月不凍。五月失政。十一月失政。六月蟄蟲冬出其鄉。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脫。不脫葉槁著樹不零落也。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東風不解凍也。八月失政。二月雷不發。不發聲也。九月失政。三月春風不濟。濟長。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實。實長。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穀疾狂。疾狂而不實。

也春行夏令泄

象盛陽發泄也○俞樾云下云冬行春令泄不當重複且上文云仲春始出季春大出則春日發泄不足爲咎也管子幼官篇作春行夏政閼當從之蓋發泄太過故奄然而息也

方言及廣雅並曰奄息也閼與奄通因脫閼字而寫者以泄字補之殊非其義高注曰象盛陽發泄也是其所據本已誤夫下文冬行春令泄高注曰象春氣布散發泄也然則布散發泄自是春氣所固然豈行

夏令所致乎卽行秋令水

水生于申象急夏行春令風氣多風行秋令蕪象秋氣行冬令格鼓

此可知其非矣

行秋令水

故水也

各聲古讀如各說見唐韻正格與落聲相近字相通史記酷吏傳置伯格長徐廣曰古村落字亦作格

村

落之落通作格猶零落之落通作格也月令云仲夏行秋令則草木零落管子幼官篇夏行冬政則落

四時

篇同尹知章曰寒氣肅殺故凋落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秋行冬政則落又云夏行冬政則落皆其

時

明證矣秋行夏令華

象夏氣樹華茂行春令榮生榮華行冬令耗落也冬行春令泄象春氣布散發泄也

行

也

令霧

秋氣陰故霧

制

度陰陽大制有六度天爲繩地爲準春爲規夏爲衡秋爲矩冬爲權繩者所以繩萬物也

正繩者所以準萬物也規者所以員萬物也衡者所以平萬物也矩者所以方萬物也權者所以權萬物

也繩之爲度也直而不爭之謂繩

也

云爭讀爲繩儀禮士喪禮鄭注曰繩屈也江沔

部輶車良也考工記輪雖輶不匡匡即輶字不移匡言不委曲也

也

厥德孔密廣大以容

也

莊達吉云廣大以容明本作

廣下以容衆非是故上帝以爲物宗本準之爲度也平而不險均而不阿廣大以容寬裕以和柔而不剛銳而不

挫挫銳利也流而不滯滯止也易而不穢發通而有紀也道周密而不泄準平而不失萬物皆平民無險謀怨惡不生是故上帝以爲物平

平正讀評規之爲度也轉而不復員而不坎境轉也優而不縱廣大以寬

感動有理發通有紀優優簡簡百怨不起。○優簡寬規度不失生氣乃理氣類衡之爲度也緩而不後平而

不怨施而不德弔而不責。

○莊達吉云御覽引作匝而不責

當平民祿以繼不足敦敦陽陽唯德是行養長化育萬物蕃

昌以成五穀以實封疆其政不失天地乃明明

矩之爲度也肅而不悖剛而不憤取而無怨內而無害威

厲而不懾令行而不廢殺伐既得仇敵乃克矩正不失百誅乃服權之爲度也急而不羸殺而不割充滿

以實周密而不泄敗物而弗取罪殺而不赦誠信以必堅慤以固糞除苛慝不可以曲故冬正將行必弱

以強必柔以剛權正而不失萬物乃藏明堂之制靜而法準動而法繩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

治以衡是故燥溼寒暑以節至甘雨膏露以時降。

卷六

覽冥訓

覽觀幽冥變化之端至精感天
通達無極故曰覽冥因以題篇

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癃病晉國赤地。○白雲太乙五十弦瑟樂名也。
來至無頭鬼類操戈以舞也平公晉悼公之子彪也癰病篤疾赤地旱也。○神物卽神化之物謂玄鶴之屬
也唯聖君能御此異使無災耳平公德薄不能堪故篤病而大旱也。○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益不宵
體傷折海水大出庶孽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益不宵
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公之臺墮壞也毀景公
之支體海水爲之大溢出也○陶方琦云文選詣建平王上書注引許注云庶女齊之少寡無子養姑姑
無男有女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婦不能自解放冤告天此高承用許注○文典謹按上文昔者

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爲之下降則此庶女叫天下亦當有而字文乃一律北堂書鈔百五十二初學記一藝文類聚二引叫天下皆有而字此必古有而今本歛之也又按叫天御覽六十引作告天雷電白折帖二御覽六十引竝作雷霆御覽引景公臺隕下有注云景公齊景公也雷擊景公牽隕壞之也枝體傷折下有注云景公爲雷霆所傷折庶女告天下所引注與文選詣建平王上書注所引許注略同則此二君注亦必許夫瞽師庶女位賤尙墓權輕飛羽尚主也墓者墓耳葬名也幽冀謂之檀菜雒下謂之胡墓主是官者至微賤也瞽師庶女復賤於主墓之官故曰權輕飛羽也○王引之云主臬耳之官書傳未聞尚臬蓋卽周官典臬下士二人者典亦主也見周官典婦功注言典臬本賤官瞽師庶女則又賤於典臬臬謂麻臬非謂臬耳也○洪頤煊云周禮天官典臬掌布總縷綺之麻草之物是庶女爲之賈疏臬麻也纂卽臬字然而專精厲意委務積神上通九天激厲至精九天八方中央也以精誠感之由此觀之上天誅害也故曰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上天上帝也上帝神明言人波有所傷害因謂之陽侯之波○俞樾云陽陵自是漢侯國史記高祖功臣侯表有陽陵侯傅寬是也高注以說古之陽侯殆失之矣春秋閏二年齊人遷陽杜注曰國名正義曰世本無陽國不知何姓杜世族譜土地名闕不知所在古之陽侯當卽此陽國之侯水經沂水南逕陽都縣故城東縣故陽國城是其所在矣○文典謹按北堂書鈔二御覽八十四博物志異聞篇引孟津皆作盟津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撫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王念孫云右秉白旄秉之也論衡感虛篇引此正作執論衡稱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云共十二句皆與此同是所引卽淮南之文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三十六皇王部九引此亦作執泰族篇亦云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執與秉同義無煩據彼以改此也任當爲在字之誤也道應篇本在於身在字亦誤作任余在爲句天下孰敢害吾意者爲句孟子引書曰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句法與此相似論衡感虛篇藝文類聚儀飾部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三十六皇王部九儀式部一引此並作余在害讀爲曷古字以害爲曷通見詩書曷止也言誰敢止吾意也爾雅曷遏止也商頌長發篇則莫我敢曷荀子議兵篇引作則莫我敢遏魯陽公與韓搆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撫之日爲之反三舍魯陽楚之縣公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

王其守縣大夫皆稱公故曰魯陽公今南陽魯陽是也酣對戰合樂時也擣日令反却行三舍舍次宿也○陶方琦云文選郭璞遊仙詩注引許注二十八宿一宿爲一舍也按論衡感虛篇星之在天也爲日月舍猶地有郵亭爲長吏廨也二十八宿有分度一舍十度或增或減言日反三舍乃三十度也廣雅釋詁宿舍也○文典謹按文選吳都賦注郭璞遊仙詩注弔魏武帝文注引擣也作遘疑是許本又吳都賦注引魯陽公下有楚將也三字夫全性保真不虧其身遭急迫難精通于天若乃未始出其宗者何爲而不疑亦許注之屬入正文者也○成精通于天者謂聖人質成上通爲天所助○達吉云意林引作勇士一人彼直求名耳而能自要者尙猶若此又况夫宮天地懷萬物○謂士爲武士也江淮間是竟改武爲士非異本也○友造化○造化陰陽也含至和○直偶與人同形而內有大道也○俞樾云偶與寓通言特觀之相朋友與之相朋友○九鑽一知之所不知○九謂九天一龜也觀九天之變鑽龜占兆所不知事亦云然也○俞樾云高說迂曲九鑽一知之所不知○九一皆以數言也數始於一而極於九至十則復爲一矣素問三部九候論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是其義也故古人之言凡至少者以一言之如孟子一杯水一鉤金是也至多者以九言之如公羊傳叛者九國是也觀九鑽一言所觀覽者多而所鑽聾者少也精神篇曰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而心未嘗死者乎心未嘗死者謂心生與道同昔雍門子以哭見于孟嘗君○孟嘗君名周善彈琴又善哭○雍門齊西門也居近之因以爲氏哭猶歌也見猶感也孟嘗君齊相田文已而陳辭通意撫心發聲孟嘗君爲之增欷歔咤流涕狼戾不可止增重也歔咤失聲也狼戾猶交橫也歔咤讀精神形於內而外諭哀於人心此不傳之道○言能而得之故曰不傳之道也使俗人不得其君形者而效其容必爲人笑○君形者言至精爲形也○曾子云君形主宰乎形骸者也故蒲且子之連鳥於百仞之上蒲且子楚人善弋而詹何之驚魚於大淵之中此皆得清淨之道太浩之和也○曾子云何楚人知道術者也言其善釣令魚馳驚來神哀悲感傷人心不可學趙鈞餌故曰驚魚得其精微故曰太浩之和也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俞樾云論者知而得之故曰不傳之道也

大以近論遠高注曰論知也此論字不訓爲知蓋以正文已有知字故耳不知正文知字當讀爲智知不能論謂智者不能知也說文心部倫欲知之貌論與倫通下文曰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論亦知也○文典謹按俞說非也下文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辯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湛溢東風木風也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風入酒故酒酢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王念孫云如高說以酒湛爲清酒則當言湛酒溢不當言酒湛溢故又申之曰酒酢而湛者沸溢殆失之迂矣今案湛溢二字當連讀湛雨與淫同爾雅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零篇久雨爲湛湛卽淫也湛字或作沈微子我用沈酗于酒沈酗卽淫酗史記宋世家紂沈湎于酒太史公自序帝辛湛湎揚雄光祿勳箴桀紂淫湎淫湎卽湛湎樂書流沔沈佚沈佚卽淫汙淫與湛沈義同而字亦相通考工記幘氏淫之以蜃杜子春云淫當爲湛齊語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崔譏本甚作湛音淫淮南修務篇作禹沐淫雨淫溢猶衍溢也酒性溫故東風至而酒爲之加長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故陽益陽而陰益陰義與此同也○陶方琦云太平廣記百九十一事類賦風部引許注東方震方也酒汎清酒也木味酸相感故也御覽九引略同惟酒汎清酒也作清酌酒也太平廣記引許注後又引高注云酒汎爲米麵麴之汎者風至而沸動此乃高注故與許注文異益知今高注本中屬入許注不少珥也商西方金音也蠶午火也火壯金困應商而已或有新故相感者也畫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運讀連圓之圍也運者軍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也以蘆草灰隨牖下月光中變異人之害也類相動也○莊達吉云御覽引許晉注云有軍事相圍守則月暉以蘆灰環闕其一面則月暉亦闕于上○陶方琦云運者軍也以下或卽許注屬入高注中者許作暉說文暉日月氣也漢書天令文志如淳曰暉讀曰運則高本作運亦合也呂覽明理篇有暉珥高注氣圍繞日周市有似軍營相圍守故曰暉也運作圍解與此注同博物志引凡月暉隨灰畫之隨所畫而闕淮南子云未詳其法○文典謹按暉說文新附古作輝作運則高本作暉是也北堂書鈔百五十引作暉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聖人行自然無爲之道故澤及萬民也君臣乖心

鱗似魚。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王引之云。烟當爲燐字之誤也。高注同。說文。燐火飛與波水對文。若作烟火。則與下句不類矣。又齊俗篇。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也。烟亦當爲燐。燐之上尋猶言火之上尋。故與水之下流對文。天文篇曰。火上尋。水下流。是其證也。若以烟亦當爲燐。燐之上尋水相對。則非其旨矣。藝文類聚火部。煙下引。此作烟之上尋。則此字之誤已久。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王念孫云。夫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故加入陽字。不知夫燧卽陽燧也。夫燧與方諸相對爲文。周官司烜氏掌以夫途取明火於日。遂與燧同。鄭注曰。夫遂陽遂也。下文云。夫燧之取火。慈石之引鐵。並以夫燧二字連文。故高注云。夫讀大夫之夫。已說在上一說。水火從太極來在人手中。非人所能說知。○王念孫云。夫陽燧夫。則夫非語詞明矣。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俞樾云。高氏注太極之上。曰。太極。天地始形也。然則太極之上。言天之上也。上文曰。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此云取類於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動猶化也。○俞樾云。高氏注太極之上。曰。太極。天地始形之時也。上猶初也。然致卽以取火於日。取露於月。而言日月麗乎天。故曰太極之上。注以爲天地始形之初。則與上義不相屬矣。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象。求之。得傳說于傅巖。遂以爲相爲高宗成八十一年符。致中興也。死託精於辰尾星。一名天策。故至陰也。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動猶化也。○俞樾云。高氏注太極之上。曰。太極。天地始形也。然致卽以取火於日。取露於月。而言日月麗乎天。故曰太極之上。注以爲天地始形之初。則與上義不相屬矣。此傳說之所以騎辰尾也。

使無爲焉。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道之不厚，遇之無實。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行德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此卽淮南所本文子精誠篇曰：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又本於淮南也。或謂文子所用乃管子之文。非淮南之文。今知不然者。淮南唯此五句與管子同。其上下文皆管子所無也。文子上下文皆與淮南同。則皆本於淮南明矣。又管子作惟夜行者獨有之。淮南作惟夜行者爲能有之。文子與淮南同。是此五句亦本於淮南。非本於管子也。惟夜行者爲能有之。

夜行喻陰行也。陰行神化，故能有天下也。一說言入故却走馬以糞。而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郤走馬以道者如夜行幽冥之中爲能有召遠親近之道也。也止馬不以走。但以糞田也。行至德之效也。一說國君無道。則戎馬生于郊。無事止走馬以糞田也。故兵車之軌不接遠方之外。兩輪之間爲軌。是謂坐馳陸沈。晝冥宵明。行神化疾于馳傳。沈浮以冬鑠膠。以夏造冰。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能者有餘拙者不足。言以非時鑠膠冥與道合也。天道無私就去能行道功有餘也。○文典謹按夫道者無私就也。無私去也。夫本作天形近而譌也。高注作天道御覽二十七引此文及文子精誠篇並作天道。皆其證也。又御覽引注作能行道者有餘不能者不順之者利逆之者凶。譬如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者富。失之者貧。見大蛇傷斷。以藥傅之後。蛇于江中衛大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楚人卞和得美玉璞于荆山之下。以獻武王。王以示玉人。以爲石。則其左足。文王卽位復獻之。以爲石。則其右足抱璞不釋而泣血。及成王卽位。又獻之成王。曰先君輕則而重剖石。遂剖視之。果得美玉。以爲璧。蓋純白。夜光。文王在春秋前成王不以告。故不書也。○莊達吉云：文王至不書十四字。葉近山茅一柱。二本皆有藏本。無今增入。○文典謹按文選西都賦注引南都賦注。劉越石答盧諶詩注。夏侯常侍誄注引。並作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又按西都賦注。南都賦注引。高注漢東皆作漢中。以藥傅下有而塗二字。夏侯常侍誄注同。江中作夜中。惟夏侯常侍誄注作大江中。與今注合。疑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責其生肉。以其生肉論其屬骨。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亦可謂失論矣。王孫綽蓋周人也。一曰衛人。王孫賈之後也。言一劑藥愈偏枯之病。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王念孫云：下欲字因上欲字而衍。欲倍偏枯之藥。而以生殊死之人。作一句讀。不後人所改也。得失之度深微窈冥。難以知論。不可以辯說也。何以知其然。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草主生

當更有欲字。高注曰：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則無下欲字。明矣。○若夫以火能焦木也。因使銷金則道行矣。若以慈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七百六十七引作運鐵。御覽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夫燧之取火於日。○王念孫云：於日二字。因上文取火於日而衍。夫燧之取火慈石之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蟹之敗漆以置漆中。則敗壞葵之鄉日各相對爲文。則此處不當有於日二字。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蟹之不燥不任用也。葵之鄉日雖有明智。弗能然也。然猶明也。○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四十二引。雖有明智。作雖在明知。故耳目之察不足以分物理。心意之論。不足以定是非。故以智爲治者。難以持國。唯通于太和。而持自然之應者。爲能有之。能有持國

之故。嶢山崩而薄落之水涸。嶢山在雍州也。薄落水在馮翊臨晉山窮相通也。一曰。區治生而淳鉤之劍成。劍工也。淳鉤古大銳劍也。紂爲無道。左強在側。左強紂之諛臣也。教立成由。

是觀之利害之路。禍福之門。不可求而得也。言其門戶不可豫求而得知也。忽然來至無形兆也。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以事求之。去人已遠也。無事者近人。有事者遠人。不得其道。若觀鱣魚。鱣魚小魚也。在水中可觀見。見而不可得。道亦如之。○王念孫云：近之則遠。遠當作疏。此涉上句遠字而誤也。德革爲韻。疏魚爲韻。若作遠。則失其韻矣。泰族篇遠之則邇。延之則疏。亦與除虛餘爲韻。泰族篇之延字。當作近。今據泰族篇之疏字。以正此篇遠字之誤。並據此篇之近字。以正泰故聖若鏡。不將不迎也。將送應而不藏。應猶隨也。謂鏡隨人形好族延字之誤。文子精誠篇正作近之。卽疏也。醜不自藏匿者也。○王念孫云：聖下脫人字。意林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服用部十九引此。竝有人字。故萬化而無傷。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自謂得乃失道者也。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王念孫云：非字義不可通衍之也。此依文子精誠篇改。○俞樾云：非上脫未始二字。非下衍乃字。本作其失之未始非得之也。自謂得道乃失道者也。自謂失道未必不得道也。各依正文爲說耳。文子精誠篇曰：其得之也。乃失之也。高注

句也。其失之也。乃得之也。雖用淮南文。然意不同。而字句固小異矣。不得據彼改此。而轉與高注不合也。今夫調弦者。叩宮宮應。彈角角動。此同聲相和者也。叩少角動。故曰同音相和。夫有改調一弦。其於五音無所比。鼓之而二十五弦皆應。此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形也。一弦宮音也。音之君也。故二十五弦皆和也。一說改調一弦。不比五音。謂一音之君已形。君主形見也。故通於太和者。惛若純醉而甘臥。以游其中。而不知其所由至也。太和謂等死生之和。齊窮達之端。純溫以淪。鈍悶以終。若其中道之中也。不自知所至此也。

未始出其宗情也。欲終始于道宗本也。若未有其形。

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薦梅草實也。狀如桑椹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鱣其色赤。生江濱也。

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嗜味長美也。蛇鱣自以爲能勝。赤螭青虬。

若乃至於玄雲之素朝。玄黑素白也。黑雲升合於明朝也。○王念孫云。

兩句皆以四字爲句。加一之字。則句法參差矣。文選南都賦。魏都賦注引此皆無之字。且陰陽交爭降扶風。

雜凍雨。扶搖而登之。扶搖發動也。登上也。上風雨而去。

威動天地。聲震海內。四海之內悉畏之也。蛇鱣著泥百仞之中。百仞七百尺也。度深。

中曰仞傳。曰仞溝洫也。熊羆匍匐丘山。暫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咆嘯。猱狹顛蹶而失木枝。

猶讀中山人相遺物之遺。自序。鼈鱣與處索隱本作蚯鱣。即鼈鼈字也。書大傳。河飁江鱣亦與鼈鼈同。鱣與鼈同。說文。鱣魚也。皮可

以爲鼓。夏小正傳。剝鱣以爲鼓也。呂氏春秋古樂篇。鼈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言蚯鱣徒何反。且伏於深淵而不敢出。况蛇鱣之類乎。今本蚯作蛇者涉上下文。蛇鱣而誤。○王引之云。暫巖乃高峻貌。龍乘風雨而熊羆畏避。則當伏於幽隱之地。山巖高峻非所以藏身也。暫巖當作之巖。王逸注七諫曰。巖穴也。

莊子山木篇。豐狐文豹伏於巖穴。言熊羆匍匐於丘山之穴。而不敢出也。下文虎豹襲穴而不敢咆。正與此同義。且蚯鱣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之巖。二句相對爲文。若作暫巖。則義不明。而句亦不協矣。

馨字蓋出後人所改

鳳皇之翔至德也。雄曰鳳雌曰皇爲至德之君而來翔也。

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溢草木不搖而燕雀佼

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間。燕雀自以爲能佼健於鳳皇也。佼或作談字屋簷也。宙棟梁也。易曰上非也。佼讀爲姣廣雅曰佼侮也。言燕雀輕侮鳳皇也。上文云赤螭青虬之游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翶翔

冀州也。蛇鯤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是其證也。作佼者借字耳。還字無義當爲遷之誤。遷與逮同。墨子兼愛下篇云遷至乎夏王桀今本遷亦過。昆侖之疏圃飲砥柱之湍瀨。疏圃在昆仑之上。過猶歷也。砥柱河之隘也。在河東大陽之誤還是其證。過渾水至疾瀨清皆激渾急流。○文典謹按御覽九百十

五引湍瀨遯回蒙汜之渚。遯回猶倘佯也。蒙汜日所出之尚佯冀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蹠至也。都作涔瀨。池決復入爲渚。渚小洲也。山名衆帝所自上下也。言鳳皇過都廣之野。送日入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灌羽翼於弱水之上。風穴北方於抑節之地。言其翔之廣也。蹠或作絕徑。過絕歷也。羽翼弱水四字文不成義。羽翼當爲灌羽。故高注云灌羽翼於弱水之上。今本作羽翼。卽涉注內羽翼而誤也。舊本北堂書鈔地部二穴下引此正作灌羽弱水暮宿風穴。陳禹謨本刪去。文選辯命論注白帖九十四並同說文。灌羽弱水暮宿風穴卽用淮南之文。○陶方琦云文選辨命論注引許注風穴風所从出按博物志雜篇云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文選風賦注引十洲記曰玄洲在北海

上有風聲響如雷。上對天之西北門也。說文當此之時鴻鵠鷁鸕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裔。喙注地鳳字下云灌羽弱水莫宿風穴。卽淮南文。當於天駒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造父嬴姓伯翳之後。飛廉之子爲周穆王御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歛諧。整齊不差也。歛諧馬容體足調諧也。○文典謹按初學投足調均勞逸若一。一同心怡氣和體便輕畢疾安勞樂進馳驚若滅滅沒也。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謂駢驂也。步趨

御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歛諧。整齊不差也。歛諧馬容體足調諧也。○文典謹按武部御覽三百五十八引。杜作上車攝轡。馬爲齊整投足調均勞逸若一。一同心怡氣和體便輕畢疾安勞樂進馳驚若滅滅沒也。左右若鞭周旋若環。左右謂駢驂也。步趨

言掉鞭教諭其易也周旋若環如人志也○俞樾云鞭當讚爲纏說文糸部纏交枲也段氏玉裁曰謂以枲二股交繩之也交絲爲繩交枲爲纏此云左右若纏言如枲之交繩也左右若纏周旋若環兩句一律高以本字讀之故世皆以爲巧然未見其貴者也○文典謹按御覽八百九十六引所列二說皆非

也此二人太乙之御也一說古得道之人以神氣御陰陽也○文典謹按御下舊攷也字與上文昔者除王良造父之御也不一律今據文選東京賦注御覽三百五十九七百四十六八百九十六引補

轡衡去鞭棄策○文典謹按除轡衡三字爲句去鞭棄策四字爲句文不一律御覽三百五十九引作除轡舍衡去鞭弃策多一舍字是也八百九十六引作除轡衡去鞭鞅疑後人妄改以就已

誤之上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但以車馬爲主爾神氣扶之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立運也運行也電奔而鬼騰

進退屈伸不見朕垠垠兆也故不招指不咄叱過歸鴈於碣石言其御疾到自息止乃使北歸於碣石之山而中之鴈得之過去也過讀責過

之軼鶴鷄於姑餘自後過前曰軼姑餘山名在吳鶴鳳皇之別名言其御疾自碣石過歸雁便復東南過軼鶴鷄於姑餘山也○文典謹按鶴文選魏都賦注引作鶴御覽八百九十六引作

昆鶯若飛驚若絕縱矢蹠風追猋歸忽縱履也足疾及箭矢蹠蹈也一說矢在後不能及故言縱其行疾

王念孫云高謂猋爲兌中有影者於古無據又言忽然便歸亦失之猋忽皆謂疾風也爾雅扶搖謂之猋郭璞曰暴風從下上也說文驪扶搖風也驪疾風也驪通作猋忽張衡思玄賦曰乘猋忽兮馳虛無是也追猋歸忽卽承上蹠風而申言之猋光中有影者忽然便歸皆及言疾也○

歸風是也縱矢蹠風追猋歸忽二句相對爲文若以歸忽爲忽然便歸則與上文不類矣朝發搏桑日

入落棠搏桑日所出也落棠山名日所入也○王念孫云日入當爲入日今本作日入蓋涉高注日所入

日於將入也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弗用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桑謂與日俱出入日落棠謂與日俱入上言追猋此言入日皆狀其行之疾也若云日入落棠則非其指矣上文云鳳凰徑蹠都廣入日抑節正與此入日落棠同意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郭璞曰言及

意亦與此同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弗用非慮思之察手爪之巧也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此以弗御御之者也言藏嗜欲之形于胷臆之中踰和也以弗御御之以道術御也○陳觀樓云昔踰當爲喻字之誤也喻曉也言馬曉人意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此正作喻昔

者黃帝治天下而力牧太山稽輔之孟子曰王者師臣也以治日月之行律

律度

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

度○陳觀樓云律下本無治字律陰陽之氣與上下相對爲文讀者誤以律字上屬爲句則陰陽之氣四

字文不成義故又加治字耳高注律度也三字本在律陰陽之氣下傳寫誤在律字之下陰陽之上隔

斷上下文義遂致讀者之惑○王念孫云文子精誠篇作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此用淮南而改其文

也後人不知律字之下屬爲句故依文子加治字耳○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四引作理日月之行治陰陽

之正律歷之數別男女異雌雄明上下等貴賤使強不掩弱衆不暴寡○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四藝文類

氣不得人民保命而不夭安其性命不夭折也歲時孰而不凶不凶無害也百官正而無私皆在公也上下調而無尤無尤過也

法令明而不闇輔佐公而不阿卿士公正不立私曲從也○文典謹

也

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有餘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

言所

田者不侵畔漁者不爭隈隈曲深處也

道不拾遺市不豫賈城郭不關關閉邑無盜賊鄙旅之人相讓以財有餘狗彘吐菽粟於路而無忿爭之

心於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風雨時節五穀登孰虎狼不妄噬鷺鳥不妄搏鳳皇翔於庭止也麒麟

游於郊游行也郊青龍進駕飛黃伏阜

飛黃乘黃也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壽千歲阜櫨也

○陶方璣云占經百十五引許注飛黃出西方狀如狐背乘之壽三千歲伏

阜櫨而食焉按占經引皆許注雖高注多同或即屬入之義也御覽引符瑞圖騰黃神馬也一名乘黃亦

曰飛黃或曰紫黃伏如狐背上有兩角海外西經白民國有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角漢書禮樂志作訾

黃卽符瑞圖之紫黃故應劭注訾黃卽乘黃○文典謹按高注壽千歲千上脫三字文選赭白馬賦

注引正作乘之壽三千歲也藝文類聚十一引作乘之壽一千歲文雖小異然足攷其脫誤之跡諸北

儉耳之國莫不獻其貢職皆北極夷國也然猶未及慮戲氏之道也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

裂分也

天不兼覆地不周載火燼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息消○王念孫云炎當爲焱字之誤也說文焱火華也玉篇弋

燼焱與廣韻合洋當爲漾亦字之誤也王篇漾弋沼切司馬相如上林賦瀟漾潢漾郭璞曰皆水無涯際

貌也左思魏都賦河汾浩汗而皓漾李善注引廣雅曰皓漾大也灝皓並與浩通御覽地部二十四引此作

作浩漾。皇王部三引此作皓澨。鑑焱浩漾皆疊韻。浩洋則非疊韻。蓋後人多見炎洋少見焱澨故焱誤爲炎澨誤爲洋矣。○文典謹按浩洋初學記地部中引作浩瀚。藝文類聚八作浩漾。白帖三作浩蕩。是唐代已各自數。猛獸食顓民。顓善。○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十一引此文及下鷙鳥攫老弱。撮於是女媧鍊五色石本各異。猛獸食顓民。文狡蟲死。顓民生。顓並作精又引注云精善也。鷙鳥攫老弱撮於是女媧鍊五色石以補蒼天。女媧陰帝佐虞戲治者也。三皇時斷鼈足以立四極。鼈大龜。天廢頓以鼈足柱之。楚詞曰鼈載記天部上引殺黑龍以濟冀州。黑龍水精也。力牧太稽殺之以止雨。積蘆灰以止淫水。蘆葦也。生于水故注頓作傾。濟朝也。冀九州中謂今四海之內。積蘆灰以止淫水。積聚其灰以止淫水爲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蟲死也。蟲狩顓民生。背方州抱圓天。方州和春陽夏殺秋約冬。枕方寢繩繩。方築四寸也。寢繩直身而臥也。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害。氣亂氣也。傷通者。今本所上衍之字。沈下脫滯字。則句法參差。且與下文不對。若以壅沈二字連讀。則文不成義。當此晉書陸機傳豪士賦序。偃仰瞪盱。文選盱作睞。莊子應帝王篇。其臥徐徐。其覺盱盱。司馬彪曰。子無所知貌正與高注無智巧之意相合。盜跖篇曰。臥居居于子。子與盱聲近而義同也。說文盱張目也。倣真知篇曰。萬民唯唯盱盱。然莫不竦身而載聽視。魯靈光殿賦。荒朴略厥狀。睢盱張載曰。睢盱質朴之形劇秦美新曰。天地未祛。睢盱盱。故高云。盱盱然。視無智巧貌也。若睞爲邪視。則與無智巧之意不合矣。且莊子以徐子爲韻。居于爲韻。此以倨盱爲韻。若作睞。則失其韻矣。○洪頤煊云。睞。當是盱盱之譌。盱說文作睞。與睞字形相近。倨盱合韻。莊子寓言篇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廣雅釋訓。睢盱盱氣。氣謂之填。洞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瞶也。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蹠蹠。其視瞑瞑。眞之填。洞然皆得其和。莫知所由生。浮游不知所求。瞶瞶不知所往。○文典謹按北堂書鈔十五引作浮游不知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王念孫云。蝮蛇本作蟲蛇。此後人妄改之也。禽獸蟲蛇相對爲文所包者甚廣。改蟲蛇爲蝮蛇。則舉漏百且興禽獸二字不類矣。文子精誠篇正作禽獸蟲蛇。韓子五蠹篇亦云人民不勝禽獸蟲蛇。舉無

有攫噬之心考其功烈上際九天下契黃墟○上與九天交接下契至黃墟黃泉下壩土也壩讀繩纏之繩
泉下有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使萬物有輝光也○王念孫云重字義不可通爾雅釋魚疏引此作光
壩山○名聲被後世光暉重萬物使萬物有輝光也○王念孫云重字義不可通爾雅釋魚疏引此作光
薰矣之薰與熏同故高注曰使萬物有輝光也乘雷車○陶方琦云御覽九百三十引作乘雲車又引許注云雲雷之車
驂服無角爲虬一說應龍有翼之龍也○王念孫云服應龍駢青虬相對爲文故高注曰在中爲服在脊爲
驂服下不當有駕字此後人據高注旁記駕字因誤入正文也不知高注駕字是解服應龍三字非正文內有駕字也一切經音義一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及爾雅疏引此俱無駕字○陶方琦云御覽九
百三十引許注服轍中也應龍有翼之龍青虬青龍按高注所云一說多爲許注與御覽引正合說文服
一曰車右騎衛策拊驂無答韋注轍中曰服蓋與許注淮南同廣雅有翼曰應龍大荒東經應龍處南極郭注應龍有翼者也說文虬龍有角者高作無角說亦異援絕瑞席蘿圖絕瑞
之瑞應援而致之也羅列圖籍以爲席蓐一說蘿圖車上席也○王念孫云援絕瑞本作援絕應此亦涉
注文而誤也正文作絕應故注釋之曰殊絕之瑞應若正文本作絕瑞則無庸加應字以釋之矣爾雅疏
引此作絕瑞則所見本已誤御覽引此正作絕應○陶方琦云御覽九百三十引許注蘿圖車上席也按高注一說即許義也與上同蘿圖爲車上席未詳或疑席是飾字之誤黃雲絡前白螭
後奔蛇○陶方琦云御覽九百三十引黃雲絡作雲黃路又引許注云雲黃所乘路車按爾雅疏引作
雲黃璐璐卽路字乘字疑作垂謂所垂路車上也續博物志引作震黃路又按御覽前白螭下引許注云
白螭先道後奔蛇御覽引作後貢蛇貢與奔同許注本作貢爾雅釋蟲疏引許注奔蛇馳蛇也許以馳字
釋奔與高注文略異○俞樾云黃雲絡當作絡黃雲方與上下文句法一律高注曰黃雲之氣絡其車正
說絡黃雲之義猶下注曰白螭導在于前是說正文前白螭之義奔蛇騰蛇也從在于後是說正文後奔
蛇之義非正文作白螭前奔蛇後也後人因注文絡字在黃雲之下輒改正文作黃雲絡以合之謬矣
帝靈宮穆休子太祖之下也太祖道之太宗也穆和也休息然而不彰其功不揚其聲彰揚皆隱真人之道以從天地
之固然隱藏也真人真德之人固自然也何則道德上通而智故消滅也巧詐逮至夏桀之時○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

主闇晦而不明。道瀾漫而不修。仁義道不復修飾之故曰瀾漫棄捐五帝之恩刑推曆三王之法籍。○文典謹按北堂書

推曆

是以至德滅而不揚。帝道掩而不興也。

舉事戾蒼天發號逆四時

戾反也

○文典謹按北堂書

鈔二十一引著作食

縮其和天地除其德

縮藏也言和氣不復行也

言其所施日惡不自知也故曰除其德也

仁君處位而不安

大夫隱道而不言

不爲民所安

不正諫直言也論語曰

羣臣準上意而懷當

准望懷思當合也

取合主意不復以道正諫也

○俞樾云懷

國無道危行言遜也

皆準上意而敗壞其典常也文子上禮篇作羣臣推上意而壞常是其明證

疏骨肉而自容邪人參耦比周而陰謀私

居君臣父子之間

而競載驕主而像其意像猶

亂人以成其事是故君臣乖而不親骨肉疏而不附植社槁而壘裂

言不禡於神也

○王念孫云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壘字壘當爲壠隸書之誤也隸書壠字或作零零字或作零二字相近故康誤爲零漢書王子侯表康侯澤史記作零殷又匈奴傳郎中係康淺史記作係零淺說文

壘木也今作壠玉篇婢胡故切好兒或作婢皆其例也說文

壠容臺振而掩覆容臺行禮容之臺言不能

裂也又曰壠堦也壠磽古字通賈子耳痺篇作置社槁而分裂行禮故天文振動而敗也

犬羣嗥而入淵言將滅壞犬失其主故嗥冢

冢衡其墓席入之澳言

冢禍也一說衡孽自藏

美人擎首墨面而不容

挈首亂頭也草與髮并

編爲挈首不修容節也曼聲吞炭內閉而不歌

吞炭自敗音聲閉氣不復動也喪不盡其哀獵不聽其樂

言時亂禮壞不盡在哀樂崩故不復聽田獵之樂

○俞樾云高注曰樂崩故不復聽田獵之樂是此樂字

是喜樂字而非音樂字乃言不聽於義未安聽疑德字之誤家語本命篇効匹夫之聽王注曰聽宜爲德

是其例也德與得通不德其樂卽不得其樂言雖田獵而不得其樂也正

西老折勝黃神嘯吟

其頭上

戴勝爲時無法度黃帝之神傷道之衰故嘯吟而長嘆也

○孫詒讓云老當作姥廣韻十姥云姥老母古

意多以姥爲母故西王母亦稱西姥

○陶方琦云占經七十四引許注鬼神失其臨按臨者或卽鑒臨之

西王母折

十二引折勝作折膝

鈔

飛鳥鎧翼走獸廢脚創夷也

○文典謹按北堂書

鈔百五十八引廢脚作廢足

言桀無道田獵煩數鳥獸悉被

雜文選於安城答靈運詩注江文通

山無峻幹澤無洼水峻幹美材也。佳水渟水言山澤不以時故也。

狐狸首穴馬牛放失田無

立禾

路無莎蘋莎草名也。莎蘋讀猿猴踏噪之踏狀如葭葭如葭也。○王引之云莎蘋本作蘋莎故高注

字劉績不能是正反移莎字之注於前以就已誤之正文斯爲謬矣。

莊本同莎與禾贏施爲韻各本贏作理乃後人所改辯見下施字古讀若婆娑之婆說見唐韻正若作莎蘋則失其韻矣。

金氣積聚折其鋒廉也。

璧襄無理金氣積聚望文生論衡量知篇云銅未鑄鏤曰積石是積爲礪樸之名金積卽金樸也。高釋爲金氣積聚望文生

訓與折廉之文不相貫矣。

○王引之云高解璧襄無理曰璧文襄重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璧讀辟也。○孫詒讓云王充

上禮篇無理作無贏案贏當作贏淮南原文當亦是贏字非理字

本經篇冠無觚贏之理高彼注云贏讀指端贏文之贏今本贏字皆誤爲贏莊本改爲贏是也晏子春秋諫篇觚贏作觚贏贏字古亦讀若贏故

與贏通也本經篇又曰贏鏤雕琢詭文回波贏鏤亦謂轉刻如贏文也故彼注云贏鏤文章鏤今本贏字

亦誤爲贏指端贏文今人猶有此語謂其文之旋轉如贏也璧形圓故謂其文曰贏久而漫滅故曰無贏

此注璧文上當有贏字贏璧文是釋贏字之義襄重是釋襄字之義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是統

釋璧襄無贏四字之義

文子作無贏而此注言無文碑故知其字之本作贏也後人不解贏字之義又見注內有無文理之語遂改贏爲理而不知注內璧文二字正釋贏字也且贏與禾莎施爲韻改贏爲理則

失其聲龜無腹磬空也象磬數鑽以卜故空盡無腹也言桀爲無道不修仁德由數占龜著策日施易曰

韻矣莫得吉兆也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又曰我龜旣厭不我告猶是也。

澗澗則

晚世之時七國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晚世春秋之後戰國之末七國齊燕趙韓魏秦也齊

人骸大衝車高重京

骸大鐵著其轎端馬被甲車被兵所以衝于敵城也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收其

異族縱橫間之舉兵而相角

蘇秦約縱張儀連橫南與北合爲縱西與東攻城濫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

人云故曰高重壘即其證也

注京觀也上當更有壘字文子上禮篇作高重壘是其明證矣高以上文言濫殺故謂重壘爲

京觀今秦衝車所以攻重壘所以守此二句別爲

一義高重壘卽所謂深溝高壘非京觀之謂也除戰道便死路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反名聲苟盛也

言百人行戰皆死。一人得還反也。一說百人行伐一反得勝爾。○文典謹按注一說百人行伐一反得勝人當作往涉上百人而誤也。蓋前說以人數言之後說以往反之次數言之也。若作百人則非其指矣。是故質壯輕足者爲甲卒。甲鎧也。在車廝役。士步曰卒。千里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廝徒馬圉。軻車奉餉。牛曰牧馬曰圉。軻推也。饋資糧也。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短褐處器物之人也。褐毛布如今之馬衣也。不完言軻讀楫拊之拊也。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民窮也。○陶方琦云後漢書王望傳注引短作袒。後漢書注列子釋文又引許注楚人謂袒曰袒。按說文袒豎使布長襦也。从衣豆聲。徐廣曰袒一作短小襦也。廣雅袍長襦也。說文以襦爲短衣。茲曰長襦乃稍長于襦。因別言之。袒與袒皆長于襦。故漢書貢禹傳注袒者謂僮豎所著布長襦也。與說文袒訓長襦同。○文典謹按袒本字短段字也。史記孟嘗君列傳而不得短褐索隱。短音豎。豎褐謂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便事也。文選王命論思有短褐之襲。漢書短道奮於首路。言不得已自奮勉而嚮路也。兵略篇曰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輶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正以首路連文。身枕格而死。格榜牀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榜之於格上。不得下。故曰奮首。○俞樾云高說可證此篇之誤。身枕格而死。王念孫云高說枕格之義非也。格音胡格。反與輶同。謂輶車之橫木也。晏康音胡格。反身枕格而死。謂困極而仆身枕輶車之木而死也。兵略篇曰百姓之挽輶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高彼注曰輶輶橫木也。挽輶首路而死。卽此所謂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也。人閒篇又曰羸弱服格於道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兵略篇作輶。此及人閒篇作格字異而義同也。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皆承上文羸車弊而言。若以身枕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天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王念孫云天而不天於人虐也。天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害。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征天下合而爲一家。○王念孫云天而不天於人虐也。天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害。羊二字。又引注云。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天於人虐也。蜀牛肉篆豕肉。唐害。

天字天下合而爲一家合上脫不字太逮至當今之時天子在上位天子漢孝武皇帝持以道德輔以仁義近者平御覽引此有不字文子上禮篇同

獻其智遠者懷其德拱揖指麾而四海賓服春秋冬夏皆獻其貢職天下混而爲一混子孫相代此五帝

之所以迎天德也夫聖人者不能生時時至而弗失也輔佐有能黜讒佞之端息巧辯之說除刻削之法去煩苛之事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消知能消除知能巧之能脩太常隳肢體絀聰明去其小聰明并大利欲者也

解意釋神漠然若無魂魄使萬物各復歸其根則是所脩伏羲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反復夫鉗且大丙

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一而不嚙喋苛

事也嚙喋猶深算也言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言掩雉雖不得當更從其上風順其道理也言可今不采取煩苛之事周書曰掩雉不得更順其風行與不猶當以道德爲本喻申韓之法失之也

若夫申韓商鞅之爲治也申申不害也韓非也商鞅公孫鞅三子之術皆爲刻削之法也擗拔其根蕪棄其本而不窮究其所由生何

以至此也鑿五刑爲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爭於錐刀之末錐刀之末謂小利言盡爭之也斬艾百姓殫盡太半斬艾百姓以草

木喻也不養之也殫病也太半過半也○莊達吉云凡數三分有二爲太半有一爲少半韋昭說也

而忻忻然常自以爲治忻忻猶自喜得意之貌也是猶抱薪而救火

鑿竇而出水○王念孫云出當爲止字之誤也欲止水而鑿竇則水從竇入而愈不可止若鑿竇而出水

則固其宜耳文子精誠篇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即用淮南之文又說林篇若被蓑而救

火毀瀆而止水毀當爲鑿太平御覽火部一引此已誤俗書鑿字或作鑿因誤而爲毀顏氏家訓書證篇說俗字云鼓外設皮鑿頭生毀瀆與竇同意林引此正作被蓑救火鑿瀆止水今據說林之止水以正出

字之誤并據此篇之鑿夫井植生梓而不容舟不容舟不過三月必死植謂材也椽杙于溝

竇以正說林毀字之誤申韓商鞅之所爲法比于梓條也○王念孫云梓當爲梓梓古鑿字也說文櫟伐木餘也商書曰若

木之有櫟或作鑿古文作梓梓字從木傘聲說文牽小羊也從羊大聲或省作全爾雅櫟餘也李巡曰

碑槁木之餘也。釋文：碑本或作梓盤庚。若顚木之有由蠱。釋文：蠱木又作碑。馬云：顚木而肄生曰碑。魯語：山不槎蘚。韋注曰：以株生曰蠱。蘚碑櫛並與梓同。是梓爲伐木更生之名。故本經篇高注曰：梓滋生也。又說文：粵木生條也。商書曰：若顚木之有粵梓。是條與梓義相近。故此篇云：井植生梓溝植生條。叔眞篇百事之莖葉條梓。高注云：梓讀詩頌苞有三蠱同。是其明證矣。又叔眞篇十人養之一人拔之。今本十誤作梓字。篆文作絲。隸變作梓形。與梓相似。因誤爲梓矣。

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無其本者也。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折曲六及文選海賦注引此並云：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

較今本爲長。○文典謹按：白帖六引河下亦有水字。潦水不泄。瀆濶極望。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瀆而無源者。曰無源瀆。讀燕人強春言敕同也。○莊達吉云：強春疑當作強秦。○俞樾云：者當作也。澤字絕句如而古通用。涸而枯澤者。如枯澤也。此言潦水雖瀆濶極望。然旬月不雨。則涸如枯澤矣。所以然者。以其受瀆而無源也。與上文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昆侖之輸也。正相對成義句末也。字誤作者。則文義轉似不了矣。○陶方琦云文選江賦郭璞注引作潦水。旬月不雨。則涸而枯澤受瀆而無源者也。又引許注瀆濶漏之流也。按管子宙合泉淵而不盡。注瀆濶漏之譬若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以奔月。姮娥妻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未及死。流也。江賦磴之以瀆濶。皆同許義。

云服之姮娥盜食之得仙。奔入月中爲月精也。奔月或作朾。肉藥朾肉。以爲死畜之肉。復可生也。○莊達歸藏云：昔常娥以不死之藥服之。遂奔爲月精。恒改爲常。是漢人避諱字。張衡靈憲作姮娥。說文無姮娥。諸本皆作恒。唯意林作姮。文選注引此作常。淮南王當諱恒。不應作恒。疑意林是也。○洪頤煊後人所造。○陶方琦云：文選郭璞遊仙詩注初學記引許注：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上虛夫人是也。初學記引許注：常娥羿妻也。逃月中蓋上虛夫人是也。初學記引許注：常常與恒義同。淮南王當諱處恒字。

許本是也。初學記文選補亡詩注御覽皆引淮南注有月一名夜光。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疑即此。申韓商藥處恆字。

許氏悵然有喪無以續之。言羿悵然失志。若有所喪。以續之也。何則？不知不死之藥所由生也。羿不知不死申。不死之藥。由出生也。不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知鞅之等不得治之根本。如乞藥矣。一說羿謂命在藥。不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鑿井。

卷七

精神訓原說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也本其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生有形故天地成焉○俞樾云惟乃憫字之誤隸書罔字或作罟故悞與惟相似而誤也悞像卽罔象也文選思玄賦誠汨瀟冥沛以罔象兮亦作象罔莊子天地篇乃使象罔象罔得之是也罔象乃疊韻字與下文湧鴻洞一律皆無形之象故曰罔象無形今作惟像無形義不可通乃高注訓惟爲思則其誤久矣湧鴻洞皆未成形之氣也芒讀王莽之莽芟讀校滅之校閔讀閔子騫之故曰莫知其門也○文典謹按御覽閔湧讀項羽之項鴻讀子贛之贛洞讀同游之同也皆無形之象昧幕幕閔閔三百六十引與今本合蓋許高本各異也

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二神陰陽之神也混生俱生也孔乎

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孔深貌於是乃別爲陰陽離爲八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離散也八極八方之

極剛柔煩氣爲蟲也精氣爲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

陰陽也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我尙何存言人死各有所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誘猶

骸有形故反其根歸土也我何猶常存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綱四時爲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謂道也二曰神明也三曰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設位陰陽通流萬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以腹爲陽身中空虛和氣所行爲陰故腎雙爲陽故心特陰陽與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致太平也故曰一月而膏始育如膏也○文典謹按御覽三百六十三引膏作氣二月而朕謹按御

覽朕三月而胎四月而肌○王念孫云文子九守篇作一月而膏二月而脈三月而胚四月而胎廣雅釋作血親作一月而膏二月而脂三月而胎四月而胞與此或同或異又爾雅釋詁釋亦與今本異○文典謹按御覽肌作胞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

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

肺象朱雀朱雀火也

腎主鼻

腎象龜龜水也

水所以通膽主口

膽勇者決所

肝主耳

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

○王念孫云文子作肝主目

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說肝腎肺之

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卽承此文言之則此當有脾主舌一句但未知次於何句之下耳白虎通義亦曰脾繫於舌外爲表而內爲裏開閉張歛各有經紀魯也故

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

四時春夏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說八方中央故

曰九解○俞樾云高注九解有三說當以八方中央之義爲塙天文篇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

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顥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卽

此九解矣解者分也謂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爲九也○文典謹按高注之一三百六十

說多卽許注御覽三百六十引注云九解者八方中央也與高注第三說正同卽許君注也

上旬加六字因併下句而加之也不知三百六十日但舉大數言之繫辭傳曰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

當期之日是也若人之骨節則諸書皆言三百六十呂氏春秋本生篇曰則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達鬱

篇曰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公孫尼子曰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皆

其證矣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曰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分今本分作六亦是後人

所改上文云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卽其證今依上文改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淮南

天文篇亦曰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此皆以十二統三百六十

猶十二律之統三百六十音也見天文篇不得言三百六十六明矣

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

太平御覽引此已誤文子九守篇正作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節

瞻爲雲瞻金也金石雲之所出故爲雲肺爲氣肺火也肝爲風風注肝木也本作脾木也脾爲雷本作肝爲

之也。上注曰：肝，金也。是高不以肝爲木也。時則篇：春祭先脾。注引一說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是脾爲木也。說詳經義述聞月令：脾屬木，而木爲風生。故曰：脾爲風，脾爲風，則肝爲雷矣。五行大義論人配五行篇：及御覽人事部一引此並作脾。腎爲雨，腎水也。因水故雨。雨或作電，脾爲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爲之主。爲風，肝爲雷。文子九守篇同。

心土也。故爲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踴鳥。踴猶蹲也。謂三足烏。踴讀踴巍之踴。○文四行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踴鳥。踴猶蹲也。謂三足烏。踴讀踴巍之踴。○文足烏也。北堂書鈔百四十九引：趾作止。餘同。趾古通用。疑亦許君注也。而月中有蟾蜍。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者迫也。薄讀享薄之覽作厚薄。古字厚與享形近而誤。○文典謹按傳寫宋本享正作厚。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五星熒惑太白歲星辰則州國受其殃也。餘準此。夫天地之道至絃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息止○熏當爲勳。勳勞二字連文古人常語。主乎勤而言之。則勞亦勤也。禮記明堂位篇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於天下。言有勳於天下也。主乎勞而言之。則勤亦勞也。此文曰：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言不能久勞而不息也。文子九守篇作何能久燭而不息。蓋由後人不達古語而改之。○孫詒讓云：熏勞無義。熏當作勤。勤攬其半爲薰。又譌作熏。遂不可通。文子九守篇襲此文作何能久燭而不息。亦非御覽三百六十三引文子作人之耳目。何能久勤而不愛。文亦有譌而勤字可正文子及淮南此文之譌。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既盡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專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省矣。胷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言己之敦志。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爲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也亦入。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心無欲也。而不見也。○俞樾云：守當作得。言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者。或得

得少。正承此而言。今作守之。失其義矣。一切經音義一引衛。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宏古文官書曰。尋得二字同體。尋與守相似。故誤爲守耳。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王念孫云。氣可言五藏之使候。志不可言五藏之使候。於五藏而不外越。則智腹充而嗜欲省矣。下文曰。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故曰。血氣者。五藏之使候。文子九守篇。正作血氣。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莊達吉云。不定本亦作不寧。下同。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多情欲故。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丘山諭大。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爲也。猶尙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言難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不視也。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不聽也。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病傷滋味也。○王念孫云。使口爽傷。本作使口厲爽。注本作厲爽病傷滋味也。後人以韻書爽在上聲。與明聰揚三字音不相協。故改厲爽爲爽傷。不知爽字古讀若霜。正與明聰揚爲韻。衛風氓篇女也不爽。與湯裳行爲韻。小雅蓼蕭篇。其德不爽。與瀼羌忘爲韻。楚辭招魂厲而不爽。與方梁行芳羹漿餽餧涼妨爲韻。案爽字古皆讀若霜。毛詩楚辭而外不煩觀繆。故老子五味令人口爽。亦與盲聾狂妨爲韻。而莊子天地篇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卽淮南所本也。且爽即是傷。若云使口爽傷。則是使口傷傷矣。文子九守篇。作使口生創。亦是後人所改。乃既改正文之厲爽爲爽傷。又改注文之厲爽爲爽病。甚矣其謬也。諸書無訓。爽爲病者。又高注不明。視而昏也。不聽。聽而無聞也。厲爽病傷滋味也。飛揚不從軌度也。皆先列正文。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志氣日耗。越。

猶亂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夫惟能無以生爲者則所以脩得生也。言生生之厚者何必極嗜欲淫濫無厭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殞以刑辟之脩生者得長生也淮南以父諱長故變長言脩耳文子九守篇正作得長生是其證今作脩得生本作得脩生得成義矣高注曰無以生爲者輕利害之鄉除情性之欲則長得生矣○俞樾云脩得生本作得脩生得脩生者得長生也淮南以父諱長故變長言脩耳文子九守篇正作得長生是其證今作脩得生則文不改之正文而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爲一總合同萬物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上一道也下一物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爲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與邪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又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爲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亦當以何益乎其殺我也將以何損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坯矣將無所違之矣言既以我爲人無所離之喻不求亦不避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王念孫云孰知下有脫文劉本其生我也不彊求已不惡生也其殺我也不彊求止言不畏死欲生而不事治憎死而不辭故不辭也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人有惡賤己者已不憎也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資時也一曰性也極急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文典謹按十二引棺作櫬意林引作生有七尺之形死爲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夫造化者之擾援物也援撮也○陶方琦云文選長笛賦注引作陶人之克埏埴又引許注埏杼也杼當是

柔也。聲類挺柔也。蕭該漢書音義引許注作挺抑也。抑亦揉之譌。文埴之訓土說文埴黏土也。老子河上注埴土也。釋文引杜弼曰：埴黏土也。司馬曰：埴土可以爲器。字林埴土也。黏土爲埴。兵略訓陶人之化埴。許注陶人復變爲埴土不能化埴土也。亦以土訓埴。其取之地而已爲益盜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也。與其爲益盜亦無以異矣。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六苦

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尙道

空虛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就易故不憎也。窊水小去易小消就不消故不樂也。洿水猶澗水也。苦猶疾也。一說言各自安其處也。及其轉易亦無憎樂也。○陶方琦云：御覽三百七十一引許注洿澗也。按此

高承許說或卽羼入之許注說文洿濁水不流也。一曰窪下也。廣雅洿深也。與洼同字或作窪說文洼深

池也。又窪曰窪也。與洿之訓窪同。澗水之訓澗乃窪之誤字。澗或作澗與窪相似方言洿洼也。大戴禮少

問篇洿池土察注洿窪也。老子釋文顧注窪也。並作窪御覽所引亦據誤本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事夫悲樂者德之邪

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王念孫云：暴當依文子九守篇作累字之誤也。上文曰好憎

篇曰：喜怒者道之邪亂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語意略與此同。故曰：其生也天行似天氣也。其死也物化變化也。靜則與陰俱

閉動則與陽俱開。○王念孫云：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本作與陰合德。與陽同波後人以原道篇云與陰俱

用韻若如後人所改則失其韻矣。文子九守篇靜卽與陰合德。動卽與陽同波。卽用淮南之文莊精神澗

子天道篇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刻意篇同又淮南所本也。精神澗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極盡也。散雜亂貌。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

蹶精用而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

半壁曰

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直猶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
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煥和以順于天。天煥火也。向火中炎和氣以順天道也。煥讀供養之養。
德爲鄰。際合也。不爲福始。不爲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己。故曰至神。動治其內。守精也。不識其神也。
者性合于道也。真人者伏羲黃帝。老聃是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外不好憎也。
明白太素。無爲復樸。體本抱神。以游于天地之樊。樊崖也。樊讀麥飯之飯也。茫然彷佯于塵垢之外。芒讀王莽之莽而
消搖于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知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爲變。不爲變者同死生也。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移抱矣。揜抱猶持著也。言不以天地養育萬物故強與持著守其純熟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瑕猶聲也。其見利欲之來也。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內守也。○王念孫云。正師篇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卽淮南所本。叔真篇又云忘肝膽。遺耳目。當爲亡字之誤也。亡與忘同。忘
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見事亂者止之。亂不能眩。眩讀其見利欲之來也。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能審順之。故不與物相雜糅也。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言精神內守也。○王念孫云。正師篇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卽淮南所本。叔真篇又云忘肝膽。遺耳目。當爲亡字之誤也。亡與忘同。忘
知所爲行。不知所之。言志意無所繫。渾然而往。遂然而來。渾轉行貌。遂謂無所爲忽然往來也。遂讀詩綠衣之綠。心志專于內。通達耦于一。一者居一道也。本或誤作遠。非是。遠讀如景之效。謂如景之效形也。效與燿爲韻。若作放則失其韻矣。○王紹蘭云。放當爲歛字之壞也。說文放部歛光景流也。从白从放。讀若歛。从白故爲光景。从放故爲流。然則淮南本作如景之歛。謂如景之流。許解歛爲光景流。正取此爲義也。文子九守篇亦本作歛。傳寫者多見效。寡見歛。又以效與歛韵。因誤歛爲效。不知歛讀若歛。正與燿爲燿。燿讀如景之燿。燿爲韻。若作放則失其韻矣。是知劉本

放爲效。放固失之。以道爲紈。有待而然。訓者法也。以道待萬物。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無所容與。於情欲也。而而效亦未爲得也。以道爲紈。有待而然。故曰有待而默默如是。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於情欲也。而

物無能營。

營惑也。一曰亂。

廓惄而虛清靖而無思慮。不勞精神。

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言體道之人。閉情守虛。雖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

客也。視毛嬌西施。猶顛醜也。至尊謂帝王也。故曰窮寵也。行客猶行路過客。毛嬌西施皆古之美人。顛頭

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顛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顛醜。言極醜。

也。○莊達吉云。顛頭見周禮說文解字。有顛云醜也。又有嫫杜林亦以爲醜。○王引之云。石礫本作礫石。

說文。礫小石也。逸周書文傳篇云。礫石不可穀。楚辭惜誓。相與貴夫礫石。王注云。相與貴重小石也。韓詩

外傳云。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皆其證也。石與客魄爲韻。若作石礫。則失其韻矣。古韻石在鐸部。

礫在藥部。兩部絕不相通。此非精於三代秦漢之音者。不能辯也。顛醜本作供魄。此魄誤爲醜。醜與魄草

書相似。後人又改供爲顛耳。後人以荀子非相篇面如蒙供。楊倞曰。供方相也。周官方相也。周官方相也。周

頭魑與顛俱同。遂誤以供爲供頭之供。又以說文供頭字作顛。故改供爲顛。不知供醜本作供魄。乃請雨

之土人。非逐疫之顛頭也。供魄一作欺魄。又作欺顛。列子仲尼篇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張湛曰。欺魄土

人也。釋文曰。魄片各反。字書作欺顛。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注曰。淮南子曰。視西施毛嬌猶供魄也。高誘

曰。共魄。請雨土人也。皆其明證矣。視毛嬌西施如供魄者。謂視如土偶。非謂視如顛頭也。且魄與石客爲韻。若作顛醜。則失其韻矣。集韻供字注云。淮南祈雨土偶人曰供。但言供而不言供魄似所見本魄字已誤作醜。然供字尙未改作顛。且高氏請雨土人之注。以死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方類也。○俞樾云。文

亦未嘗改也。今則正文旣改。而高注亦非其舊矣。

爲一化。當從之。言生之數。雖有千。而以爲一。也。以千生爲一化。以萬物爲一方。質也。子九守篇作以千生

相儼。而意亦相準。若作死生。則不類矣。且以死生爲一化。義亦未安。當據文子訂正。

同精於太清之本。而游於忽區之旁。忽區忽恍。無有精而不使。有神而不行。不濁其精。不勞其智。不萌無思念也。

讀渾不散之貌。渾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其寢不夢。神內守也。其智不萌。無思念也。

其宅反覆終始。不知其端緒。甘瞑太宵之宅。而覺視于昭昭之宇。○文典謹按。甘瞑下當有子字。始與下

于大霄之宅文雖小異然足補今本歛失
大道之處冥視昭昭矣無委曲之隅居而無容處而無所
無形埒之野冥冥無形象之貌也其動無形其靜無體無形得見也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無形得見也處無常所

不同形相嬗也。嬗傳也。萬物之形不終始若環。莫得其倫理也。道也。此精神之所以能登假於道也。假也。上至于道也。是故真人之所游。○俞樾云。是故真人之所游。本作是真人之游也。乃結上之辭。文子九或作蝦蟇雲氣。守篇亦有此文大略相同。結之曰。此真人之游也。乃其明證也。下文曰。若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鳬浴蟻躍。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高注曰。是非真。若吹向。

人之道也。若如今本作是故真人之所游則下文云云皆爲真人之道矣其謬殆甚不可不正。有以謂呼吸吐故內新熊經鳥伸鳬浴蛇蹠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游行也經動搖也伸頸伸也若此養形之人導引其神屈伸跳

司日夜養形者耳。不足以亂真人之心也。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充實也。體道人同。

害也與物爲春言養物也。則是合而生時于心也。若是者合于道生四時化其心也。言不干時害物也。○劉繡云文子作則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莊子作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則干乃于字之誤。○王念孫云高注生四時化其心也。當作生四時之化于其心也。此是釋生時于心之義。生時

子心而與物爲春。則是順時以養物。故注又云。言不干時害物也。今本正文于字作干。卽涉注文干時而誤。○文典謹按劉王說是也。宋本于正作于。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戒備也。人形體備具。戒或作革。革改也。言人有綴宅而形該有改更而卒比也。心渝神不遺寫也。有綴宅而

形體有改易而性性也。心呻吟而福不持命也。是也。宋本于正竹子。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卽淮南所本。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爲。言病癩者形生神在故趨不變。王禮具存。故曰不虧。但清神散越耳。故曰神也。或乍介介。彼甲者豐介者不詳。而能趨于步。故曰不變也。

有所遠徙也。○莊達吉云：錢別駕云：癩或作介者，介卽兀字。莊子有兀者王駘，或作介是也。雖于高注之

外闢一解與本文義更覺切近故形有摩而神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移而未始有極形滅猶死也神變歸於無不化者精神化者形骸死者形爲灰土爲日化也生者豈木也使木生者天地猶充形者之非形也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者道喻道之人若天氣未嘗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化者萬物也萬物有變故曰則化死也下所生者萬物矣化物者道也道不化故未嘗化也所輕天下則神無累矣輕薄天下寵勢之權者許由是細萬物則心不惑矣以萬物爲小事而弗欲故心不惑物也齊死生則志不懼矣齊等也不畏義死不樂不義生同變化則明不眩矣眩衆人以爲虛言吾將舉類而實之實人之所以樂爲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便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四方而加木曰榭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樸采也桷椽也不斲削加宓石之素題者不加采飾不枅者不施櫛麗美也樸或作樸桷或作桷二形相近故誤爲樸桷卽今椽栗字也說文曰桷桷實又曰桷柔也其實草今借用早字俗作阜一曰桷又曰草斗樸實一曰桷斗高注呂氏春秋恃君篇曰桷早斗也其狀似栗應劭注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樸采木也韓子五蠹篇曰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引韋昭漢書注曰采椽樸榱也合觀諸說樸一名桷一名柔一名采其實謂之早亦謂之桷是桷爲采實而非采也然司馬彪注莊子齊物論篇云李椽子也李與柔同則采亦謂之桷矣故韓子言采椽不斲此言桷不斲而高注亦訓桷爲采也又案說文桷字今書傳皆作桷蓋後人所改也此桷字若不誤爲桷則後人亦必改爲椽矣○文典謹按珍怪奇異○莊達吉云奇異本皆作奇味唯藏本作異○王念孫文選魯靈光殿賦注引素題作桷題相對下文文繡狐白指衣服言之與布衣鹿裘相對此文珍怪奇味指飲食言之與糲粢藜藿相對若題相對下文文繡狐白指衣服言之與布衣鹿裘相對此文珍怪奇味指飲食言之與糲粢藜藿相對若盧諶詩注引此並作奇味○文典謹按王說是也北堂書鈔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也糲粢

穠也燭讀賴恃之賴。粢讀齊襄之齊。○王紹蘭云：粢當爲粢說。文米部無粢字。禾部齊稷也。从禾齊聲。粢或从次。是粢卽齊之或字。於穀爲稷。故高注粢稷也。古者以稷食爲疏食。故粢與粗穠之穠對文說文。穠粟重一石爲十六斗。大半斗春爲米一斛。曰穠从米萬聲。作穠者今字也。經典盛之粢通作粢。其字从米非穠粢之義。此文粢字據注訓穠知高誘所據舊本原作从禾之粢。後人多見粢寘見粢途併注文字皆改从米耳。注中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任讀任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傳若解重負然。○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十一非直辭讓誠無以爲也。此憂俠之任也。禹南省方濟于江。四方也。濟渡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輕天下之具也。禹南省方濟于江。巡狩爲省。省視。四方也。濟渡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于天。竭力而勞萬民也。勞憂。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人壽蓋不過百年。故曰寄死滅沒。蝘蜓也。或曰守宮。東方朔射覆對武帝曰：謂爲龍無有角。謂爲蛇而有足。蝘蜓脈脈喜緣壁。非守宮卽蝘蜓是也。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壺子林見其徵。神在男曰覲。在女曰巫。巫能占骨。吉凶之氣。故見其兆徵徵應也。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列子鄭之弟子也。壺子持以天壤。言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矣。名實不入。機發於踵。名爵號之名實。幣帛貨財之報白也。壺子持以天壤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矣。名實不入者心不恤也。機喻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恐懼。○陶方琦云：列子釋文引許注機發不旋踵。按所引非全文。說文主發謂之機。从木幾聲。子來字之誤也。子來事見莊子大宗師篇。其文曰：子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友。又曰：俄而子與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項。句贊指天也。腸肝腎也。迫薄至于頤也。兩脾下在上軀正員也。膾讀精神歇越無之歇也。燭陰華也。營其竅也。上指天也。燭營讀曰括撮也。○俞樾云：子求當作子來。字之誤也。子來事見莊子大宗師篇。其文曰：子祀子與子犁子來四人相與友。又曰：俄而子與有病。又曰：俄而子來有病。喘然將死。淮南所見莊子其子與有病子來有病兩文蓋與今本互易。故以僂僂之病屬之子來也。莊子釋文引崔譏云：淮南作子永抱朴子博喻篇亦云子永歎天倫之偉顧氏千里以作永爲是。誠知其當爲子來則求與永並屬形似之誤。求固非而永亦未是也。說互詳莊子。○孫詒讓云：

注腸肝腎也。古無此訓。腸肝當作鬪骭。廣雅釋親云。鬪骭。或也。靈樞經骨度篇云。結喉以下至缺盆長四寸。缺盆以下至鬪骭長九寸。是鬪骭正當腎間。故高云。鬪骭腎也。但據靈樞則缺盆鬪骭並雙字爲名。不當單舉鬪言之。且頤在鬪骭上。而云下迫於義。亦乖竊疑。正文本作腸。肝或捲肉形作子。又譌爲下。遂不可通耳。匍匐自闕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爲此拘拘邪。偉哉。猶美哉也。造化謂天也。拘拘好貌。

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以其觀禹之禪舜。

志。乃知天下之細也。以其視龍猶蝘蜓也。○王念孫云。天下之細。天下當爲萬物。此涉上天下之輕而誤解重負。然此輕天下之具也。禹視龍猶蝘蜓。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此文知天下之輕承上堯。輕天下而言。知萬物之細。則承上禹。細萬物而言。今本萬物作天下。則與上文不合。原壺子

之論。乃知死生之齊也。論持以天壤也。見子求之行。乃知變化之同也。行匍匐窺子。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

之塗。倚于不可拔搖之柱。行于不可關閉之塗。言無不通。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往而無至。而不通。至而生不足以

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違也。禍福利害。千變萬紝。轉。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

主之字多相亂。鳳凰不能與之儻。而况斥鷃乎。儻。偕也。斥澤之鷃雀。飛不出頃瞬。喻弱也。○陶方琦云。文

弱也。按說文。鷃雀也。从鳥安聲。許注。飛不過一尺。正釋尺之義。與高本作斥。異。文選宋玉對楚王問。尺澤

之鷃。注。尺澤言小也。夏侯湛抵疑。尺鷃不能陵桑榆。亦作尺。然尺斥古字通。莊子釋文。斥鷃关之司馬。注。

小澤也。本亦作尺。一切經音義。二十二尺。鷃長。惟尺。卽以名焉。一作斥小澤也。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不足以槩志。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

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字平仲。齊大夫也。崔杼殺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殖華將

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華周皆齊士。爲君伐莒。莒人圍之。壯其勇。故晏子可迫以

仁而不可劫以兵。晏子不從崔杼之盟，將見殺。晏子曰：「句戲何不爲？」利動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亾恐也。彼則直爲義耳，而尙猶不拘於物，又况無爲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爲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爲尊，故讓位。札長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也。讓公子子罕不以玉爲富，故不受寶。子罕宋戴公六世之孫，西卿士之子，司城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子也。不貪爲寶。子以玉爲寶，若與我，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爲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故，曰：「不受寶也。」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淵。務光，湯時隱士也。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殺其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務光因抱石自投於深淵而死。由至觀之，至貴不待爵。以至貴許由，由務光是也。至富不待財。以至德見富，若楚狂接輿是也。王聞其賢，使者齋。天下至大矣，而以與故曰：「不待爵也。」金百溢聘之，欲以爲相，而不受。故曰：「至富不待財也。」由與佗人也。是身至親矣，而棄之淵，是也。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或作私，私獨受也。此之謂無累之人，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爲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乃足羞也。觀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之書。許由輕天下不受焉，用此書爲故，曰廢矣。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訟閒田者慙矣。訟閒田者，虞芮及暴桓公蘇信。公是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汚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貪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義死君親之難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缶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窮鄙之社，第卷之小社也。盆，缶，瓦器，叩之有音聲，故曰自以爲樂也。○文典謹按：窮鄙北堂書鈔八十七、一百一十一、藝文類聚三十九、御覽五百三十二、五百八十四引並作窮鄙，與今本合。疑古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缶之足羞。百八十六、七百五十八引作窮鄙，與今本合。疑古本作窮鄉，後人據已誤之，本改御覽，而未能遍耳。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缶之足羞。

也。仍不得志之貌。仍或作盼盼。猶聞也。○莊達吉云。乃性仍。仍然性本皆作始。○王念孫云。性字義天。地之間。又曰。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管子版法篇曰。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莊子馬蹄篇曰。民乃始蹠。跂好知爭。歸於利。在宥篇曰。之八者。乃始鬱卷偷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荀子儒效篇曰。狂惑懲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王自聽之亂。乃始生。呂氏春秋禁塞篇曰。雖欲幸而勝禍。乃始長。乃始猶然後也。藝文類聚禮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七禮儀部十一樂部二十二器物部三引此並作乃始。又本經篇愚夫春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爲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案乃始二字之間不當有使字。此因始使聲相亂而誤衍也。主術篇曰。故民至於焦脣沸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所由生矣。是其證。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缶之徒也。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建鼓樂之大者。○王念孫云。夫以天下爲者。以上當有無字。無以天下爲者。其於世俗之學者。猶建鼓之於盆缶也。今本以天下脫無字。則義不可通。文子九守篇正作無以天下爲者。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尊勢窮位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天下至大。非手所據。故不言手也。使得據天下之圖籍。行其權勢。而刎喉殺身。雖愚者不肯爲也。故曰。生貴于天下矣。○王念孫云。尊本作貴。此涉上文尊勢厚利而誤也。此言生貴而天下賤。非言尊而天下卑。高注故曰。生貴於天下。卽其證。呂氏春秋知分篇注引此亦作貴。泰族篇亦云。身貴於天下。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也。接續也。蓋覆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虧損美過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爲之減也。減少腹滿。而河水不爲之竭也。竭盡。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爲之飢。與守其簞。有其井一實也。簞。筭受穀器。井。家人之井水也。簞讀顚孫之顚也。○莊達吉云。說文解字合。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已說在原道訓。大憂內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爲大通清目而不

以視清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知故覺而若昧以
生而若死昧暗也厭也楚人謂厭爲昧喻無知也○王引之云昧與厭義不相近昧皆當爲昧音米字之
誤也注中暗也二字乃後人所加說文瞞寐而厭也字通作昧西山經鵠鵠服之使人不昧郭
璞曰不厭夢也引周書王會篇云服者不昧莊子天運篇波不得夢必且數昧焉司馬彪曰昧厭也是昧
與厭同義故高注亦云昧厭也楚人謂厭爲昧後人不知昧爲昧之謬而誤讀爲暗昧之昧遂於注內加
暗也二字何其謬也且昧與死體爲韻若作昧則失其韻矣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言人之未生時欲同死生
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鑪雷負籠土繇役也今河東謂治道爲繇道揭舉也鑪斫也雷鐸也青州謂之鐸有
籠字解字又曰鑪相屬讀若媯蓋因讀鑪爲媯因之誤爲鐸也○文典謹按御覽三百八十七引鑪作錢說文錢銚也古田器詩周頌痔乃錢鏤傳錢銚也
鹽故曰鹽汗薄迫也氣衝喉也當此之時得疾越下則脫然而喜矣○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五十八引許君注云楚謂
兩樹交會其陰曰越玉篇楚謂兩木交陰之下曰樾卽用此注也越樾古同字孫輯許注未收此條巖穴
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按也叩或作跼跼讀車軻之鞠○孫詒讓云疵
癥復疑是疵之誤急就篇云疵瘕顛疾狂失聲蹠蹠通夕不寐忘寐不能自禦注引夕作旦當此之時增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
夜之寧非直一嚨之樂也謂得安臥極夜者樂于一嚨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劫知養生之和
則不可縣以天下養生之和謂正道也已脩正道不惑之以死不能使之畏死言不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言不貪利欲之物也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爲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
又况不爲冰乎不如未爲牆冰之時偃能變也自無蹠有自有蹠無有形至無形也至無形謂死生變化也終始無
死言不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言不貪利欲之物也牆之立不若其偃也又况不爲牆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

端莫知其所萌。非通于外內。孰能無好憎。好憎情欲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言天無有垠外而能爲之外喻極大也。無

內言其小小無內。而能爲之。

能知大貴。

何往而不遂。

入于無間。

故曰何往而不遂。

大貴謂無內之內也。

言道至微。

能出

內道尙微妙。

故曰至貴也。

能知大貴。

何往而不遂。

入于無間。

故曰何往而不遂。

遂通也。

衰世湊學不知

原心反本。

湊趨也。

趨其末。

不脩稽古之典。

苟

原心反本也。

直雕琢其性。

矯拂其情。

以與世交

直猶但也。

雕琢其天性。

拂

人交也。

故目雖欲之。

禁之以度。

心雖樂之。

節之以禮。

趨翔周旋。

詔節卑拜。

肉凝而不食。

酒澄而不飲。

外束其

形內總其德。

○王念孫云。總字義不可通。總當爲愁。愁與擎同。鄉飲酒義。秋之爲言愁也。鄭注愁讀爲擎。

擎

擊也。

說文擎束也。

外束其形。

內擎其德。

其義一也。

倣真篇內愁五藏外勞耳目義亦與此

同俗書總字或作搢。

又作搢。

與愁相似。

愁誤爲憇。

後人

錯陰陽之和。

而迫性命之情。

故終身爲悲人。

悲哀

之學。

達至道者則不然。

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

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

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

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

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而便性者不以滑和

滑亂○莊達吉云。諸本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王念孫

因改爲總耳。

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東其形內愁其德

也謂哀

衰世

達至道者則不然。

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

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

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

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

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而便性者不以滑和

滑亂○莊達吉云。諸本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王念孫

因改爲總耳。

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東其形內愁其德

也謂哀

衰世

達至道者則不然。

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

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

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

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

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而便性者不以滑和

滑亂○莊達吉云。諸本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王念孫

因改爲總耳。

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東其形內愁其德

也謂哀

衰世

達至道者則不然。

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

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

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

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

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而便性者不以滑和

滑亂○莊達吉云。諸本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王念孫

因改爲總耳。

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東其形內愁其德

也謂哀

衰世

達至道者則不然。

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

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

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

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

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而便性者不以滑和

滑亂○莊達吉云。諸本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王念孫

因改爲總耳。

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東其形內愁其德

也謂哀

衰世

達至道者則不然。

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

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

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

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

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而便性者不以滑和

滑亂○莊達吉云。諸本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王念孫

因改爲總耳。

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東其形內愁其德

也謂哀

衰世

達至道者則不然。

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

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

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

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

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而便性者不以滑和

滑亂○莊達吉云。諸本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王念孫

因改爲總耳。

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東其形內愁其德

也謂哀

衰世

達至道者則不然。

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

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

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

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

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而便性者不以滑和

滑亂○莊達吉云。諸本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王念孫

因改爲總耳。

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東其形內愁其德

也謂哀

衰世

達至道者則不然。

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

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

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

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

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而便性者不以滑和

滑亂○莊達吉云。諸本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王念孫

因改爲總耳。

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東其形內愁其德

也謂哀

衰世

達至道者則不然。

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

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

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

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

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而便性者不以滑和

滑亂○莊達吉云。諸本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王念孫

因改爲總耳。

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東其形內愁其德

也謂哀

衰世

達至道者則不然。

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

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

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

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

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而便性者不以滑和

滑亂○莊達吉云。諸本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王念孫

因改爲總耳。

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東其形內愁其德

也謂哀

衰世

達至道者則不然。

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

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

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

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

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而便性者不以滑和

滑亂○莊達吉云。諸本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王念孫

因改爲總耳。

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東其形內愁其德

也謂哀

衰世

達至道者則不然。

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

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

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

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

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而便性者不以滑和

滑亂○莊達吉云。諸本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王念孫

因改爲總耳。

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東其形內愁其德

也謂哀

衰世

達至道者則不然。

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

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

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

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

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正樂而不爲樂言皆爲之樂也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

而便性者不以滑和

滑亂○莊達吉云。諸本作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王念孫

因改爲總耳。

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東其形內愁其德

也謂哀

衰世

達至道者則不然。

理情性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

言其守虛執持不欲之情

性則無有所欲而不得也。

心有不樂無樂而不爲

言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p

有斯
疾也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文典謹按文選王康琚反招隱詩注引作顏回天故子夏見曾子
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
肥道勝不惑縣子富貴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也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此志子
直猶但也○王念孫云貪上當有不字直下不當有宜字宜卽直之誤而衍者也高注宜字亦當爲
直直之言特也言子夏非能不貪富貴不樂侈靡特以義自強耳特但一聲之轉故云直猶但也雖情
心鬱憤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故莫能終其天年義以自防故情心鬱憤不通形性屈竭也以不得止而自勉強故無能終其天年之命也若夫
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委棄也不以處大廓之宇
游無極之野廓虛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夫豈爲貧富肥臞哉故
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情欲也已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富
貴于我如浮雲也夫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鬚蛇以爲上肴中國得而
棄之無用鬚蛇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爲上肴○文典謹按御覽九百三十三引鬚作蚺注同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文主之所以殘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爲天下笑未嘗非爲非欲也夫仇由貪大
鐘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晉智襄子欲伐之先賂以大鐘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鐘爲和親智
猶夷狄之國按說文公字下云臨淮有公猶縣字亦作猶與此注作猶正合國策作仇由高注云或作仇
誘注曰公由狄國亦同作由呂覽權勳作內蘇注云或作仇曾曾卽猶字故高注云或作也虞君利垂棘
之璧而擒其身晉大夫荀息謀于獻公以屈產之馬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貪璧馬假晉道旣滅虢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君死位曰滅故曰擒其身也獻公豔驪姬之

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娣，好色。曰：「美好體曰豔。」豔其色而嬖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卒五公子爭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五月不葬，故曰：「不以時葬也。」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胡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之，先遣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去戎來適秦。秦伐戎，得其上地。上地美地也。使此五君者適情辭餘，以己爲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五君仇由、虞公、晉獻、齊桓、胡不治矢？言不爲而得用之，然則爲者不得用之。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爲轡也。知冬日之箇，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爲塵埃矣。箇扇也。楚人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卷八

本經訓本始也。經常也。本經造化出于道治亂。之由得失有常，故曰本經因以題篇。

太清之始也。和順以寂漠。清靜也。太清無爲之始者。謂三皇之時和順，不逆天暴物也。寂漠不擾民。○太王清之治如此也。高注當云：「太清」句，無爲之治也。句今本作太清，無爲之始者。文不成義，後人所改也。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此並作太清之化。又引高注曰：太清無爲之化也。治字作化，避高宗諱也。則其字之本作治明矣。太平御覽天部十五引作太清之始，亦後人依誤本改之。其竹部一引正作太清之治。文字下德篇作清靜之治者，和順以寂寥質真而素樸是其明證矣。○文典謹按王說是宋本始正作質真而素樸，閑靜而不躁。推移而無故。質性也。真不變也。素樸精不散也。在內而合乎道，出外而調于義。在內者志在心平，欲故能合于道。出于外者身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發作也。動行也。文文，所履行也。行不越規矩，故能調義。義或作德也。發動而成於文，行快而便於物。發作也。動行也。文文，事也。○文文，

也。電霆爲一類，雹霰爲一類。呂氏春秋仲夏篇云：雹霰傷穀，故言降唐也。文子上禮篇作雹霜，爲害是其證。○文典謹按：王說是今正氣霧霜雪不霽也。而萬物燁天，燁之害不止則萬物。萬物燁，燁穢聚塙。茂草曰：萬木聚曰榛積，之名爾。雅釋地：田一歲曰蓄，孫炎曰：蓄始災殺其草木也。榛穢連文其義相同。漢書揚雄傳注曰：榛榛梗穢貌是也。蓄榛穢聚塙，皆三字爲句言。榛穢之區，皆災殺之而集成塙。下云：芟野莢長苗秀是此四句皆言治田之事。蓄榛穢故芟野莢聚塙，故長苗秀也。下文曰：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正芟野莢長苗秀。芟殺也。莢草也。苗稼也。不榮而實曰秀也。○見其殺草之多若從高注則與下文不貫矣。王引之云：野草多矣，不應獨言莢莢當爲莽。○隸書莽字作羨，與莢極相似，故誤爲莢。說文作卉，衆艸也。故野草謂之野莽。下文野莽白素楚辭九歎：遵塈莽以呼風是也。（塈與野同）。注：莢草也。亦當作莽草也。泰族篇注：莽草也。正與此同。草木之句萌銜華戴實而死者不可勝數。乃至夏屋宮駕縣聯房植也。夏屋大屋也。縣聯聯受雀頭著桷者，一曰辟帶字，辟帶之義見楚詞九歌。○王念孫云：縣皆當爲縣字之誤也。隸書縣縣二字相似。說見原道旋縣一條下說文：櫺屋櫺聯也。又曰：櫺秦名屋櫺聯也。齊謂之櫺。楚謂之桮。方言：屋桮謂之櫺郭樸曰：卽屋櫺也。亦呼爲連縣。連縣猶縣聯語之轉耳。釋名：櫺旅也。連旅旅也。或謂之櫺櫺縣也。縣連棟頭，使齊平也。上入曰齊頭形似齋頭也。皆足與高注相證。櫺與縣聯與連並字異而義同。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三十四引此正作縣聯。○孫詒讓云：駕當爲架之誤。後文云：大構駕輿宮室。注云：駕材木相乘駕也。文選鮑照蕪城賦：李注引彼文駕作架。此宮駕字誤與彼同。櫺櫺檻題也。櫺桷也。檻頭也。題頭也。琢刻鏤喬枝菱阿。夫容菱荷阿。曲屋夫容蕩華也。菱菱角交蕩也。荷夫渠也。○俞樾云：高注曰：阿曲屋不矯曾燒芒繁紛擎。選吳都賦注引許注：擎亂也。按說文：擎牽引也。牽引卽有亂義。以相交持。公輸王爾無枝上凌於曲阿也。凌字之義易明，故不煩訓。釋後人五采爭勝流漫陸離也。陸離美好貌。和脩掞曲拔天琢下句言：芟荷遂改凌作菱以配之，則義不可通矣。五采爭勝流漫陸離也。陸離美好貌。

所錯其剖劙削鋸。公輸巧者一曰魯班之號也。王爾古之巧匠也。剖巧刺畫盡頭黑邊箋也。○莊達吉云：原道訓注兩云剖巧工鉤刀也。劙者規度刺畫墨邊箋也。所以刻鏤之具也。與此注異。錢別駕云：剖劙二字古無定解。說文解字以剖劙爲曲刀。應劭曰：剖曲刀。劙曲鑿。又與許君不同。淮南書高許二家注本相溷，故多前後解。

歟。然猶未能澹人主之欲也。是以松柏箇露夏槁。

松柏根莖露竹筍皆冬生難殺之木當是時夏槁死也。刺君作事不時陰陽失序箇讀似綸露讀南陽

人言道路之路○莊達吉云箇露之露當作罅○王念孫云藝文類聚治政部上引此夏槁上有宛而二字案松柏箇露宛而夏槁江河三川絕而不流四句相對爲文則有宛而二字者是也宛與苑同叔真篇

形傷於寒暑燥溼之虐者形苑而神壯高注曰苑枯病也苑讀南陽宛之宛莊子天地篇釋文云苑本亦

作宛是苑宛古字通素問四氣調神大論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苑槁不榮苑亦與苑同唐風

山有樞篇宛其死矣毛傳曰江河三川絕而不流三川涇渭汧也出于岐山絕竭也夷羊在牧夷羊土神

宛死號義與此宛字亦相近江河三川絕而不流故曰不流國語曰河竭而商亡也夷羊在牧殷之將亡

見於商郊牧野之地○陶方琦云占經一百十九引許注夷羊大羊飛蛩滿野也沈州謂之膳膳讀近殆

緩氣言之蛩讀詩小琪之琪○陶方琦云御覽九百四十五引蛩作蟲御覽及占經一百二十又引許注

飛蟲蟋蟀按高注蛩蟬下蟋蟀之屬四字乃許注屬入爾雅釋蟲蟋蟀孫炎注蟋蟀細小子蛩說文蟋蟀也史記周紀飛鴻滿野索隱又引高注蛩鴻蟋蟀也言飛蟲盈田蔽野故爲災此卽許注誤爲高本也唐宗聖觀碑作飛蛩滿野亦因蛩而誤

居牙戴角出距之獸於是鷺矣句爪鷺鷗之屬也居牙熊虎之屬也距讀拒守之拒○文典民之專室蓬

廬無不歸宿專特小室也蓬廬蓬篠覆也言其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

計人多少衆寡使有分數築城掘池設機械險阻以爲備飾職事制服等也異貴賤差賢不肖經誹譽

行賞罰經書也誹譽善賞可賞罰可罰也○王念孫云差賢不肖字不與否字不與否字耳則兵革興而分爭

爲成也不爲不距日冬至四十六日天含和而未降地懷氣而未揚自立冬到冬陰陽儲與呼吸浸潭包裹風

人氣者也天地合和其氣故生陰陽陶化萬物○莊達吉云乘人氣本作乘一氣唯藏本作人是故上下離心氣乃上蒸離者不和也君臣不和五穀不

俗。諸與猶尙羊無所主之貌。一曰襄。謂也。大貌浸潭廣衍也。故曰包裏風俗斟酌萬殊。旁薄衆宜。君並薄近也。以相嘔咐醞釀而成育羣生。醞和。是故春肅秋榮冬雷夏霜皆賊氣之所生。由此觀之。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念孫云。制字義不可通。制當爲刑字之誤也。刑與形同。一人之形卽承一人之身言之。文子下德篇正作刑與形同。文子自然篇作乘。衆人之勢。勢亦形也。劉績依文子改制爲勢義則是而文則非矣。是故明於性者。天地不能脅也。脅恐審於符者。怪物不能惑也。審明也。符驗也。怪物非常人所疑惑也。故聖人者。由近知遠。而萬殊爲一。殊異也。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優游。優游猶委從也。○俞樾云。古之人三字衍文也。四句一氣相屬。皆蒙故聖人者爲文。若有古之人三字。則文義不貫矣。此文本云。故聖人者。由近而知遠。以萬殊爲一同。氣蒸於天地。與一世而優游。今本而字脫去校者。誤補於遠字之下。遂誤刪以字。一同與萬殊本相對爲文。今衍古之人三字。遂以同字下屬而誤刪蒸字。皆非其舊。文子下德篇作聖人。由近以知遠。以萬里爲一同。悉蒸乎天地。宜據以訂正。彼云。由近以知遠。卽由近而知遠也。以萬里爲一同。卽以萬殊爲一同也。彼云。蒸乎天地。故知此脫蒸字矣。上文云。氣乃上蒸。卽此蒸字之義也。當此之時。無慶賀之利。刑罰之威。○陳觀樓云。賀當爲賞字之誤也。慶禮義廉恥不設。毀譽仁鄙不立。而萬民莫相侵欺。暴虐猶在于混冥之中。賞與刑罰相對。不當言慶賀。混大也。大冥也。逮至衰世。人衆財寡。事力勞而養不足。於是忿爭生。是以貴仁。仁鄙不齊。比周朋黨設詐。謂之道也。○祿以。性命之情淫而相脅。脅以不得已則不和。是以貴樂。樂以。是故仁義禮樂者。可以救敗。別是以貴禮。禮以。性失。失是以貴義。陰陽之情莫不有血氣之感。男女羣居雜處而無懷機械巧故之心而性失矣。謂謀也。性失。失是以貴義。天下而心反其初心。反其初而民性善。初者始也。未有情欲故性善也。民性善而天地陰陽從而包之。則財足而人

澹矣貪鄙忿爭不得生焉由此觀之則仁義不用矣道德定於天下而民純樸則目不營於色惑耳不淫於聲坐俳而歌謠被髮而浮游雖有毛嫱西施之色不知說也。言尙德也掉羽武象不知樂也掉羽初舞也。武象周武王樂也。淫沃無別不得生焉由此觀之禮樂不用也是故德衰然後仁生行沮然後義立沮敗和失然後聲調禮後知禮樂之不足脩也仁義大也。禮樂小也。今背其本而求其末釋其要而索之于詳未可與言至也至之道也。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矩度也。表識知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歷術也。推求也。○文典謹按意林引作天地之雷震之聲可以鼓鐘寫也寫猶放數也。○王念孫云雷震當爲雷霆字之誤也。天地星月雷霆之風雨相對爲文太平御覽天部十三引此正作雷霆文字下德篇同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律知陰陽是故大可覩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蔽或作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領理及至建律歷別五色異清濁清濁宮味甘苦則樸散而爲器矣立仁義脩禮樂則德遷而爲僞矣脩設也及僞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上也巧欺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有能持之者桀紂之民有能治之者湯武之君也。○王念孫云有能治之者也當作未有能治之者也言詐僞並起天下有能以法持之者未有能以道治之者也其能治之者必待至人下文至人之治也云云昔者蒼頡作書是也文子下德篇作天下有能持之而未有能治之者也是其證高所見本蓋脫未字而天雨粟鬼夜哭蒼頡始視鳥迹之文造書契則詐僞萌生詐僞萌生則去本趨末棄耕作之業而務錐筆害及其軀故夜哭○陶方琦云意林引許注蒼頡黃帝史臣也造文字則詐僞生故鬼哭也按說文敍云黃帝之史倉頡與注淮南說同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昆侖。

伯益佐舜初作井鑿地而求水龍知將決川谷濺陂池恐見害故登雲而去棲其神于昆侖之山也○文
典謹按高注登雲而去棲其神于昆侖之山據此則神者龍之神也殊失其義矣龍登玄雲神棲昆侖相
對爲文謂龍登於玄雲神棲於昆侖也論衡惑虛篇曰傳書又言伯益作井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言龍井
有害故龍神爲變也夫言龍登玄雲實也言神棲崑崙又言爲作井之故龍登神去虛也又曰所謂神者
何神也百神皆是百神何故惡人爲井是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愈益也○王念孫云太平御覽鱗介部一
神者百神非龍之神也明矣高注失之引此能愈多作智愈多案當作智能愈多
周鑄鼎著倕像於鼎使銜其指假令倕在見之伎巧不能復喻但當銜齧其指故曰以明巧故至人之治
之不可爲也一說周人鑄鼎畫象鑄倕身于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大巧爲也巧工也
智能二字總承上文言之今本脫智字御覽脫能故周鼎著倕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爲也倕堯之
字文子下德篇作智能爾多而德滋衰是其證
周鑄鼎著倕像於鼎使銜其指假令倕在見之伎巧不能復喻但當銜齧其指故曰以明巧故至人之治
之不可爲也一說周人鑄鼎畫象鑄倕身于鼎使自銜其指以戒後世明不當大巧爲也巧工也
也心與神處形與性調靜而體德動而理通隨自然之性而緣不得已之化洞然無爲而天下自和憺然
無欲而民自樸無穢祥而民不夭不忿爭而養足兼包海內澤及後世不知爲之者誰何道無姓名自當
誰何是故生無號死無謚實不聚而名不立實財也道不施者不讓而已受者不讓之則受之
不飾辭德交歸焉而莫之充忍也忍不忍也○王念孫云高蓋誤讀忍也二字爲句訓忍爲不忍於正文
讓也物滿也德交歸焉而莫之充滿所謂大盈若虛也鄭風將仲子大雅抑及周官山虞釋文忍字並音
刃忍有刃音故又與物通史記殷本紀充仞宮室後漢書章八王傳充物其第物仞忍並同聲而通用故
德之所總道弗能害也總一也○俞樾云總字無義乃利字之誤利古文作𠂔總俗作惣其上半相似因
利與害義相應○文典謹按下文德之所總要注總凡也與此文及注誼皆相類智之所不知辯弗能解
且高氏所據本已作總安得有俗書之惣與古文之𠂔以形似致誤乎俞說鑒矣
也有智謀者尙不能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府或有也有能通不言之辯
損但口辯者何能解也莫知其所由出是謂瑤光瑤光者資糧萬物者也瑤光謂北斗杓第七星也居中
減酌焉而不竭竭盡也

生生萬物也。一說瑤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名仁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功武世無災害雖神無所光和氣之見者也。

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昔容成氏之時道路鴈行列處者鴈行長幼有差也。

黃帝時造歷術託嬰兒於巢上

置餘糧於晦首虎豹可尾虺蛇可蹠而不知其所由然可蹠履也時人謂自當然耳故曰不知其所由然。

○莊子吉云擾人之逮至堯之時十日竝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獮猶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

擾當作燭古柔字也逮至堯之時十日竝出焦禾稼殺草木而民無所食獮猶鑿齒九嬰大風封豨脩蛇

皆爲民害也獮讀車軋履人之軋獮讀疾除痛之痛獮猶獸名也狀若龍首或曰似狸善走而食人在西方

也鑿齒獸名齒長三尺其狀如鑿下徹頷下而持戈盾九嬰水火之怪爲人害大風風伯也能

壞人屋舍封豨大豕楚人謂豕爲豨也脩蛇大蛇吞象三年而出其骨之類○王念孫云漢書揚雄傳應

勤注文選辯命論注太平御覽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引此鑿齒皆在封豨下各本誤在獮猶下又案道藏本劉本朱本獮猶以下六者之注文本分見於下文六句之下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辯命論注太平

御覽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羽族部十四所引皆如是故鑿齒獸名云云本在下文誅鑿齒於疇華之澤

之下自茅本始移六者之注於此文下而次鑿齒之注於獮猶之下九嬰之上則是以已誤之正文改不

誤之注文也莊本從之謬矣○俞樾云高注曰大風風伯也能壞人屋舍此下當有一曰鶩鳥四字而今

脫之文選劉孝標辨命論注引高誘曰大風鶩鳥是其證也下文繳大風於青丘之澤注曰羿于堯乃使

青丘之澤繳遮使不爲害也一曰以繳繫矢射殺之繳遮之說以風言也繳射之說以鳥言也

羿誅鑿齒於疇華之野羿善射堯使羿射殺之疇華南方澤名殺九嬰於凶水之上北狄之地繳大風於

青丘之澤羿于青丘之澤野本作澤故高注云南方澤名青丘東方之澤名也○王念孫云疇

也高注本作青丘東方丘名也今本正文澤野二字互誤高注東方丘名丘字又誤作澤文選王融三月

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此作青丘之澤亦後人依誤本改之辯命論注引此正作疇華之澤青丘之野又北堂書鈔地部一太平御覽地部十八皇王部五兵部三十六資產都十二引此並作疇華之澤青丘之野

又皇王部五資產部十二引高注並作青丘東方丘論衡感類篇亦云堯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俞樾云

鑿齒奮於華野華野本作澤青丘之澤澤本作野引北堂書鈔太平御覽爲證然劉孝標辨命論曰

野青丘之澤類書上射十日而下殺猰㺄命羿射去九○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四十九引作斷所引殆不足據

十日並出羿射去九中九鳥皆死墮羽翼藝文類聚一所引略同

斷

脩蛇於洞庭禽封豨於桑林洞庭南方澤名桑林萬民皆喜置堯以爲天子於是天下廣陘險易遠近始有道里舜之時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

共工水官名也柏有之後振動也滔蕩也欲壅防百川滔高堙庳以害天下者薄迫也空桑地名在魯也

龍門未開

呂梁未發江淮通流四海溟涬民皆上丘陵赴樹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民所由得度也故

曰呂梁也未發之時水道不通江淮合流四海溟涬無岸畔也○莊達吉云呂梁有兩說一說在西河司

馬彪曰呂梁在離石縣西是也水經注云河水左合一水出善無縣故城西南八十里其水西流歷于呂

梁之山而爲呂梁洪昔呂梁夫闢河出孟門之上蓋大禹所闢以通河也今離石縣西歷山尋河並無過

墮至是乃爲巨險卽呂梁矣在離石北以東百有餘里道元雖駁正郡國志然亦主西河之說矣一說在

彭城卽注是也云石在水中者說文解字硃履石渡水也考詩在彼淇梁在彼淇厲以例推之厲亦卽硃

字梁硃俱置石水中以渡行旅之義段國沙州記云吐谷渾于河上作橋謂之河硃亦其事矣毛鄭注詩

恐未得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闢伊闢導塵澗伊闢山名也禹所開以通伊水故曰闢伊闢在洛陽西南

十一引平通溝陸流注東海○文典謹按御覽八十一引作通溝洫注之東海

鴻水漏九州乾萬民皆寧其性是以稱堯舜以爲

聖晚世之時帝有桀紂爲璇室瑤臺象廊玉牀璇瑠石之似玉以飾室臺也用象牙飾廊殿以玉爲牀言搖動極土木之巧也○陶方琦云文選班固西都賦注引許注廊屋也後漢申屠剛傳注廊殿下屋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高廊四注注堂下四周屋也史記龜策傳教爲象郎集解引許君注象牙郎當亦是此處

酒池處是也

燎焚天下之財○俞樾云天下之財不當言燎燒焚當作掠聚古人書聚字或作熙漢書

書焚自然改掠爲燎矣廣雅釋詁掠取也聚與取古字通周易萃象傳聚以正也釋文曰聚苟作取漢

書五行志內取茲爲禽師古曰取讀如禮記聚麀之聚並其證也掠聚卽掠取謂掠取天下之財也罷苦

萬民之力。剗諫者。剔孕婦。諫者孕婦。姪身將就草之婦也。紂解剖其心而觀之。故曰剗諫。攘天下虐百姓。於是湯乃以革車三百乘。伐桀於南巢。放之夏臺。革車兵車也。南巢今廬江巢縣是也。夏臺大臺故作宮也。武王甲卒三千。破紂牧野。殺之于宣室。武王周文王之子發也。在車曰士。步曰卒。牧野南郊地名。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宣室獄也。天下寧定。百姓和集。是以稱湯武之賢。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衆矣。至人至德之人。○王念孫云。拘字義不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無有貴鉗口。故道可道。非常道。至道無名。不可道。故可道者非常道也。名可名。非常名。真人之名。不得名也。著於竹帛。鏤於金石。可傳於人者。其粗也。五帝三王殊事。而同指異路。而同歸。禹商湯周文王同歸。同歸修仁義也。晚世學者。不知道之所一體。德之所總要。總凡也要約也。○陶方琦云。文選殷仲文桓公九井詩注。盧諶贈劉琨詩注。潘岳河陽詩注。引許注。猥凡也。當附此處。許本必作德之所總。猥廣雅猥衆也。漢書溝洫志。水猥盛。注。猥多也。董仲舒傳。勿猥勿井。注。猥積也。是猥又通委。委亦衆多義。凡說文云。取搘也。三倉凡數之總名也。最搘亦總其編連。謂凡義亦與鱣近。小爾雅凡多也。廣雅鱣衆也。人物志。效難篇。相與分亂于總猥之中。是總與猥正訓。取成之迹。相與危坐而說之。鼓歌而舞之。故博學多聞。而不免於惑。○陳觀樓云。取成之迹。當依文子精誠篇。作取成事之迹。詩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無兵搏虎曰暴虎。無舟檝而渡曰馮河。言小人而爲暴虎馮河立至害也。故曰知其一而不知當畏齊小人危亡也。故曰莫知其佗。此不免于惑。此之謂也。帝者體太一。天之刑神也。王者法陰陽。霸者則四時。君者用六律。秉太一者。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牢讀屋雷。楚人謂牢爲雷。彈山川令出雲雨。復能壓止之也。含吐陰陽。伸曳四時。伸引和類聚十一引。伸曳作申洩。紀綱八極。經緯六合。○王念孫云。秉太一者。秉字後人所加。下文體太一者云。是釋上文體太一之義。此文太一者云。云是專釋太一。

二字之義太一者之上不當有秉字也。且下文陰陽者四時者六律者皆與此文同一例加一秉字則與下文不合矣。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引此作體太一者亦與下文相複。文選魏都賦文賦注引此皆作太一者無秉字。覆露照導普汜無私。普太也。汜衆也。無私愛憎言皆公也。○文典謹按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照導作昭道又按藝文類聚十一引普汜下有而字。
 飛蠕動莫不仰德而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十一引蠕飛作翾飛集韻蠕蟲行兒爾雅釋蟲蜎蜎注井飛蠅動字。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亦當作翾。陰陽者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十一引萬殊作萬類含氣化物以成埒類也。形羸縮卷舒淪於不測。羸長也。縮短也。卷屈也。舒散也。淪入也。測深也。入于不可測盡之深。終始虛滿轉於無原。轉化歸於無窮之原本也。○王念孫云。原度也。量也。言陰陽之化轉於無量也。廣雅量源度也。源與原通。宋玉神女賦志未可乎得原。韓子主道篇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皆謂不可量度也。漢書王莽傳功亡原者賞不限言。有無量之功則有不限古謂無量爲無原。淪於不測。轉於無原。其義一也。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念孫云。有時本作有量。此涉上文四時而誤也。取予有節出入有量。量與節義相近。若作時則非其指矣。且量與長藏爲韻。若作時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出入有量。開闔張歙不失其叙。讀曰。裔叙次也。○文典謹按御覽十九引注作歙。讀曰。翕。又藝文類聚十一引歙作歙疑非。喜怒剛柔不離其理。理道也。六律者生之與殺也。賞之與罰也。予之與奪也。予布施也。奪取收也。非此無道也。此上事其餘無他道也。故謹於權衡準繩審平輕重足以治其境內矣。法也。繩直也。是故體太一者明於天地之情。通於道德之倫。聰明燭於日月。精神通於萬物。動靜調於陰陽。喜怒和於四時。德澤施於方外。遠方之外名聲傳於後世。後世傳聞之也。法陰陽者德與天地參明與日月竝。併精與鬼神總合。戴圓履方。抱表懷繩。圓天也。方地也。內能治身外能得人。能得人發號施令。天下莫不從風。風化也。○王念孫云。外能得人。本作外得人心。高注能得人之歡心。正釋得人心三字。今本作外能得人。卽涉注內能得人而誤。此文以繩心風爲韻。蒸侵二部古或相通。秦風小今

戎篇以臂弓臘與音爲韻大雅大明篇以林興心爲韻生民篇以登升歆今爲韻營頌閼宮篇以乘臘弓
屢增臂懲承爲韻管子小匡篇子大夫受政寘人勝任子大夫不受政寘人恐崩心術篇專於意一於心
耳目端知遠之證淮南本經篇上下離心氣乃上蒸說山篇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始於
陽阿采菱皆其證也古音風字在侵部弓字在蒸部說見唐韻正若作外能得人則失其韻矣文子正作
內能治身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韁韁折寬而不肆肆緩雖寬不肅而不悖肅急也雖促悖優柔委從以
外得人心則四時者柔而不脆剛而不韁韁折寬而不肆肆緩過齊非也肅急也雖促悖優柔委從以
養羣類類物其德含愚而容不肖無所私愛私邪用六律者伐亂禁暴進賢而退不肖扶撥以爲正也撻任
侵爲諸夏王者法四時則削爲諸夏所侵削傳曰霸者節六律則辱爲鄰國君者失準繩則廢爲臣所廢
所侵陵王者法四時則削爲諸侯侵犯王略也霸者節六律則辱所侮辱更立賢君而天下治矣不失其體大行
故小而行大則滔窕而不親滔窕不滿密也不大而行小則偃隘而不容行小則政偃隘不容包臣下貴賤不失其體
人愛其情情性天之精日月星辰雷電風雨也地之平水火金木土也人之情思慮聰明喜怒也故閉四
關止五遁則與道淪四關耳目心口是故神明藏於無形精神反於至真眞身也○王念孫云精神與神
精神當爲精氣淮南一書多以神與氣對則目明而不以視耳聰而不以聽心條達而不以思慮委而弗
爲和而弗矜矜自冥性命之情而智故不得襍焉襍糅糅泄猶在於耳則其聽聰留於文也文子下德篇正作精氣反於至真眞意相複神字卽涉上句而誤
口則其言當當合集於心則其慮通故閉四關則身無患百節莫苑苑病也苑讀南陽之宛也○王念孫
亦無患終身無患百節莫苑相對爲文下二句莫死莫生莫虛莫盈是謂真人言守亦相對爲文脫去終字則句法參差不協矣

流逝流逝之所生者五

流故

也大構駕興宮室

構連也駕材木相乘駕也○陶方琦云文選蕪城賦注引

飾也飾飭古通故文選引許注下云飭一作

駕作架蕪城賦注及謝眺銅雀臺詩注並引許注云皆屋

飾○文典謹按初學記居處部引駕亦作架

延樓棧道雞棲井榦延樓高樓也棧道飛閣複道相通雞

標株構礎

標株柱類構枅也柱上拊即梁上短柱也

以相支持木巧之飾盤紆刻儼

盤龍也紆曲屈刻儼浮首虛頭

雕琢詭文回波羸鏤文章鏤雕畫也

玉曰琢皆巧飾皆壯采相銜持貌也淌讀平敞之敞灑讀燕人強

皆壯采相銜持貌也淌讀平敞之敞灑讀燕人強

春言敕之敕減讀郁乎文哉之郁杼讀楚言杼紆讀紆

結之紆抱讀岐嶷之嶷○王引之云菱杼皆水草也杼讀爲苧字亦作苧漢書司馬相如傳上林賦蔣

青頰張揖曰苧三棱也文選苧作苧張衡南都賦曰其草則蘋苧蘚莞蒲蒹葭藻茆菱芡芙蓉是

茅爲水草也作苧者或字作杼者借字耳莊子山木篇食杼栗徐無鬼篇作苧栗是苧與杼通畫爲菱杼

在水波之中故曰淌游灑滅菱杼紆抱也高杼爲采實采實卽椽栗與菱爲不類矣

芒繁亂澤巧僞紛擎

以相擢錯此遁於木也章貌擎讀人性文皆采色形象

解之擎不鑿汙池之深肆畛崖之遠

崖極也來谿谷之流飾曲岸之際積牒旋石以純脩礎

粉擎解之擎不鑿汙池之水邊爲脩礎或作旋石

石切以牒累流水邊爲脩礎脩礎曲中水所當處也○陶方琦云文選吳都賦注引許注礎長邊也按礎卽墮漢書司馬相如傳激堆墮又通墮相如傳臨曲江之醴州注引

激波抑止也減怒水也瀨急流也而抑止故激揚之波起也○俞樾云高注曰減怒水也誠旣爲怒水何

以又云怒瀨乎高說非也減者逆也言抑而逆之以揚其波也莊子天下篇其風發然郭注曰逆風何

減猶風逆謂之竈曲拂迴以像湧湧

拂戾也迴轉流也湧翻隅湧者渠池以自迴轉故法而象之也湧讀懸懸之愚也○莊達多象

吉云錢別駕云湧靈門水名湧邢國水名亦通○文典謹按文選王元長

益樹蓮葢以食鼈魚樹種也葢蓮也皆可以養魚鼈鴻鵠鸕鷀稍梁饒餘龍舟鶴首浮吹以娛此遁於水也

龜鵠雁類一曰鳳之別類龍龜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渴湧作偶語又引高注作拂戾遣迴水流也

舟大舟也刻爲龍文以爲龍文以爲爲

也鷁大鳥也畫其像著船頭故曰鷁首於舟中吹簫與竽以爲樂故曰浮吹以娛○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三十七藝文類聚七十一文選西都賦注江文通雜體詩注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引娛並作虞高築城郭設樹險阻崇臺榭之隆設施也樹立也一說種樹木以爲險阻令乘架也其高與角連通道飛閣複道也甬讀踊之踊道讀道布之道也殘高增下積土爲山殘墮也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接疾也徑行也道之終日馳騖而無蹟蹈之患此遁於土也○王念孫云接徑歷遠當在直道夷阨者正直之夷平也○高注原道說山說林脩務並云墮蹟也楚人謂蹟爲誤也俗書陷字作墮又因墮字而誤從足墮與墮同高注原道說山說林脩務並云墮蹟也楚人謂蹟爲墮玉篇陷墮也原道篇曰先者墮陷則後者以謀又曰蹠陷今本陷字亦誤作蹈於汚壑堦陷之中皆其證大鐘鼎美重器鐘音之君也重器華蟲疏鏤以相繆紝粉米繆紝相繆結也寢兕伏虎蟠龍連組兕獸也大器蓋鐘鼎也○莊達吉云山龍華蟲藻火寢兕伏虎蟠龍連組名寢

伏各有形也蟠龍詰屈相連文錯如織組文也焜昱錯眩照耀輝煌錯雜也眩惑也照耀輝煌焜光澤色貌也偃蹇寥糾曲成文章雕琢之飾鍛錫文
銬乍晦乍明雕畫也緣錯錫銬文如脂膩不可刷如連珠不可掇故抑微滅瑕霜文沈居若簾簾條言劍美沒滅其瑕文銬如霜皆沒身中故曰沈居簾竹席簾葦席取其邪文次敍劍銬若此也○孫詒讓云抑微無注以義審之疑微當讀爲釁聲近字通周禮鬯人鄭司農注云釁讀爲微此借微爲釁與禮注讀釁爲微正同國語晉語韋注云釁隙也抑亦謂抑杜其釁隙與滅瑕文相對也纏錦經冗似數而疏錦似數如疏文銬美眩人目此遁於金也

煎熬焚炙○文典謹按北堂書鈔百四十二引焚作燔調齊和之適以窮荆吳甘酸之變荆楚言二國善酸焚林而獵燒燎大木鼓橐吹壘以銷銅鐵鼓擊也橐治爐排橐也壘銅橐口鐵磨流堅鍛無狀足目○莊達吉云盧詹事云

山無峻幹林無柘梓峻幹長枝也柘桑梓滋生也○孫詒讓云王云梓當爲檜梓古鑿字也案王說是也惟柘梓與峻幹文不相對柘疑當爲碩之假字柘碩聲類同碩梓爲萌艸之大者

燎木以爲炭燔草而爲灰野莽白素不得其時莽草也上掩天光下殄地財此遁於火也殄盡也殄曰典也此五者一足以亡天下矣五者之中有一足以滅亡也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明堂王者布政之堂上圓下方堂四出各有左右房謂之个凡十二所王者月居其房告朔朝歷辟雍諸侯之制半天子謂之泮宮土事不文質木工不斲樸而已斲或作琢不雕畫也金器不鏤不錯鏤設文飾也鏤詩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是也云妻之者字從母中女卽衣無隅差之削隅角也差邪也古者質皆全幅妻處子義也此讀從之爲衣裳無有邪角邪角削殺也冠無觚贏之理馬目籠相連干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堂大足以周旋理文故曰周旋理文理政事文書也

讀妻之妻○莊達吉也贏讀指端贏文之贏也

神以示民知儉節孝經曰宗祀文王子明堂以配上帝也○文典謹按藝文類聚三十八初學記禮部上引並作示人知節也夫聲色五味遠國珍怪環異奇物足以變心易志搖蕩精神感動血氣者不可勝計也夫天地之生財也本不過五行之數聖人節五行則治不荒五行金木水火土也水屬陰行火爲陽行木爲煥行金爲寒行土爲風行五氣常行故曰五行凡人之性心和欲得則樂心和不喜不怒欲得羣書治要引獸跳跟無幾也今衍歌字節字義不可通王氏謂心和作心平樂斯動動斯蹈蹈斯蕩蕩斯歌舞歌舞節則禽獸跳矣○王念孫云歌舞節當作歌舞千獸跳矣與下文動則手足不靜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文義一律歌字節字皆衍文也下文曰故鐘鼓管簫羽旄所以飾喜也是此時所謂舞者尙未有干鍼羽旄之飾不過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而已其去禽獸當作歌舞無節不知節與不節尙非所論於此也人之性心有憂喪則悲悲則哀有憂艱難也喪亡也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靜寧也撢踊哭哀斯憤憤斯怒怒斯動動則手足不靜泣哀以送之也人之性有侵犯則怒怒則血充盛氣血有侵犯則怒失所離愛則悲悲則傷

其勢。○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侵犯上有所字。血充則氣激。氣激則發怒。發怒則有所釋憾矣。憾恨也。故鐘鼓管簫干鍼羽旄所以飾喜也。衰絰苴杖。羣書治要引許注苴艸。按說文苴履中艸說正同。哭踊有節所以飾哀也。爲哀所容兵革羽旄金鼓斧鉞所以飾怒也。必有其質乃爲之文古者聖人在上。○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聖人作聖王宋本同。政教平仁愛治上下同心君臣輯睦衣食有餘家給人足。○文典謹按羣書治父慈柔子孝兄良弟順生者不怨死者不恨。有道之世人得其志故生者不恨天下和洽人得其願夫人相樂無所發貺故聖人爲之作樂以和節之。夫人衆人也但中心相樂無以發其恩賜也。故聖人爲之作樂以節之。猶通制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樂上有禮字。末世之政田漁重稅關市急征澤梁畢禁網罟無所布未耜無所設民力竭於徭役財用殫於會賦。會計計人口數責其稅斂也。○陶方琦云羣用澹贍古通用愚夫憇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流連猶瀾漫失其職業也。悽愴傷悼之貌。憇讀近貽益之脛慇籠口言之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志作意乃使始爲之撞大鐘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文典謹按乃使始爲之不辭羣書治要引無使字是也。主術篇而乃始撞大鐘云云亦無使字。乃使者上求薄而民用給足。君施其德臣盡其忠父行其慈子竭其孝。竭盡也。善事也。各致其愛而無憾恨其間。無憾恨各此正作非強引而致之。引聽樂不樂食旨不甘思慕之心未能絕也。三年之恩思慕之心未能自絕於袁字又誤作行羣書治要引。當有引字高注當作非強引致孝子之情今本正文脫引字注內引弛於義晚世風流俗敗嗜慾多禮義廢君臣相欺父子相疑怨尤充腎思心盡亡。盡喪其忠孝被衰戴經爲長。

戲笑其中。雖致之三年。失喪之本也。本在哀戚。○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作矣。當從之。古者天子一畿。諸侯一同。方千里爲畿。百里爲同。○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畿千里地同百里也。按說文。畿天子千里地與注淮南訓合。各守其分。不得相侵。分猶有不行王道者。暴虐萬民。爭地侵壞。亂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言不行上令者。行讀行馬之行。禁之不止。誨之不變。誨教也。變更也。乃舉兵而伐之。戮其君。易其黨。封其墓。類其社。有賢者受惡君之誅。則封殖其墓。若武王伐紂。封比干。卜其子孫以代之。子孫之賢也。天子不滅國。諸侯不滅姓。古之政也。○陶方琦云。羣書治要引許注。天子不滅同姓。諸侯不滅國。自古之正也。按此許注屬入高注中者。古之政。蓋古禮也。論語興滅國。天子事也。公羊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爲滅同姓也。諸侯事也。許注當乙轉。晚世務廣地侵壞。并兼無已。舉不義之兵。伐無罪之國。殺不辜之民。絕先聖之後。率民皆帝王之後。故曰絕先聖之後。大國出攻小國城守。驅人之牛馬。僕人之子女。僕繫囚之。毀人之宗廟。遷人之重寶。血流千里。暴骸滿野。○王念孫云。血流當爲流血。流血與暴骸相對爲文。羣書治要引此。正作流血。兵略篇亦云。流血千里。暴骸盈場。

生也。言兵爲禁暴整亂設。不爲作亂生也。○文典謹按羣書治要引。生作主。以澹貪主之欲。非兵之所爲。所以討暴。非所以爲暴也。言兵討人之暴亂。非樂者所以致和。非所以爲淫也。樂蕩人之邪志。存人之正性。致哀戚而已也。故事親有道矣。而愛爲務。道孝道務在愛敬其親。朝廷有容矣。而敬爲上。朝廷之容。濟濟也。父子主愛。君臣主敬。故以敬爲上。處喪有禮矣。而哀爲主。處居也。喪禮三年之禮也。論語曰。喪與其易也。寧戚故曰。以哀爲主也。喪用兵有術矣。而義爲本。術數也。陰陽天生。人以興。亂人以亡。廢興存亡。昏明之術也。故曰。以義爲本。本立而道行。本傷義喪也。故曰。道廢。本立義立也。本傷要引廢。下有矣字。○文典謹按羣書治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4507B

